

廈門大學美洲校友會

校友通訊

第四十三期

XMUAAA Newsletter No 43



紀念薩本棟校長誕辰 100 周年

www.xmuaaa.org

XIAMEN UNIVERSITY (AMOY UNIVERSITY)
AMERICA ALUMNI ASSOCIATION
1356 Forest Hills Boulevard
Cleveland, OH 44118
April 2002



廈門大學美洲校友會

校友通訊

第四十三期

2002 年 4 月出版

主 編：傅志東

副主編：姚 敏

本刊通訊地址

Dr. Zhidong Fu
11 S Linden Lane
Plainsboro, NJ 08536
USA

電話/傳真：

(609) 936-1811

電子郵箱：

newsletter@xmuaaa.org

1987 年創刊

波士頓 • 廈門 • 台北 印刷

目 录

紀念薩本棟校長誕辰 100 周年

薩本棟教育科學基金會通訊	葛文勛 4
薩本棟微機電中心大樓建設進展	葛文勛 5
亦玄館志	邵建寅 5
憶薩本棟二三事	薩師煊 6
薩本棟傳	許喬綦 6

新聞 會務 通知

母校隆重舉行建校 81 周年慶祝大會	1
盧嘉錫教育科研基金會籌備進展	傅志東 3
關於美洲校友會第十一屆聯誼會的通知	晏 健 2
美洲校友會理事會關於第十屆理事會選舉的通告	3

校友活動、各地校友會

記新英格蘭地區校友春節聚會	關家振 16
記北加州校友新年聚會	姚 敏 17
化學系 78 級畢業二十周年慶祝活動將在母校舉行	傅志東 21
馬來西亞廈大校友會舉辦廈大之夜	18

人在旅途 校友動態

播佳音 傳喜訊	吳厚沂 19
厚沂梅卿金婚記、慶賀厚沂梅卿金婚	陳可貞等 20
天主教大學慶賀丘應楠教授榮譽退休	25
懷念趙湘濤	蘇元章 45

人生百感

親愛的老公	莊小瑛 34
再見，死神	謝 平 36
常回家看看	欣 音 35
黃士煌為胞兄士模八秩華誕詩	40

往事憶舊 同窗情懷

我和蔡悅詩相識相知	陳漢濤 26
在美國十年	曾璧中 27
懷念母校與發揚英華精神	蘇林華 29
點滴在心頭 —— 希德姐安息周年	謝雪如 44
篤行仕女趣事多多 —— 三憶長汀篤行齋	李雪卿 46
世紀老校的防空歲月	鄭啟伍 49
心中有座母校	曾 心 47

校友之光

赤子情懷 —— 記國際傳感協會創始人、廈大校友葛文勛教授	23
記新當選的鄭蘭蓀院士、林鵬院士	24

史海鉤沉

家父鄭朝宗遺事紀略	鄭天曜 42
鄭朝宗先生在惠安	樊石年 41

故鄉文摘

海歸派與國人的雙向誤區	52
四十歲以後不必在乎的若干件事	59
“高級灰” —— 當代中國的新時尚	55
閩人種種	61

母校隆重舉行建校 81 周年慶祝大會

4 月 6 日母校在建南大禮堂隆重舉行建校 81 周年慶祝大會。大會司儀、學校辦公室主任王巧萍介紹了出席慶祝大會的領導和來賓。

出席慶祝大會的領導和來賓有力寶集團創辦人兼董事長，廈門大學醫學院大樓捐贈者李文正及其夫人，廈門市榮譽市民、香港大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陳成秀，校友、廈門市榮譽市民、香港大廈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廈門大學游泳館捐贈者王少華，飛利浦電子中國集團品牌管理 / 集團傳訊高級經理孫紀善，國家足球隊教練組成員沈祥福，國家足球隊教練組成員金志揚，福建省教育廳副廳長張程遠，教育部學生體育協會聯合祕書處競賽部部長、“飛利浦”中國大學生足球聯賽組委會副主任王剛，教育部學生體育協會聯合祕書處商務部部長、“飛利浦”中國大學生足球聯賽組委會副主任畢勝，中國科學院院士、廈門大學納米科技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中國科學院半導體研究所研究員王啟明，中國科學院院士、北京大學教授吳全德。出席大會的還有學校現任黨政領導、學校老領導、離休幹部、兩院院士、著名專家學者、校友總會，以及學校機關部處、各院系所領導。

副校長朱崇實主持慶祝大會。

校長陳傳鴻在會上作了題為《深化改革，與時俱進，乘勢而上，再創輝煌》的報告，總結了學校一年來在教學、科研、管理、隊伍建設、人才培養、校園建設等各個方面所取得的辦學成就。

陳校長指出，當今世界科學技術突飛猛進，做為國家重點大學的廈門大學，理應站在時代的潮頭，挑起科教興國的歷史重任。在“高教大發展”的良好環境下，我們要乘勢而上，開拓創新，以國家重點學科的建設為中心，以加強學科群的建設為目標，不斷增強學校凝聚力、辦學水平和效益，要深化教學改革，推進素質教育，提高教學質量和管理水平，要加強科學研究，推動技術創新和科學成果的轉化，為國家和地方的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在加入世貿組織帶來的機遇與挑戰下，我們要發揮優勢，開拓國際教育市場。在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界的支持下，集中力量建好漳州校區，確保漳州校區一期建設目標按期完成。

來賓代表李文正在大會上致辭。他說，81 年前，世界經濟的規模還比較小。校主陳嘉庚把財產和心血投入到興辦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的事業，令

薩本棟校長誕辰 100 周年紀念活動即將舉行

時間：2002 年 7 月 20-26 日

目前正在征文及報名

薩本棟生平事跡陳列展向各界征集資料

由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發起的“薩本棟校長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得到母校領導的高度重視。學校專門成立了籌備委員會，並且從兩個方面進行籌備。（1）由社會科學研究處和高等教育研究所領頭，籌備有關研究薩本棟校長的教育思想、科研思想、為人處事的學術研討會並出版紀念文集。（2）由科學研究處和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領頭，籌備環太平洋傳感器及微納米技術研討會。

作為“紀念會”的一部分，環太平洋傳感器及微納米技術研討會的籌備進展順利。共收到稿件 267 篇。研討會將於 7 月 22 日到 24 日在母校舉行。

作為“紀念會”的另一部分，“薩本棟思想研討會”，正在籌備着。該研討會將邀請校友和社會人士撰寫緬懷、贊頌薩校長的文章；並且歡迎有深度的研究薩校長的科學觀、方法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人才觀……的文章。征文截止日期是六月初。這個研討會將於 7 月 24-26 日舉行。紀念文集將在會後出版。

以上活動詳情請見本刊內頁通知。

人欽佩。81 年來，集美學校和廈門大學培養了許多人才，散布於世界各地。李文正建議在場的所有人鼓掌，以表示對陳嘉庚的紀念。全場立即響起熱烈的掌聲。

副校長潘世墨教授宣讀 2001——2002 年度各項獎教、獎學金獲獎者名單。校黨委書記王豪杰、校長陳傳鴻為南強獎獲獎者頒獎；校黨委副書記陳力文，紀委書記魏洪沼，副校長潘世墨、陳國鳳、鄧力平、楊勇分別為自強獎、清源獎、華為獎教金獲獎者代表頒獎；陳力文、魏洪沼、潘世墨分別為嘉庚獎、本棟獎和亞南獎獲獎者代表頒獎；陳國鳳、鄧力平、楊勇和校長助理黃如彬、校長助理李建發分別為薩本棟博士助研金、薩黃淑慎本科獎學金、華為獎學金、“厲則治”數學獎獲獎者代表頒獎。（校報 新聞中心）

關於美洲校友會第十一屆聯誼會的通知

8月9日至8月11日 • 拉斯維加斯

6月20日第一轮報名截止

廈門大學美洲校友會第十一屆聯誼會將於2002年8月9日至8月11日在美國內華達州拉斯維加斯市舉行。現將有關事項告知如下：

1. 地點：內華達州 Las Vegas 市

Bally's Hotel Las Vegas
3645 Las Vegas Blvd South
Las Vegas, NV 89109

2. 日期：2002年8月9日至8月11日

3. 下榻賓館：Bally's Las Vegas

可提供兩張雙人床/間；9日晚（星期五）\$99.00；10日（星期六）\$140.00；Ballys 作為拉斯維加斯 strip 上的老牌名店。位於市中心，與其姊妹店 Paris 比鄰，具有歐式格調並提供一流水平的著名演出，以作欣賞。從機場到賓館約十分鐘的車程。車費\$5.00--\$15.00 不等。可出租會議室。十分舒適。

賓館地址，電話：

Ballys Hotel Las Vegas
3645 Las Vegas Blvd South
Las Vegas, NV 89109

Room Reservation: 1-888-742-9248

Show Reservation: 1-800-237- Show

賓館網址：<http://www.ballyslv.com>

4. 日程安排：

8月9日 下午3:00 開始報到。

晚上8:00—9:00 理事會議。

8月10日 上午10:00 □12:00 開幕式，

唱校歌。本屆會務報告，公布下屆理事會成員選舉結果；新舊理事會交接儀；新一屆理事會代表講話；母校代表及來賓講話等。

中午12:30—2:30 午餐

下午3:00—6:00 校友座談，講座等。

晚上6:00—10:30 聚餐

游覽拉斯維加斯夜景。

（晚餐費暫定\$20.00/人）

5. 報名：2002年6月20日之前，請將報名表寄至如下地址：Mr. Jian Yan, 2888 Taylor St. Eugene, OR 97405 支票抬頭人：Mr. Jian Yan

6. 籌委會召集人：

晏健：Tel: 541-485-5276 或 1-

800-234-5932；Fax: 541-485-0446

林濱：同上

籌委會電子郵箱：yanjian@down-to-earth.com
(English only)

7. 備注：a. 由於臨時決定更改聯誼會地址，Ballys' Group Reservation Manager 尚未回復 Group Rate。估計 Rate 還會便宜些。屆時將轉告與會校友。
b. 由於拉斯維加斯常有許多誘人的 Travel/Vacation Package。各地校友可與當地旅行社聯系。爭取連同機票的 Package Deal，可節省許多。

關於更改本屆聯誼會地址的說明

一年一度的美洲校友聯誼會，多年來一直是數千名長期生活在北美的廈大學子緬懷母校，暢敘友情，增進溝通，加強聯誼的一個重要形式。在廣大熱心校友的大力支持下，取得了較好的效果。

今年聯誼會地址原本定于西亞圖地區。為此，西亞圖校友林濱，劉愛珍夫婦（84國貿）鼎力協助，作了大量的準備工作。已預訂了飯店和會議室等。並安排了有關接待事宜。不久前，一些校友建議改址于拉斯維加斯。從地理，景光和住宿便利等方面都更能吸引更多的校友參加。結聯誼會和暑期度假為一體。經再三斟酌，征意見，故決定採納此建議，改址拉斯維加斯。

特提供此說明。希諸校友見諒。同時，對校友林濱，劉愛珍表示由衷的謝意。

- 晏健

《福建博士風采》叢書繼續征稿

《福建博士風采》編輯部給本會來函，感謝大家的關心與支持。本會已經有一部分會員提交了稿件。據了解，《福建博士風采》叢書（第一卷）計劃在2002年年底出版。截稿日期延長至為2002年6月30日止。希望還沒有投稿的校友不要錯過截稿時間。《福建博士風采》叢書共分十冊。全書將編入畢業于福建省各大學和科研院所的博士、在閩工作的博士、在省外及海外工作的閩籍博士的資料。有關表格可在本會網站或校友通訊42期上找到。編輯部的EMAIL為：fjhwzx@pub5.fz.fj.cn

**美洲校友會理事會
關於第十屆理事會選舉的通告
(2001年12月)**

美洲校友會第九屆理事會任期自2000年7月至2002年7月止。根據本會章程第7條規定，現任理事任滿前四個月，必須通告會員提出新屆理事候選人，由會員三人以上提名，經被提人同意后，通知文書理事向理事會推薦。理事會依據推薦人選，提出候選人名單，公布于選票上。鑑于本會會員分布各地，彼此聯系不易，本屆理事會決定從即日起開始接受會員對下一屆（第十屆）理事會的提名。下屆理事會將由9名理事組成。提名人和被提名人必須是本會會員。提名截止日期為2002年4月30日。請大家踴躍提名。提名者請將被提名人姓名、系別、年級以信函或EMAIL寄陳玉鑒理事收（地址：Dr. Yuluan Chen, 2 Winterview Court, Apt C, Madison, WI 53704, yuluanc@yahoo.com）。

**美洲校友會理事會
關於第十屆理事會選舉的補充通知
(2002年4月)**

一、根據本會2001年12月的通告，美洲校友會第十屆理事會的理事提名工作已經開始。因上期校友通訊沒有附上提名表格，一些校友感到不便。故本期通訊刊印時特附提名表格一份。提名的截止日期也因此延長到6月10日。請會員們填寫本期附表，寄給陳玉鑒理事。理事會接受EMAIL提名。

二、現任理事會中有兩位理事已任滿兩屆，還有幾位因個人原因不打算參加下屆選舉。因此，希望大家多推舉一些新的候選人。理事會的日常工作包括校友會的領導和組織工作，校友通訊編輯、財務、網站管理、會員資料管理等。希望推薦熱心的校友為大家服務。理事會還希望每年能在校友比較集中的地區組織一到兩次活動。希望大家推薦能夠在當地組織活動的人才。目前校友比較集中的地區有多倫多，北加州、南加州、大紐約地區、溫哥華、波士頓、大華府、德州等。

**美洲校友會理事會關於第十一屆聯誼會的通知
(2002年4月)**

理事會決定將第十一屆聯誼會舉辦的地点由西亞圖市移到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斯，日期為在8月9日至11日。詳細說明請見本刊。理事會感謝晏健和林濱學長的工作。本屆聯誼會總聯絡人為晏健。聯系電話：541-485-5276(H)，541-485-5932(O)。

盧嘉錫教育科研基金會籌備進展

■ 傅志東

盧嘉錫先生的長女盧葛覃女士去年以來多次致函本會，向關心支持盧嘉錫基金會工作的美洲校友表示謝意，並介紹盧嘉錫基金會的籌備工作進展。盧葛覃女士畢業于廈大化學系，現在中國科學院福建物質結構研究所工作，是盧嘉錫基金會籌備組的聯絡人。她在來信中說，因為國家民政部的有關基金會管理的新規定至今尚未公布，所以盧嘉錫基金會的籌備工作只是做到將申報材料準備好。目前，基金會的籌備組已經成立，成員是：王清泉（盧先生生前秘書）、洪茂椿（福建物構所常務副所長）、盧象乾（盧先生之三子）、盧葛覃（盧先生之長女）。籌備組草擬了有關成立“盧嘉錫科學教育基金會”的申請報告和基金會章程（討論稿），並正與中國科學院、廈門大學、福州大學和華僑大學聯系，作為基金會的共同發起單位。此外，籌備組提出了部分基金會的顧問和理事名單。

盧嘉錫先生是我國著名的科學家、教育家和社會活動家，是廈大杰出的校友。建立盧嘉錫教育科研基金是盧嘉錫學長的遺愿。盧嘉錫學長在1999年榮獲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成就獎后，曾明確表示要將這筆獎金（一百萬元港幣）捐獻出來，作為科技教育基金使用。此外，還募集到的資金有：中國科學院成都地奧制藥公司五十萬元人民幣（95年捐），中國科學院辦公廳三十六萬元人民幣（95年捐），廈大美洲、菲律賓、馬來西亞等地校友捐助五千五百元美金和五千元人民幣（95年盧先生八十大壽時所捐），北京瑞德公司一萬元人民幣（2001年6月）、廈門嵩海公司二萬元人民幣（2001年6月）、福建物構所下屬福晶公司股份一百萬股（每股一元一角四分，尚未上市），共約有三百餘萬元人民幣。基金會正式成立時需要注冊資金500萬人民幣。目前還差一百多萬元。

本會教育基金會去年發出為盧嘉錫基金會募捐的啟事后，共收到三位校友的捐款。最近，陳至德學長（49化學）通過本會捐了1000美元。希望有更多校友捐款。捐款可寄李懷宇理事收。本會將提供捐款免稅證明。

此外，盧嘉錫先生的親屬建立了盧嘉錫網上紀念館，其網址為：<http://lujx.netor.com>。

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通訊

■ 葛文勛

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在 2001 至 2002 年中協助母校“薩本棟微機電研究中心”聘請在日本 Hiroshima 大學高文彥教授于 2002 年 1 月返廈門參與中日研究工作。同時也協助現在美國波士頓之沈鷺博士（化學系校友）返校在中心負責 Plasma Etch 工作。

基金會于 2002 年贈購 Capacitance Meter, ZnO₂, Target, 及 MEMS 用玻璃等材料約三千余元美金。

由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發起的“薩本棟校長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得到廈門大學領導的高度重視。學校專門成立了籌備委員會，並且從兩個方面進行籌備。

（1）由社會科學研究處和高等教育研究所領頭，籌備有關研究薩本棟校長的教育思想、科研思想、為人處事的學術研討會並出版紀念文集；（2）由科學研究處和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領頭，籌備環太平洋傳感器及微納米技術研討會。

作為“紀念會”的一部分，環太平洋傳感器及微納米技術研討會的籌備進展順利。征文通知已經發出兩輪，2 月上旬已經截稿。除了邀請報告 6 篇、邀請文章 9 篇外，收到稿件 267 篇。其中，境外來稿 100 多篇，包括美國、日本、韓國、新加坡、澳洲、紐西蘭、台灣、香港等著名專家學者的論文。目前，研討會的學術委員會已完成審閱挑選並在進行程序編排中，研討會將於 7 月 22 日到 24 日在本校舉行，本學術領域最權威的國際雜誌“Sensor and Actuators”將在本次學術研討會期間派代表到會收集文稿，出版論文專輯（Special Issues），分發到全世界定戶處。

作為“紀念會”的另一部分，“薩本棟學術研討會”籌備著。該研討會將邀請校友和社會人士撰寫緬懷、贊頌薩校長的文章，並且歡迎有深度的研究薩校長的科學觀、方法論、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人才觀……的文章。征文截止日期是六月初。這個研討會將於 7 月 24-26 日舉行。紀念文集將在會後出版。

“紀念會”籌備會將給薩校長的“愛徒”和校友會代表發請柬。“紀念會”的大會儀式將於 7 月 24 日傍晚舉行，這剛好前接環太平洋技術研討會議，後接“薩本棟學術討論會”。

校友們如有文章，請直接寄到“紀念會”籌備委員會（廈門大學社科處張隨剛先生），或者寄給石慧霞女士轉：傳真：+86-592-2187196，電子信箱：

memsc@xmu.edu.cn，郵寄地址：福建廈門 361005，廈門大學，薩本棟微機電研究中心，石慧霞轉。

薩本棟基金會董事會，亦將於 7 月 25 日舉行。請各董事于 7 月 24 日到達廈門，當天晚上有“紀念薩本棟誕辰 100 周年活動”的晚宴。請將有關行程等的情況告知許喬蓁。電話：+86-592-2186891 傳真：+86-592-217196，E-mail: mems2002@xmu.edu.cn

紀念文章，也可寄：Wen H.K.O.，（1356 Forest Hill Blvd, Cleveland Hts. OH. 44118）收轉

美國校友沈鷺博士返校作學術報告

2002 年 1 月 4 日下午，留學美國的沈鷺博士在薩本棟微機電研究中心 3 樓報告廳作了題為“化學氣相沉積方法及其應用”的學術報告。蔡啟瑞院士、萬惠霖院士、孫世剛副校長、吳伯禧教授、田中群教授、張鴻斌教授等 60 名師生出席。薩本棟微機電研究中心籌委會主任翁心橋教授主持了報告會。

沈鷺博士結合自己在美國十幾年的留學及工作經歷，介紹了 CVD 技術的現狀、發展趨勢和它在工業界尤其是 MEMS 方面的應用。報告深入淺出，涵蓋了 CVD 技術的所有方面，並詳細闡述了 CVD 技術的實驗室操作和在工業界生產方面的各項技術細節。會後與會師生積極提問，參與討論。這次報告將有助於今後我校在材料科學和 MEMS 中進一步開發應用 CVD 工藝與研究。

薩本棟微机电研究中心大樓 建設進展

廈門大學薩本棟微机电研究中心籌委會于 1999 年 12 月成立之後，在廈門市政府領導、海內外校友、廈大領導的關心和大力支持下，經過兩年多的努力，工作开展得比較順利。現在已經組成一支包括教授、高工、工程師、技術員、試驗員，約 20 人的肯吃苦勇創業的隊伍。這支隊伍還在不斷地壯大。

新建的“亦玄館”大樓作為薩本棟微机电研究中心之用。到 2002 年 2 月：3680 平方米的研究中心大樓已經落成 660 平方米潔淨實驗室即將完工 70 台（套）試驗設備有的已定購、有的正簽訂合同、有的已安裝驗收完畢投入或者可投入使用。預計，到 2002 年 4 月“中心”第一期建造工程可基本完成，並組織驗收。大樓土建總造價人民幣 700 多萬元 其中邵建寅學長（47 電機）捐款 400 萬元，余額學校補足。

“中心大樓”的標志性雕塑方案，投稿 26 件競標，經過專家初選，基金會、捐款人復選，最後錄用一個方案。

由邵建寅學長撰寫的館志，準備雕刻在石頭上。

亦玄館志

一九三七年抗戰軍興，母校內遷閩西長汀，薩本棟博士年方卅五，臨危受任，領導師生員工筆路藍縷、以啟山林 沐雨 風、以建基業，迨一九四五年應邀赴美講學為止，前後八年。

八年間永朝永夕，辛勤培壅，母校在極端艱困之環境中，猶春風化雨，教者諄諄 弦歌不綴，學子，由是玉筍班聯，英才輩出。一九四一年及一九四二年全國大學學業統試，廈大脫穎而出，獨占鰲頭，從而校譽日隆，躋升全國十大名校之列，被譽為加爾各答以東最佳學府。撫今追昔，對薩本棟校長當年高瞻遠矚之創見、鞠躬盡瘁之德範，心焉嚮往，無限欽遲。

當時在大局黯澹，長夜漫漫中培養出來的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成為今日廈大人不畏艱巨、亟求上進的原動力。母校的勤勞、務實、堅忍、淳樸的校風于焉建立，而由是以薩本棟校長為核心匯聚而成的勇敢創新、克難拼搏、無私無我、犧牲奉獻的長汀精神就成為廈大人立身處世的准繩和指標。

長汀時期的師友後來在政治、經濟、人文、科技各領域俱能出類拔萃、舉足輕重 出人頭地、各領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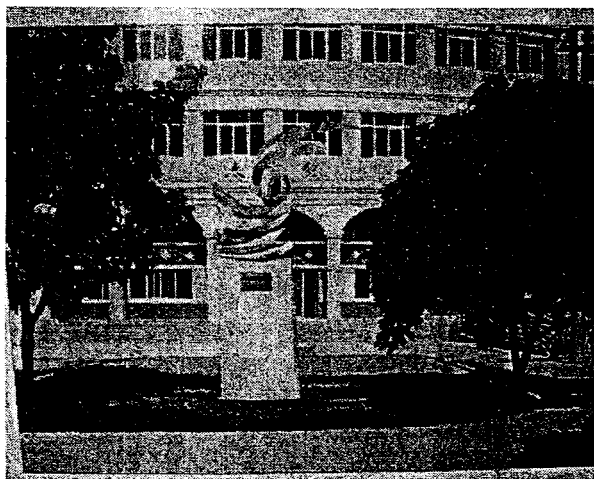
騷。其中包括兩院院士十五位，美國國家工程院院士一位，大學校長五位，海內外著名專家、學者、教授、工程師、教育家、慈善家、企業家多人，均足為長汀精神之表征。

一九四〇年薩校長手創机电工程系，並躬親栽培一批才俊，後來成為海峽兩岸經濟建設之主力，成就卓著，厥功甚偉，堪以告慰薩本棟恩師在天之靈。中華文化精深博大，源遠流長。古有三玄，一曰周易（易經）、二曰老子（道德經）、三曰莊子（南華真經）。三玄者，“玄之又玄，眾妙之門”，上窺太虛奧秘，下及人際百端。天道人事，兼容并蓄，揭櫫天地与我并生，萬物与我為一，是天人合一論之嚆矢。今者亦玄館 薩本棟微机电研究中心之創設，立足微觀世界 放眼宏觀宇宙。玄妙深奧，鑽研微納科技

玄同混和，探索浩淼時空，知不能論、辯不能解、遠不可極、深不可測，不亦玄呼？斯亦玄歟！宜以亦玄名之。抑有進者，玄機之演繹及歸納，胥賴理論和實踐相結合，以是本中心之體制及運作，當以推動高技術和促進產業化為鵠的。

不才忝立薩本棟校長門牆，受益良多，無以為報，敬獻此館，聊表寸衷，一為紀念薩本棟校長自強不息，止于至善之楷模，庶几後學知所效法 一為弘揚長汀精神，期盼廈大人代代相傳，為科教興國而拼搏。茲值本館落成之際，爰勒石以志之。銘曰：

美輪囷宇	允稱亦玄
鑽研微納	探索九天
科教興國	猶仗仔肩
薩公明訓	永矢弗諼



憶薩本棟二三事

薩師煊 (45 數理)

薩本棟是 30 年代至 40 年代我國著名的物理學和電工學家，許多人都知道他編著的《普通物理學》一書，是 30 年代至 50 年代初風行全國的大學叢書之一。其實他的主要成就卻在電工學方面，他所著的在美國出版的《並向量電路分析》（“Dyadic Circuit Analysis”）是一部具有很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

他是一個卓越的科學家，出色的教授，也是一個為人楷模的教育家。他不僅以他的非凡學識為世人所敬仰，他優秀的品質、高尚的修養，俯首甘為孺子牛的服務精神更使人永志難忘。他以 47 歲的盛年（1903-1949 年）過早逝去，對當時的科學界、教育界無疑是重大的損失。

以下就我所知談談他的二、三事。

1937 年廈門大學改為國立，他從清華大學南下任校長。到校不久，全面抗戰開始，廈門位於海防前線，在炮火紛飛中，他與廣大職工同甘共苦備歷艱險，組織指揮將學校內遷。到達長汀以後，在極端困難的環境中逐漸蓋起校舍，聘請教授，制訂了嚴格的教學制度，使廈門大學在當時東南部，成為首屈一指的高等學府。他在日常工作中，事必躬親，不僅自己主持了重要的教學活動，而且對於學生的學習、生活等，表現出無微不至的關懷。他經常親臨食堂、宿舍、教室和運動場，檢查膳食質量、住宿條件和上課情況等。在授課時，更是體現了極端負責的精神，早期他親自講授微積分、普通物理等重要基礎課。成立機電系以後，電工方面的主要課程如電工原理、交流電路、直流電機、交流電機等，都是親自編寫教材進行講授的。每學期他幾乎每周都講授 6 至 8 學時的課程。1943 年，他身患重病，臥床不起，不得已暫時停下，但一俟病情好轉，尚未康復，他又把家里的小會議室當作課堂進行講授。

抗戰后期，物價高漲，公教人員生活異常清苦，作為校長也不例外。除了薪水以外，無其它額外收入。飲食簡易，衣著儉樸，經常身穿布質中山服，腳著雙錢牌球鞋在校內奔忙，新來的同學往往以為是校內工友。學校有輛校長個人專用的汽車，自我 1941 年入校以後，

“薩本棟校長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 征文通知

2002 年是我校已故校長薩本棟先生誕辰 100 周年。為了弘揚薩本棟校長在長汀抗戰時期艱苦辦學的優良傳統，學校將於 2002 年 7 月 20-24 日隆重舉行“薩本棟校長誕辰 100 周年紀念會”系列活動。作為此次紀念會的重要內容之一，擬舉辦“薩本棟思想研討會”。研討會的主題是“薩本棟思想”，專題討論包括：（1）薩本棟校長的辦學、治學思想與實踐（2）薩本棟校長的治學原則與管理藝術（3）薩本棟校長的生平事跡與愛國思想（4）其他。截稿日期：2002 年 6 月 30 日，研討會結束後，擬公開出版精美論文集。此次研討會由我處負責籌備，學校已撥專款支持開展這方面研究。有意這方面研究的單位和個人，請與我處聯系。

廈大社會科學研究處

聯系人：張隨剛 電話：0592-2187335

傳真：0592-2187335

E-mail: skc@jingxian.xmu.edu.cn

從未見他乘坐過，有時出差到重慶或福建省省會永安，都是乘長途汽車。看來他把這輛汽車的發動機拆卸下來，作為校內發電廠的動力設備，供照明之用。1948 年暑假，我路過南京去看他（當時他負責中央研究院工作），他用汽車讓我嫂子送我到住處——另一個哥哥的家中。在南京的親屬都說，他從來不讓家里人用他的車，這真是破天荒第一次。他在廈門大學當了 7 年校長，除初去時帶了一個親戚當祕書外，沒有再引用我們家里一個親人，在招生上，他也是堅持原則，不徇私情，我們家中有幾個堂弟妹多次投考廈門大學，因分數不夠，照樣未被錄取。

1949 年他逝世時，我正在廣州中山大學教書，噩耗傳來，廈門大學校友無不異常悲痛，當時幾乎散于全國各地的廈門大學校友，都為他舉行追悼會。像他這樣為科學教育事業，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廉潔奉公、不徇私情的領導人，在舊中國是鳳毛麟角的。就是在今天的新社會，也是值得許多人效法的。

（薩師煊是薩本棟的堂弟，原載北京校友會校慶特刊）

薩本棟：來自清華的廈大校長

廈門日報記者 余崢

今天，人們深知這一點：廈大之所以能夠在全國大學占有一席之地，一個重要的貢獻來自薩本棟——正是在他執掌廈大的年代，廈大名聲鵲起。

薩本棟畢業於清華，後來又成了那里的物理學教授。1937年，36歲的薩本棟在抗戰炮聲中從清華來到廈大，出任校長，歷時八年。他制定周密計劃，將學校較為完整地遷往千里之外的山城——長汀。此后，薩本棟逐步擴大校園，最后几乎占据了半個長汀城。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是，當時長汀連電燈都沒有，薩本棟拆了學校分配給他的汽車，把發動機加以改造，讓學校用上電燈。他還像位勤勞的主婦，精心計算著他努力從各方爭取來的每分錢，學校自己制作豆腐，提倡吃糙米飯，將學校糞便承包給人，所得款項補給教師。

現在看來，薩本棟從一開始就努力把清華的一些好傳統，移植到廈大。他堅持了兩項措施：聘請學有專長的人來廈大任教，要求著名教授擔任基礎教學。據統計，長汀時期廈大的51名教授中，有47位來自清。大名鼎鼎的傅鷹當時在廈大教化學，薩本棟也為一年級工科學生講授微積分和普通物理。後來，這些教材編成書，被美國一些著名大學用作教科書，這也是第一位中國科學家編寫的科學著作被外國高校所採用。

薩本棟強調應用科學對國家的重要性。他竭盡全力辦起了土木、機電、航空系。長汀時期廈大的工科畢業生總數達400多人，他們中很多人到了台灣。60年代，台灣機電部門大多數主管都來自廈大。

薩本棟主張，要進行學術研究，除了專業知識，還必須有廣泛的基礎知識，也就是說，自然科學學生要學社會學，反之亦然。當時學校規定，國文、英文、高數以及一門社會學是全校學生必修課。國文和英文不及格，就不能畢業。薩本棟說：“假如一位大學畢業生連中英文都不通順，要他何用？”他認為，從事教育的人不能在學問上獲得學生的信任，所有的話都是白費。他是有資格說這個話的。薩本棟也是位杰出的科學家，他在科學上的最大貢獻是率先把并矢方法運用到電機工程，被國際上認為是開拓了電機工程的一個新研究領域。他還被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聘為名譽教授，這在30年代技術落后的中國，是罕見的。薩本棟

薩本棟生平事跡陳列展向各界征集如下資料

一 青少年時期

1. 薩本棟出生地、父母照片、資料 2. 薩本棟青少年時期的照片及上學堂、學校的照片、資料 3. 清華學堂、清華大學的全景、局部照片 4. 美國斯坦福大學、麻省伍斯特工學院全景照。

二 清華期間

1. 薩本棟清華大學任教8年期間有關照片、資料証件及發表研究論文、著作等

三 廈大時期

1. 薩本棟任廈大校長的任命書、証件、辦學治校的布告、函件、講演稿、文章、照片 2. 薩本棟個人及與家屬的生活照

3. 薩本棟夫人薩黃淑慎、兒子支唐、支漢各時期的個人及合家的生活照 4. 薩本棟長汀時期發表的研究論文、出版的著作、榮獲的嘉獎証書等照片、資料

四 中央研究院時期

1. 美國、英國、美國舊金山加州大學醫院、重慶、南京中央研究院照片 2. 薩本棟逝世后的各種追悼活動的照片、資料

五 各時期緬懷薩本棟的紀念文章、畫冊、書等。

請有上述資料的校友與薩本棟微機電中心

翁心橋學長聯系 memsc@xmu.edu.cn

或告知葛文勛學長（電話 216-321-7649）

為人正直，不少人在背後稱他為“殺不動”，意思是說他“硬得很”，無法商量。他對規則的維護不遺余力。那時交通困難，常有汽車拋錨。但是薩本棟規定，祇要錯過規定的註冊時間，一概以休學論，絕不通融。到廈大之前，薩本棟是清華網球高手，體格強壯，腰桿挺拔。但到了1943年，清華的友人再見到他時，他已是“面色蒼白，彎腰駝背，拄著拐杖”，他患了嚴重的胃病和關節炎，他為廈大耗費了所有精力。人們回憶說，拐杖掉到地上，他已經不能俯身拾起它。病情嚴重得臥床不起時，他就讓學生到他的床前聽講。1949年，薩本棟因患胃癌在美國去世，時年47歲。據他的遺囑，他的身體解剖了供治癌研究。醫生們發現，他的胃都是癌細胞，他的腦比平常人重了三百克。他的骨灰最后留在他盡了十二分力的廈大校園里。至今，廈大長汀時期的學生談起他時仍會熱淚盈眶。（摘自《廈門日報》）

薩本棟 — 從清華到廈門大學

1950年7月，著名物理學家葉企孫教授，在《薩本棟先生事略》一文中說：薩先生“他一生的工作，始終是不斷地貢獻他的全力。”“他的死使中國物理學界和電機工程學界失去了一個重要的研究工作者，中國的學術機關失去了一個能干而且能盡力的行政工作者，中國的大學生失去了一位數理及工程方面的好教授。”

1 葉先生與薩本棟教授共事多年，且交往甚密，他的這一評價是中肯而公正的。

薩本棟教授，字亞棟，號仁杰，是我國著名物理學家、電機工程學家和教育家。他1902年7月生于福建閩侯一個比較寬裕的家庭中，6歲入明倫小學讀書，勤奮好學，甚得老師的喜愛。1913年，12歲的薩本棟以優秀成績考入北京清華學校。當時的清華學校，是一所留美預備學校，學生在校學習8年，畢業後官費送美國留學，再加上學生在校時的學習和食宿費都基本免收，因此，每次招生，考生的競爭都是十分激烈的。薩本棟順利地考入該校，足見其平日用功之勤。他到清華後，抱著“振興中華”的強烈願望，博覽群書，用功益堅，學識日進。1917年，他在清華中等科結業時，同學們給他的評語是“熱心公益，遇同學有事，輒為之惟恐不力”，他“天真漫然，活潑自如，同學們咸重之”[2]

薩本棟剛到清華時，“夙少運動”。稍後，由於學校明文規定體育不及格者不得出洋，特別是體育部主任馬約翰的熱心倡導與督促，在廣大同學中養成了重視體育鍛煉的好風氣。在此良好校風的影響下，薩本棟逐漸對體育鍛煉發生了興趣，尤其喜歡網球，竟成了學校網球代表隊的主力隊員，多次代表學校參加校際比賽，為學校爭得了榮譽。後來，他在清華大學任教期間，人們經常看到他同他的哥哥著名有機化學家薩本鐵教授一起練習或同別人比賽網球，並為他的球技叫好。健康的體魄，為他的刻苦學習提供了旺盛的精力。

薩本棟酷愛讀書，但不死讀書，讀死書。1919年，為了民主與科學，為了國家的富強，他積極參加了偉大的“五四”運動，和清華同學一起奔走呼號在北京

街頭。1921年，在他將要結束清華8年的學習生活、準備赴美留學的時候，在北京發生了以李大釗同志首的“北京八校教職員索薪團”的索薪鬥爭遭到反動政府鎮壓的事件。清華同學，特別是薩本棟所在的1921級同學，對此極為義憤，他們年級決定舉行“罷考”聲援八校教職員的正義鬥爭。清華學校當局在美國董事的控制下，以“開除學籍”，不准出洋留學相威脅。他們年級同學表示：“利害不論，是非必爭”，而堅持罷考。薩本棟參加了這場鬥爭。結果，學校當局因為他們“罷考”，而給予了“留校一年，推遲出洋”的處罰。因此，薩本棟雖然各課成績極好，但並沒有如期畢業出洋留學，而是延遲到第二年，1922年5月才畢業，7月底赴美留學。

薩本棟到美國後，先後就讀於斯丹福大學和伍斯特大學，1924年獲斯丹福大學工學士學位，1925年獲伍斯特工學院電機工程師，1927年又獲該學院理學博士學位。此後，他接受了西屋（Westinghouse）電機製造公司之聘約，在該公司做了一年的研究工作。在美國期間，曾發表過《空氣電火花研究》等兩篇學術論文。

薩本棟在美國雖然有著比較理想的工作，但他愛國心切，要把自己學得的知識貢獻給祖國人民。他身在北美，心在神州，乃於1928年毅然回國。這年秋天，應清華大學之聘，到理學院物理系任教。他年輕有為，卓有才華，受到理學院院長葉企孫及吳有訓等教授的推崇，由於他關心校事，不久即被同事們公推為教授會評議委員，是清華大學12名評議委員中最年輕的一員。1931年4、5月間，清華師生由於校長吳南軒專斷孤行，破壞清華的民主傳統，掀起了“驅吳”運動。一向為人正直的薩本棟，積極參加了這場鬥爭，在教授會召開的臨時會議上，到會者一致議決上書教育部要求立即撤換吳南軒，“另簡賢能”並公推薩本棟等7人組成呈教育部電文的起草委員會，負責草擬呈教育部電文。薩本棟等人很好地完成了教授會的委托，該電文批評了吳南軒來校後任用私人破壞主和強行改變《國立清華大

學規程》等行為。在這同時，薩本棟等 48 位教授還聯名發表了一份聲明，堅決表示：“倘此問題不能圓滿解決，下學期即與清華脫離關係”。在全校師生的強烈反對下，吳南軒被迫離校。師生們的鬥爭維護了清華的民主治校的傳統。

1935 年底，北平學生掀起了划時代的“一二·九”運動。薩本棟當時正在美國講學，雖然他身在海外，但他仍對學生的愛國行動給予了同情和支持。1936 年秋，他由美回國。10 月間，日本侵略者進犯綏東，並在華北瘋狂走私。薩本棟同清華大學的朱自清、張蔭麟、葉公超等以及其他高校的教授和社會名流 66 人聯名發表《北平教授界對時局意見書》，提出“政府應立即以武力制止動 政府應立即出兵綏東，協助原駐軍隊剿伐借外力以作亂之土匪”等 8 項要求。他們的呼聲，得到了各校學生的響應，清華學生發動了聲勢浩大的簽名運動聲援支持他們，出現了“師生合作，一致救亡”的新局面。

愛護學生，愛護人才，關心學生的成長，是薩本棟教授的一貫思想。在講課中，他從為國家培養有用人才著想，認真負責，嚴謹執教，並虛心聽取學生的意見。

薩本棟在清華大學先後為本科學生講授過“大學普通物理”、“應用電學實驗”、“高等應用算學”等課程，為研究生講授過“無線電及電學問題”、“向量與電路問題”等課程。他在講課中，努力不斷以國內外研究的新成果充實課程內容，且注意理論聯繫實際，重視實驗。因此，他的講課深受同學的歡迎。1935 年 8 月，一位同學在《教授印象記》一文中說：“薩先生在學術界的聲譽是很高的，你們看他那部《大學普通物理學》就可以了然啦！他是站在本系第一道大門的人。”^[3]當時學校規定，學生第一年“普通物理”成績分者，便不能再讀物理系了，薩先生對學生的要求又極嚴格，因此說“他是站在本系第一道大門的人”。這位學生又說：“祇要你去聽他講授一小時，你就會連聲道好的。‘好，真好！真佩服！’他是福建人，普通話說得很‘道地’。他講書的聲調很響亮，……上他的課是一件很快樂的事。”“每堂課都有儀器表演。儀器呢？又都是很完全很精致的，薩先生一邊講著，一邊表演，有時偶然實驗不靈了，他會擺出一種似笑非笑的態度來，于是大家也哄著笑起來。”^[3]在其生動的講解中受到教益。

薩本棟根據講課，寫了一部《普通物理學》（上下兩冊，商務印書館 1933 年出版）和一部《普通物理實驗》（商務印書館 1935 年出版）。這兩部書，解放前一直廣為國內各大專院校所採用，“在學術界的聲譽是很高的”。其《普通物理學》一書，當時與著名教授嚴濟慈的同名著作齊名，均為“部定”大學教材。他的學生、著名物理學家王天眷在清華畢業 50 年後，“回憶往事，追念師友”時寫道：“普通物理課承薩本棟師親授，諄諄善誘，緊密考核，崇基礎，涉精深，得益終生。思念及此，乃賦詩一首：

嚴謹深沉一代師，緬懷霖雨倍追思。

及門受教明基礎，親炙銘詞味格知。”

薩本棟教授，課講得好，科學研究成果也很突出。他一生寫了 22 篇學術論文，有 15 篇是在這一時期完成的。他主要研究了兩類問題，一類是用雙矢量方法解決電路問題，先後發表了《用多維矢量表達多相系統》、《應用空間矢量解決三相電網絡問題》、《（張量）和多相阻抗不變量來表述 Stokris—Fortescue 變換》、《全并矢（張量）的逆變及其在三相電路理論中的應用》、《适用于三相電路的張量代數》、《三相同步電機的阻抗并矢式》、《三相電路中的復矢量》等十篇論文。一類是關於各種真空管的性質和效能之究，發表了《三級管線性放大器的特性》、《C 類三极管線性振蕩器保持振蕩的必要條件》、《三极管線性振蕩器調制特性》等 4 篇論文。

1935 年，薩本棟利用休假的機會，到美國亥俄州立大學電機工程系去講學，所講課題就是上述第一類問題。以後，又增加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並加以系統化，用英文寫了一本專著《并矢線路分析》，於 1939 年在美國出版。薩本棟的這些科研成就，樹立了他在學術上的地位，受到了科學界的重視。

薩本棟對於教學及科學研究的熱忱與成就，取得了人們的尊敬。1937 年 6 月，南京政府任命他為國立廈門大學校長。“七七”事變後的第 5 天，他離開了辛勤執教 8 年的清華大學，去福建就任新職。

薩本棟傳

■ 許喬綦

簡歷

1902年7月24日 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

1921年 畢業于北京清華學校。

1922—1924年 在美國斯坦福大學學習，獲工學士學位。

1924—1927年 轉入麻省伍斯特工學院學習，獲理學博士學位。

1927—1928年 任伍斯特工學院研究助理，西屋電機制造公司工程師。

1928—1937年 任清華大學物理學教授。

1937—1945年 任國立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

1945—1948年 任中央研究院總干事，兼任物理研究所所長。

1948年 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1949年1月31日 逝世于美國加州。

薩本棟，物理學家、電機工程專家、教育家。曾創造性地將并矢方法和數學中复矢量應用于解決三相電路問題，得到當時國際電工界的高度評價。對各種真空管的性質和效能也有极好的研究。30年代出版的《普通物理學》被當時的大學廣泛采用。和葉企孫等人共同建設和發展了清華大學物理系。抗戰期間，為建設廈門大學做出了重要貢獻。抗戰勝利后，為恢復和重建中央研究院做出了极大努力。

薩本棟，字亞棟，1902年7月24日出生于福建省閩侯縣。其先祖系色目人。元代四大詩人之一薩都拉，曾官至南台侍御史，泰定帝鐵木兒欽賜其姓薩。此為薩氏家族立姓之始。其孫薩仲禮是癸酉年（1333）進士，官至福建行中書省檢校，舉家由雁門遷福州，子孫繁衍漸成望族。薩本棟是薩仲禮的第十七代孫。

薩本棟少年時代在福州求學。1921年以优异成绩畢業于清華學校。1922年，薩本棟赴美入斯坦福（Stanford）大學學習機械工程，1924年獲工學士學位。1924年入麻省伍斯特（W

orcester）工學院，翌年獲電機工程學士。旋即轉習物理，于1927年獲理學博士學位，為中國留美學生中之佼佼者。1927—1928年，薩本棟應聘為伍斯特工學院研究助理及西屋電機制造公司工程師。在這期間，薩本棟先后在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學報（Trans. A I E E）上發表了《關於空氣中的火花的研究》及《三相系統的非平衡因素》兩篇論文，二十五歲就已經蜚聲學術界了。

1928年，薩本棟應清華大學物理系主任葉企孫之聘請回國任物理學教授，講授普通物理學、電磁學、無線電物理，及研究院課程向量與電路論，並從事電路和無線電方面的科研工作。他認真教學、自編教材，數年間編寫了《普通物理學》及《普通物理學實驗》，先后于1933年和1936年出版。這兩部書是首次用中文正式出版的大學物理教材。此書一問世便被各大學選用，獲得中國高等教育界的普遍贊賞。1940年該書被教育部正式頒定為大學教材，在國內流行使用10多年。我國當代科學技術專家中不少人在年輕時都學習過此套教科書，至今談起來猶感受益匪淺，可見其對我國大學物理教學影響之深。

薩本棟在清華大學任教的9年中，在研究電路、電機工程以及真空管性能方面，也取得了丰碩成果。他創造性地將并矢方法和數學中的复矢量應用于解決三相電路問題，先后撰寫了10多篇論文，深得物理學界前輩的推崇，並由此被清華大學教授會推選為評議員。

1935年9月，薩本棟應邀為美國俄亥俄（Ohio）大學電機工程系客座教授。在當時我國科技教育落后倍受西方歧視的情況下，薩本棟被聘為美國大學理工科客座教授，實為難得。1936年8月，他將講授的應用并矢方法解決電路的計算和分析加以總結，在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學報上發表了論文《應用于三相電路的并矢代數》，引起國際電工理論界的強烈反響，被認為是开拓了電機工程的一個新研究領域。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A I E E）隨即將這篇論文列為當年冬季會議（1937年1月25日至27日）的討論課題。會后，經評選，該文獲得美國的“1937年度理論和研究最佳文章榮譽獎”。在此基礎上，他又匯進了同類問題的其他研究心得，並加以系統整理，用英文寫成一本專著《并矢電路分析》。這是一本新理論杰作，是“數學、物理、電機三角地帶”的新著，其理論在電機工程研究中屬於新开拓的前沿。因此，該書一出版，立即被選入國際電工叢書，並獲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第一次榮譽獎章。由于薩本棟在電機工程學上的突出成就，他被美國電氣工程師學會接納為外籍會員。

嘔心瀝血在閩西山區建設廈門大學

1937年3月，薩本棟從美國講學載譽歸來，回清華大學任教。其時，愛國華僑領袖陳嘉庚先生因經營橡膠失敗，資財虧蝕殆盡，遂將其所創辦的廈門大學獻給國家。1937年7月1日廈門大學由私立改為國立。1937年7月6日薩本棟被任命為國立廈門大學第一任校長。

在電機工程上造詣高深、成就卓越且在國內外電機工程界中頗負盛名的薩本棟，于接到赴廈門大學當校長的任命時，曾考慮再三。他從事教學科研多年，原準備繼續深入研究，以期取得更大的成就。但為了發揚陳嘉庚先生毀家興學的偉大精神，為了把廈門大學辦成著名的具有特色的高等學府，為了家鄉福建培育精英人才，他不惜做出犧牲，毅然就任。

薩本棟接受任命的第二天，蘆溝橋事變發生了。他在全面抗戰的炮火聲中抵達廈門，于7月26日正式上任。不久，戰火就燃燒到了祖國東南沿海。8月24日，旅廈日僑開始撤退；9月3日，日本侵略軍的炮彈和炸彈就落到了廈門市。地處廈門前沿的廈門大學受到了嚴重的威脅。為了師生的安全起見，翌日學校暫遷到當時的公共租界鼓浪嶼，借用英華中學及閩南職業學校的部分校舍上課。重要的圖書、儀器、標本等也盡量先移到鼓浪嶼。10月間，薩本棟經與有關方面研究後，認為祖國東南半壁的高等教育仍需維持，便決定將廈門大學內遷到閩粵贛交界的山城長汀，12月初開始搬遷。是時，福建交通極為不便，從廈門到長汀又關山阻隔。薩本棟周密籌劃，妥善安排，抓緊時機，指揮若定，在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便將師生員工全部安全送達，于1938年1月17日在長汀復課。所有圖書、儀器設備也趕在1938年廈門淪陷之前移出。大部運抵長汀，其餘暫存鼓浪嶼、漳州、龍岩等處，充分顯示了他的組織領導才能。

從樓舍設備一應俱全的廈門校址遷到一無所有的偏僻山城長汀，教學與生活都遇到極大的困難。薩本棟迎難而上。他先租用長汀飯店和附近民房為教職員宿舍；借用專員公署，修整文廟祠堂為圖書館、實驗室；然後在北山之麓等處建造新校舍，挖修防空洞。他辦事極端認真負責，常說“現在不是一個推諉責任的時代，所以事無大小，我都要親為或與聞”。邊遠山區，沒有電力。改造的和新建的校舍，白天光線還可以，一到夜晚便漆黑一片，祇有青油燈閃著如豆的黃光。這給師生的生活、工作、學習都帶來了很多不便。薩本棟是電機工程專家，立即想辦法動手解決。他帶領幾位理工科助教和儀器管理員，把學校分配給

他乘坐的專用小汽車的發動機拆下來，改裝成照明發電機，並親自指揮安裝電路、電燈，奮戰幾晝夜，終於使全校大放光明。同學們莫不歡欣雀躍。

當時薩本棟兼任數理系主任。1938年，數理系祇有教授、副教授、專任講師各1人，助教3人。為增強教師隊伍，原燕京大學物理系主任謝玉銘教授于1939年應聘來校。後來謝玉銘擔任數理系主任、理學院院長和教務長，協助薩本棟辦好廈門大學。

由于廈門大學內遷成功，物理實驗儀器十有八九運到長汀，物理實驗自始至終正常開設。開始時實驗室比較擁擠，僅有普通物理和無線電實驗室一、光學實驗用暗室一。1940年初，擴展成普通物理實驗室、光學實驗室、暗室、儀器室、高等物理實驗室及工房（儀器修理室）各一。

圖書在內遷中也無甚損失，以後又訂購大量中外圖書供師生閱覽。當時校內學術空氣濃厚，數理學會常舉辦學術報告會，薩本棟曾作過“方（矩）陣在電路上之應用”的報告。校內出版的刊物有10種之多，包括謝玉銘主編的《科學》和《廈大學報》。以後又出版西文版《理工論叢》。

當時國家十分需要大量的土木建築、機械、電機、航空等方面的人才，而福建省卻沒有一個工學院，即使廈門大學也缺乏開辦工科各系的必要設備和師資力量。為適應抗戰需要，薩本棟披荊斬棘、艱苦創業。他四面奔波、各方籌措，于1937年，創辦了土木工程系（歸屬於理學院）並暫兼系主任。到1938年，土木工程系學生數達45人，是理學院中學生數最多的系（數理15人，化學28人，生物19人）。1940年，薩本棟又增辦了機電工程系，且把理學院擴充成理工學院。1944年，他又籌備航空工程系，為廈門大學于1948年創設工學院立下了汗馬功勞。自1941年至1949年，廈門大學工科各系畢業生數達452人，分布在全國各地。抗戰勝利後，不少畢業生應聘到台灣省工作，為剛從日本占領下回歸祖國的台灣的建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在閩西山區時，師資奇缺。特別是1940年機電系成立時，許多重要課程如電工原理、交流電路、交流電機、無線電工程等，均由薩本棟親自講授。他治學嚴謹，備課認真，在講授複雜而枯燥的交流電路時，旁征博引，條理分明，把它講得生動有趣、深入淺出。他以種種物理及電磁現象為例剖析，務求大家融會貫通，讓學生們思想跟他打成一片，步步深入向前探索，漸漸進入問題核心，使學生們覺得每一分每一秒都非常充實而有收穫。在內遷長汀期間，薩本棟

患了嚴重的胃病，有時臥床不起。為了不耽誤學生的功課，他就讓機電系學生到他的床前聽講。胃病發作時，稍微停頓一下，然後又繼續講下去。他還患有風濕癥，發作時非常嚴重，曾經撐著拐杖上課堂講課，乃至拐杖掉落在地而不能俯身拾起。他的這種自我犧牲、忠於事業的精神，使許多學生感動得流下熱淚。

薩本棟十分重視基礎學科的教育，特別是語文科。他認為要搞學術研究，除掌握專業知識及本領外，還必須有廣泛的基礎知識。他要求學生除能熟練地掌握本國語言外，還要較熟練地掌握一國以上的外語。在薩本棟的倡議下，對學生舉行了語文特殊試驗（即今考試），分國文及英語兩科，不及格者不能畢業。他要求文科學生要有一定的自然科學知識，理科學生也不能沒有社會科學知識；他提倡名教授要教基礎理論課，並身體力行親自講授大學一年級的微積分。他為教好理工科基礎課而編寫的《實用微積分》，受到本校師生的普遍歡迎和各校的採用。在薩本棟的帶頭示範下，有一大批名教授走上一年級基礎課講台，對提高廈門大學的教學質量起到很好的作用。

薩本棟博學多才而且苦干實干。抗戰期間，某些課程師資不足時，他都不辭辛苦地親臨第一線“救急”。他代教過的課程有普通物理學、普通制圖學、機械制圖等等。在那艱苦歲月里，他由此又被譽為一個“O型”代課者，每周上課時數曾經達20課時左右，超過專任教授的任課時數。一位校務極其繁忙的大學校長兼任如此之多的課時，簡直難以令人置信。

薩本棟不但在工作、教學上“身先士卒”，在廉潔奉公方面更堪稱楷模。1937年廈門大學剛改為國立時，“國、省庫經費迄未領到”，教職員工資無法照發。為克服困難，薩本棟發出布告，規定預支標準：“（一）校長薪俸按三成五支領；（二）教授及高級職員薪俸在200元以上者按六成支領；（三）副教授、專任講師、助教及其他職員薪俸在101元至200元者按七成五支領；在51元至100元者按九成支領；在50元以下者按全數支領。”其克己奉公精神深深地感動了全體教職員工。薩本棟的夫人黃淑慎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昔稱體育健將標槍名手。雖然當時廈門大學很需要女生的體育指導員，但由於校部規定領導人員或教授不能搞裙帶關係，不能安插自己的親屬到學校里工作，黃淑慎祇能當義務指導而不能當正式教師，沒有領取薪俸及任何津貼。盡管如此，她上體育課依然非常認真，且十分關心女生的健康和生活的，幾年如一日。薩本棟的堂弟薩師口曾寫道：“他在廈門大學當了7年校長，除初去時帶了一個親戚當秘書外，沒有再引用我們家里一個親人。

在招生上，他也是堅持原則，不徇私情。我們家中有幾個堂弟、妹多次投考廈門大學，因分數不夠，照樣未被錄取。”薩本棟日常生活則飲食簡易、衣著儉樸，經常身穿布質中山裝，腳著雙錢牌球鞋在校內奔忙，新來的同學往往以為他是校內工友。由於薩本棟嚴于律己，為政清廉，他才敢也才能堅持原則，剛正不阿。當時駐長汀的國民黨某軍軍長親自登門找他，要求讓其兒子免試入學。薩本棟嚴詞拒絕，表示歡迎他的兒子通過考試錄取後來廈門大學學習。國民黨海軍某部司令也曾寫信給他，以其兒子能錄取入學為條件，願將所屬造船廠的機械設備送給廈門大學。薩本棟指著這位“慷慨”將軍的信對學校其他領導和教師們說，絕不能拿學校的規章制度做交易。

經薩本棟言傳身教，慘淡經營，廈門大學在長汀時期形成了勤奮、樸實、嚴謹、和睦的好風氣，校務蒸蒸日上，學生的學業成績顯著提高。廈門大學不僅成為祖國東南區唯一最高學府，且為國內最完備大學之一。外賓來校參觀者日益增多。例如，英國皇家學會會員、劍橋大學生物化學教授、中英科學合作館主任J. 李約瑟也曾蒞臨長汀廈門大學校舍；美國一位地質地理專家參觀之後，稱贊不止。這些成績，與校長薩本棟的嘔心瀝血、竭誠奉獻是分不開的。他剛到廈門大學時，還是一個青年學者、網球健將，容光煥發，精力充沛。僅過了7年，到1944年，才滿42歲的薩本棟卻因操勞過度而彎腰駝背，顯得異常衰老。為紀念薩本棟擔任校長8年的巨大功績，廈門大學於他剛調離後的1946年就設立了“本棟獎學金”，以鼓勵學生學習前校長的獻身精神，努力鑽研、掌握過硬本領以報效祖國。1944年5月，由於薩本棟辦學治校成績顯赫，同國內3名著名學者羅家倫、竺可楨、嚴濟慈一起，被國民政府授予三等景星勳章。

科技成就享譽海外

1944年6月，薩本棟接受美國國務院邀請，再度赴美講學，同時應邀的還有北京大學教授楊振聲、南開大學教授陳序經、金陵大學教授陳裕光、嶺南大學教授容啟東、中央研究院汪敬熙。在這一年期間，薩本棟先後在麻省理工學院、密西根（Michigan）大學、哈佛大學、伊利諾伊大學等處做了多場報告，其中關於交流電機學問題的講授最具特色。他首先提出了用標么值系統來分析交流電機，引起工程學界的強烈反響；然後他根據在廈門大學講授電機學所積累的資料，再加上在斯坦福大學授課的新材料，用英文撰寫成專著《交流電機基礎》（Fundamentals of Alternating Current）。

Current Machines)，提出了許多新的論點和論據，“言前人之所未言”。該書于1946年在美國出版，受到英、美各國科學界的極高評價，被譽為物理學、電機學巨著。用薩本棟自己謙虛的說法是“本書書名雖與多數大學教本相似，但寫的方法與同名的教科書則頗有不同。其中不少的章節如單獨分出，也可自成多篇短論文，因為這些章節所用方法多啟發前人所未道的地方。這一點也許就是本書出版後能受到英、美同行人士贊許的原因吧！”“採用的學校也不少，如加州大學、卡內基理工學院等十幾所院校都採用它做教本。”這種情況，開創了中國科學家編寫的自然科學專著被外國人採用為教材的先例。

薩本棟在電機工程學上的成就及他在美國講學的特色，不僅獲得了美國科技界的贊賞，也吸引了英國的科技界。當他在美國的講學還在進行時，英國的學術界就曾三次電邀他前往英國。1945年5月，薩本棟完成在美國講學任務後，轉道趕赴英國，進行短期講學，受到英國科技界的高度贊譽。

但是，薩本棟在美、英講學時的心情並不愉快。他身患重病，仍然勉力工作。當時國內戰局危急，湘、桂相繼失守，國際輿論輕視中國。薩本棟處處感到“在那樣環境里，精神的不愉快，遠超身體不好所造成的痛苦”。因此，他放棄在美國療養治病的好機會，抓緊時間，咬緊牙關，克服重重困難，在做好講學工作的同時，寫成了那本為國爭光的好教材，表現出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

由於身體健康等原因，薩本棟在美國講學期間，曾三次電函請辭廈門大學校長之職。雖經廈門大學及教育部多方挽留，最後仍以堅辭而獲准。1945年9月抗戰勝利後，他由倫敦回到重慶，應中央研究院院長朱家驊之聘擔任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他領導了中央研究院遷回南京的各項工作；接著，又為在南京建立一個數理中心而四方奔波，到處籌款。他還為物理研究所和新籌建的數學研究所在南京九華山附近各建造了一幢房屋。從1940年到1948年，他還兼任著多重職務。例如，中央研究院當然評議員（1940—1948）、評議會人事管理委員會主任委員、設計考核委員會主任委員（1940—1948）、物理研究所所長（1945—1948）。由於他出色的工作及成就，1943年12月，他被選為中國電機工程師學會董事。1948年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

薩本棟是一個著名的物理學家，也是一個杰出的電機工程專家和教育家。他不僅以他的非凡學識、才智為世人所景仰，他的優秀品質、高尚修養、“俯首

甘為孺子牛”的服務精神更使人難忘。他在科學技術上的最大成就是率先把并矢方法應用到電機工程中去；在教育上的最大貢獻是在抗戰的艱苦時期發展壯大了廈門大學，發揚光大了陳嘉庚的愛國辦學精神。

對於中國物理學會，薩本棟也做出了重大的貢獻。他是學會的創始人之一，學會一成立就擔任學會的會計和祕書（1932—1937）。1932年出版了他編的《物理學名詞匯》，為1932年以後的物理學名詞工作做出了重要貢獻。1942年後，他又擔任學報委員會委員，學會副理事長（1945—1947）。1947年10月，在上海召開的中國物理學會第14次年會，就由薩本棟主持會議。

薩本棟在抗戰的艱苦歲月，為了廈門大學“超負荷運轉”，嚴重地影響了他的身體健康，並延誤了他的疾病的診治時機。1948年底，由於病情惡化，趕赴美國治療，就醫於舊金山加州大學醫院癌癥病房。他在彌留之際還對醫生述說他對祖國科技發展的設想，其報效祖國的心情感人至深。他還立下遺囑：

“死後將屍體檢驗，為研究胃癌、關節炎及其他所有癥狀，可將身體上的器官及組織，盡照所需分量取出。”其獻身精神確實可敬可佩。1949年1月31日，薩本棟逝世於美國加州醫院。是時，他還不滿47歲。遺下的兩個兒子薩支漢、薩支唐後來分別成為數學家 and 物理學家。

對於他的骨灰的處理，在薩本棟的遺囑中指出，希望獻給北京清華大學、國立廈門大學，或送給南京中央研究院。後來，廈門大學表達了強烈願望，請求全部接受薩本棟骨灰。經夫人黃淑慎同意，將薩本棟骨灰全部安葬在廈門大學校園內。鄭朝宗撰寫了墓碑文，將薩本棟抗戰時期治校8年的成績歸納為5項：

1. “率全校師生急遷閩西山區長汀，途遙路險，而開學必需之圖書、儀器、文件、標本，均得安全轉移，迅速復課”。
2. “親自擘劃、監督營造新校，舊房、衙署、文廟、廢園廣加改造，學校範圍賴以擴充，學生人數較前倍增”。
3. “不辭辛勞力肩教學重擔，所授課程門數之多、分量之重甚於一般教授，又為適應國家需要，因陋就簡增設土木、機電、航空三系，延聘國內知名學者以造就人才，苦心經營，促其成長”。
4. “注意學生品德教育，確保校內安定秩序。……校園內絕不許設立同鄉會，對各地來者一視同仁”。
5. “既悉心治校，而又嚴於律己，勤政之余，繼以力學……，抗戰時期，人民生活艱苦異常，公亦自奉如常人，食少事繁，積勞成疾”。刻在墓碑上，以垂永久紀念。（原載《中國科學技術專家傳略》）。

母校新聞集錦

陳傳鴻、王豪杰赴泰國訪問 帶去母校對校友的親切問候并考察泰高等教育 泰國廈大校友會舉行活動慶祝母校 81 華誕

應泰國廈大校友會常務名譽主席丁蔡悅詩、主席陳漢濤的邀請，校長陳傳鴻、校黨委書記王豪杰，外文學院院長連淑能、黨總支書記林自和一行四人組成廈門大學訪問團，于 3 月 9 日飛抵曼谷，作為期一周的訪問。

此次訪泰，一是參加泰國廈大校友共祝母校 81 華誕聯歡會，二是訪問泰國的朱拉大學、法政大學等高校，并交流辦學經驗，三是參觀校友屬下的一些公司，四是會見廈大泰國校友會理事與校友等。

3 月 9 日，訪問團抵達曼谷，受到泰國廈大校友會常務名譽主席丁蔡悅詩、主席陳漢濤、副主席張永青、秘書長曾心等的熱烈歡迎。

10 日上午，王書記、陳校長一行出席了泰國廈大校友會在阿瑪麗大酒店隆重舉行的泰國廈大校友共祝母校 81 華誕聯歡會暨選舉第三屆理事會員大會。出席此次大會校友、貴賓 400 多人，場面熱鬧，節目精彩。

主席陳漢濤在致辭中為表達自己對母校的深情，把心中的千言萬語匯成一首詩，并以大海般的激情朗誦：“……廈門大學 / 我曾在這裡燃燒我青春的火焰 / 老師以愛的心血哺育我們 / 一系列的辯證思想方法 / 給我們一本受益無窮的劍譜 / 從此闖蕩江湖 / 母校呵，你可知道 / 四十年來 / 孩兒披荊斬棘 / 遵循您的校訓：自強不息，止于至善 / 也許我不能做那山巔的巨松 / 但我要爭做河旁最好的那叢小灌木 / ……”

校長陳傳鴻在聯歡會上說：“我們在這裡相聚共祝母校 81 華誕。聯歡會洋溢著鄉音鄉情和悠揚的廈門大學校歌，使我們倍感親切！我代表母校三萬多名師生表示真誠祝福和問候。接著陳傳鴻校長還向大家介紹了學校過去一年來所做的十件大事，引起大家的關注與熱烈的掌聲。

聯歡會上表演了精彩的節目。大會結束時，大家對演出好評如潮。廈門大學訪問團將其歸納為四句話：“演出狀態很好，嘴巴張的很大，心境非常年輕，不知老之將至。”

隨後幾天，王書記、陳校長一行訪問了泰國最著名的兩所大學——朱拉大學和法政大學；參觀了校友蔡悅詩女士屬下的“華泰制衣大眾有限公司”和“開

源紡織有限公司”，參觀了廈大泰國校友會主席陳漢濤先生創辦的“好萊塢國際有限公司”和校友會副主席張祥盛先生創辦的“是拉差龍虎園”。

3 月 14 日晚，廈大泰國校友會在陳漢濤住宅舉行了熱烈歡迎母校領導的雞尾酒會，王書記在會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話。連淑能代表外文學院師生對泰國校友們關心支持外文學院的發展表示衷心的感謝。他說，校友們的這種精神將激勵世代代的外文學子刻苦鑽研、發奮圖強。

3 月 16 日，陳校長、王書記一行結束了在泰國的訪問，返回學校。這次訪問，泰國的世界日報、亞洲日報、新中原報、星暹日報等新聞媒體都做了大篇幅的報道。星暹日報評述道：“這次訪問將加強中泰兩國教育事業的交往與發展，促進在泰國招收留學生的工作，增強廈大泰國校友會與母校的聯系。”

我校 13 個學科入選國家重點學科

據《教育部關於公布高等學校重點學科點名單的通知》，廈門大學有 13 個學科點被評選為全國高等學校重點學科。入選的 13 個重點學科是：財政學、統計學、會計學、高等教育學、專門史、物理化學、動物學、政治經濟學、金融學、國際法學、分析化學、海洋生物學、海洋化學。此次重點學科評選是繼 1986 年，時隔 15 年後，對我國高等教育實力的又一次全面評估。我校入選的 13 個學科中，原來的 7 個重點學科全部中選。

據分析，與兄弟院校相比，以重點學科絕對數排列，我校列全國高校前 20 位；以相對數排列，即以全校正教授人均擁有重點學科衡量，我校進入全國高校前 5 位。

2001 年度中國高校科學技術獎揭曉

我校獲一等獎 1 項、二等獎 1 項

化學化工學院田中群等人申報的《過渡金屬電極體系的表面增強拉曼光譜研究和應用》項目獲得自然科學一等獎；化學化工學院高景星教授等人申報的《新手性配體、新手性催化劑的分子設計與在不對稱催化中的應用》項目獲得自然科學 2 等獎。

據悉，2001 年度中國高校科學技術獎設一、二等獎，共設獎 243 項，其中一等獎 66 項（自然科學獎（含教材類）23 項、技術發明獎 7 項、科技進步獎 36 項）、二等獎 177 項（自然科學獎 91（含教材類）項、技術發明獎 16 項、科技進步獎 70 項）。

廈大學生生活區將擺脫無網生活

近日，從學校網絡管理中心傳出消息，我校二期網絡工程即將開工，廈門大學學生生活區將因此而擺脫無網生活。目前，我校校園網分布的區域主要在辦公教學區、東區教職工住宅區以及芙蓉6等少數學生宿舍。而大部分學生宿舍及教職工住宅區還未開通網絡。經過校網絡中心多方論證、考察、洽談，目前主要面向芙蓉區、石井區等學生生活區的二期網絡工程即將於本學期末開工。過去學生在宿舍里上網主要靠電話線，既不方便又要承擔不小的經濟負擔，而且校園網上的許多重要資源無法訪問。如今網絡問題要解決了，不能不說是一件令廣大學生們興奮的事情。學生生活區的網絡工程施工將於今年3、4月份之前全部完成。

我校水稻優質品種在福建省 首屆優質水稻品種評選及招標會上奪冠

近日，福建省農業廳在福州市舉辦首屆優質水稻品種評選及招標會。我校生命科學院王侯聰教授水稻育種組的“佳禾早占”和“佳禾7號”品種代表廈門市參評的兩個品種均獲得嘉獎，其中“佳禾7號”榮獲一等獎，“佳禾早占”（早稻）獲三等獎。

現代分析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王小如領導的 研究小組再次獲得國家863課題經費410萬元

日前我校現代分析化學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王小如領導的研究小組，再次獲得國家863課題經費410萬元。這項經費將用於赤潮有機物的現場識別與監測技術；海洋石油污染物現場實時監測近紅外傳感技術；基於氧光導檢測的BOD傳感器以及海洋環境主要致病菌監測免疫蛋白芯片船載系統等課題內容的研究。此前該小組已經取得國家863研究經費120萬元，用於發展海洋環境監測傳感技術。

“廈門大學納米科技中心”正式成立

經過半年多的精心準備，“廈門大學納米科技中心”於今年八十一周年校慶之際正式成立。成立儀式於4月5日上午9:00整在學校微機電中心所在地——亦玄館樓前隆重舉行。儀式上，陳傳鴻校長和王啟明院士親手為“廈門大學納米科技中心”揭牌。

納米科技是指在納米尺度（1-100 nm）上研究物質構性及其應用的科學和技術，它將大大拓展和深化人們對客觀世界的認識，使人們能夠在原子、分子水平上，設計和制造材料及器件，從而引起信息、材

歡迎新會員

揚超雄（91屆計統）

丁怡（91屆計統）

Apt 1806, 160 Alton Jarvers Circle

Scarborough, ON

(416)-298-8675(H) 416-767-8884x2815(O)

jennydong@hotmail.com

曹霞（92屆會計）

250 Ferrand Dr., Suite 608

Toronto, ON M3C 3G8

(416)-383-0668(H) (905)-316-3038(W)

江蕾（96屆國貿）

605-7350 Dundas St. W

Toronto, ON M6P 4B1

(416)-535-8287(H)

ljiang2002@yahoo.com

林宇

30-812 Denton Ave.

Scarborough, ON M1L 4P2

yulinshen@yahoo.com

徐暉

401-225 Van Home Ave

North York, ON M2J 2T9

416-731-1680(O)

ellenxu167@sina.com (林暉提供)

料、能源、醫療與衛生、生物與農業，以及國家安全等領域的技術革命。

“廈門大學納米科技中心”的主要研究方向為：納米科學理論、納米結構和器件（包括測量）、納米材料、納米生物與醫藥、微機電系統等。

廈門大學是較早涉及納米科技研究的高校，依托我校“固体表面物理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和“現代分析科學”、“細胞生物學與腫瘤細胞工程”“海洋環境科學”等三個教育部重點實驗室的研究工作。目前已形成包括：化學、材料、物理、機電、生物等學科領域的多支研究實力很強的隊伍，有較強的科研基礎和工作積累，其中有些成果具有較明顯的創新性，有些則接近於成熟，正待商品化、產業化。

(新聞中心 科研處)

踏春歸去馬蹄香

——廈大新英格蘭地區校友歡聚一堂，共祝新春

■ 關家震

2002年2月17日星期日，新英格蘭地區天氣驟變，氣溫降低，雨雪接踵而至，但位於麻州波士頓市哈佛醫學院區附近的一個中醫診所卻是另一番景象。窗外春寒料峭，室內春意盎然。廈門大學校友和親屬在這裡歡慶馬年春天的到來。

廈門大學美洲校友會新英格蘭地區分會一個月前就開始籌備這個聚會。聚會消息通過電子網絡和《波士頓記事報》及其網站傳開後，引起了極大的反響。許多新老校友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議，並要求承擔部分準備工作。新英格蘭地區麻州以外的校友也表示了熱烈的祝賀。因故未能來波城的校友郭宏亮、鄭立謀分別從緬因州和康州通過 Email 和電話詢問，關心籌備工作。整個籌備過程由陳重、李建良和關家震校友共同協調。剛到美國數月的96屆生物系校友盪勇自告奮勇參與了許多實際工作。聚會當天，儘管天公不作美，仍有近九十位校友和家屬冒雨而來。最早踏進會場的是數學系校友，現在電腦公司工作的蔡衡伍。他帶來了一家三個“廈大人”：妻子林惠玲原是廈大人事處科長，岳父林金表原是廈門大學調干生，化學系61級的老大哥。化學系校友徐立、荀麗萍夫婦帶著六歲和僅五個月的兩個兒子，驅車兩小時趕來。

97屆校友中文系毛杰從《波士頓記事報》上得到消息後，立即通知了剛剛不期而遇、初來乍到哈佛醫學院工作的盪勇，興奮地分享一分驚喜。“終於找到組織啦！”他們風趣地描述自己的心情。毛杰取得波士頓大學媒體通訊碩士，在銀行工作。

現在波士頓拉丁學校上高中的關山互，父母都是廈大校友。他憑著在廈大幼兒園上過一年學的“資歷”，也硬擠進“校友”的行列。這一天他當起了“孩子頭”，領著一幫“小廈大”，以他們自己的聯誼方式，免去了父母的后顧之憂。會後他還幫忙打掃、整理場所，真稱得上是一位盡職的小“校友”。正在哈佛大學進行訪問研究的廈門大學研究生院學位與學科建設處長陳嘉明教授，及數學系的郭鐵信教授，化學系的黃榮彬教授也來參加這個

盛況空前的聚會。

你可知道“他鄉遇故知”是何種心情？年屆七旬的林金表與闊別三十几年的同班同學蔡錦國談得多么投入。他們撫今追昔，神采飛揚，吐不盡心中的萬千感慨。出國前在藝術教育學院任教的林麟，當年曾帶著生物系88級的曾偉民、葉萍所在班級軍訓，如今這一對小伙子，小丫頭帶著他們的母親與孩子也來了。師生、校友見面，何止一個“喜”字了得？

求知、求職和創業是許多校友踏上美國這片熱土的經歷。陳重同學介紹了創業的艱辛與樂趣。他在 Caltech 和 MIT 學習工作中，在《細胞》雜誌發表第一作者論文及設計了一期封面。他沒循“學院”之路，而是“下海”創業。他先在劍橋開發地產，後創辦生物技術制藥公司。目前在哈佛醫學區創辦第一家中醫藥診所。開張時波士頓市市長和哈佛醫學院的 Brigham & Women's Hospital 院長親臨剪彩。他希望在美國把中醫與西醫相結合，把中藥打進主流市場。陳重同學談了不斷地捕捉新機遇在發展事業中的重要性。

一群從事電腦、信息工作的校友，則在分析著高科技產業的形勢與走向。這個行業中不乏從其它專業改行而來的同學，他們探討著把原有專業知識同高新技術結合起來的新途徑。熱衷於投資的校友們討論起股票市場的走向和投資經驗，談起個人經歷過酸甜苦辣，自是另有一番滋味在心頭。

新英格蘭地區校友把母校自強不息的精神傳給了下一代。物理系校友吳耀堂的兒子即將從哈佛大學畢業，到華爾街金融機構工作。蔡衡伍的兒子是波士頓拉丁學校的應屆高才生，曾多次在全美國際數學、電腦等競賽中得獎。有孩子的校友，便追著他們討教“教子經”。止於至善，就是“廈大人”的“教子經”。

豐盛的“年夜飯”別有風味，雖談不上八大菜系，卻也來自五湖四海，尤其是福建、廈門的地方菜點，更飄逸著濃濃的鄉情。聯歡會上播放了“騰飛的白鷺——廈門一覽

”，“廈大校慶八十周年”，“2002年春節聯歡晚會”等錄相節目。同學們觀看了三四遍廈門和母校的錄相，還是余興未盡。有的校友掐著鏡頭，盯著屏幕，尋找熟悉的身影，辨認當年的足跡。大家對日新月異的祖國，對正在建設高水平國際性大學的母校，歡欣鼓舞，充滿了信心。

聚會中還醞釀了新一屆理事會的人選和馬年的活動安排。大家推選陳重和盪勇同學擔任組織協調工作，希望新英格蘭分會在春夏秋冬各聚一次。毛杰和關家震同學在采訪報道校友活動方面做了些安排。

上屆分會長韓國城同學(84屆海洋系)是攝影好手，為大家留下難忘的鏡頭。天色漸暗，雨還在下，不覺間飄起了雪。人們還是不愿離去，聯誼活動持續了八個小時，才在“下次再見”的道別聲中落幕。

踏春歸去馬蹄香，愿遍布天涯海角的“廈大人”，年年有成，歲歲平安！(本文經陳重同學補充了若干內容)

新英格蘭地區聯誼活動出席者名單

Cai, Hengwu	Maths 80 (86 graduate)
Cai, Jinguo	Chemistry 61
Chen, Bin	Computer 89
Chen, JiamingHuang, Lufeng	Philosophy 77
Chen, Miles Chong, Ph.D.	Oceanography 82
Chen, WeibinSun, Yanping	Chemistry 87Economy 88
Chi, Yan	Biology
Dong, Qunming	Maths
Du, ZijingXu, Yuehong	OceanographyChemistry
Fan, YimingXu, Xiaoming	Finance 91
Guan, Jiazhen(Jason)	87 Biology (Ph. D.)
Han, Guocheng	Oceanography84
Huang, Jingwei, Ph.D.	Chemistry 83
Huang, Rongbin	Chemistry
Li, Aishao	Oceanography 80
Li, Jian-Liang Wu, Lizi	Biology 87Biology 89
Lin, WenyuLiu, Xiaohong	Biology Dept.
Liu, Guang	Biology 89
Liu, Hui	96 Biology
Ma, Xuefang	Chemistry 88
Mao, Jie (Jay)	93 Foreign Language
Sun, Tao	Biology 87
Tang, YongLiu, Jingxuan	96 Cell Biol.99 Cell Biol.
Wei, Yi (William)	(Son of XMU professors)
Xie, Fang	Systematic Science 96
Xu, LiXun, Liping	OceanChem.Chemistry
Xu, Youjian	Scientific Instrument 85
Yang, Yurong	Biology
Ye, PingZen, Weimin	Biology 91
Zheng, Bing (Jessica)	95 Biochem (湯勇提供)

記北加州校友新年聚會

姚 敏 (82 海洋)

北加州地域廣闊，校友也較為分散。近年來，雖然不少年輕校友遷入硅谷，與 dotcom 的浪潮一起沉浮，但因生活節奏快捷且不規則，舉辦大型的校友聚會一直較難，但歷年來，在游達、潘曉和等校友的熱心召集下，大家基本上保持每年至少在新年前後聚會一次，共敘友情。

一年多前，蔡躍強校友由多倫多搬到北加州後，校友間的互動漸漸頻繁了起來，且活動範圍由舊金山灣區擴大到 Sacramento 地區，我也不由自主地搬到 Sacramento 附近的小城，現竟有一半時間住在那里。自此，校友間你來我往，不亦樂乎，每月均有不同規模的聚會，範圍也逐漸擴大，自然，游達、蔡躍強、徐寧、何平人等積極參與及組織，大家共同探討生活、工作及事業等共同關心的問題，得益匪淺。

年底與庄堤聯絡時，他居然告知雖身在東岸，也久聞我們北加州校慶 Party 不斷，甚為向往。

年底時，游達告訴我，很多校友催促我們召集大型的校友聚會，因不少校友都有一些共同關心的問題希望磋商。游達的太太 Janet 便主動幫助選日期，找場地，並督促我們與校友們聯系。一月二十六日，北加州的校友 50 余人在南灣的紫棘花酒家歡聚一堂，熱鬧非凡，大家傳閱了校慶 80 周年的圖片、資料，共敘思鄉情怀，又共同探討了家庭、生活、工作、創業等共同關心的問題，會後並建立了一些有關健康、子女入學、教育、及就業等方面的渠道，特別可喜的是，這次不少新來北加州的校友也參加了聚會，使我們的校友 database 更加完整，有些校友因此不能參加聚會，卻主動將通知轉送給其他未收到通知的校友，鼓勵大家前來參加，大家一致呼呼今後多舉行校友聚會。在劉曉、游達等校友的提議下，北加州準備成立一個校友理事會，負責今後的活動安排，當場劉海云、邵志文、鐘美麗、謝翔、宋杰華、羅英等校友表示樂意為大家服務，最後大家依依不捨地告別，遺憾的是我祇顧與大家交談，帶了像機卻忘了給大家合影。今後我們一定要多組織一些生動活潑的活動，留很多影給大家分享。

馬來西亞廈大校友會舉辦廈大之夜

馬來西亞廈大校友會籌組于1989年，1992年獲准成立。21世紀的第1個春天，迎來了廈大80華誕及廈大海外教育學院45周年紀念。大馬廈大校友會決定熱烈慶祝，并為我國董教總新紀元學院籌措建校發展基金。馬來西亞廈門大學校友會與郭南昌華廈醫療養中心、馬中廈大中醫學院、舉辦2天的醫葯講座及義診活動，籌獲3715元，繼于2001年3月18日假雪蘭莪中華大會堂舉行“廈大之夜”聯歡宴會，總共為新紀元學院籌得15,003元，即席移交予董總主席郭全強。

“廈大之夜”除了表達怀念母校的情怀，也是弘揚母校精神的最佳表現。校友會主席郭南昌教授于“廈大之

夜”會上如是表示。大部分校友都是靠自學，完成大學教育。這種自動自發的奮鬥精神也具備了對社會的“使命感”和“責任感”。該校友會堅守“自強不息，止于至善”的母校精神，秉承母校創辦人陳嘉庚的辦學理念，為社會奉獻。

郭南昌在會中吁請社會人士多關注中華文化，多支持華教事業，如協助新紀元學院、南方學院、韓江學院，更甚者包括國內的60間獨中和華文小學面對的問題，也期盼華教能確實納入大馬文化，成為國家文化。因為大馬是我們的家，我們生長于此，生活于此，有責任將國家塑造為名符其實，具有公平、繁榮、富強的馬來西亞。(馬來西亞廈大校友會)



(左)在春节联欢会上，
英格兰地区校友们互相介绍，
谈笑风生。

(下) 陈重同学介绍了创业的
艰辛与乐趣



摯友周詠棠（48級機電系）校友中之好人也，慷慨為懷，熱心服務，待人寬，律己嚴，眾所共知；又無任何不良嗜好，惟旅遊為其最愛，廿余年來，游蹤遍全球，包括南北極，足跡及全國各省，且多有重游者，因其姓名共有三個口，以示其：口才行，能成事功

，廣結善緣；口福好，中西葷素均宜，養得健壯身心；口袋丰，生活优裕，晚景尤佳，故能遂其周游世界之宏愿，惟獨夫人惠民，臥病多年始過世，于茲六載有余，此為其唯一遺憾，

亦校友親朋備極關懷者，歷年來，游說者有之，力勸者有之，執伐者有之，今可為其播佳音、傳喜訊矣，因詠堂兄已于2002年2月5日（農曆十二月廿四日）在廈門與吳希聯女士共結秦晉，同諧琴瑟，茲謹將其自擬通告，公諸于下：

周詠棠（48級機電系）喪偶已逾六年，備

蒙眾多親友及學長關心，并鼓勵其續弦，茲承吳伯僖（48級數理系）賢伉儷介紹于2002年2月5日在廈門與吳希聯女士辦妥結婚登記，一俟完成定居台北手續，即可接希聯來台居住，希聯于1943年在菲律賓出生，幼年隨父母返廈定居、求學，曾任幼稚園教師，現已退休。

播佳音 傳喜訊

吳厚沂（46級教育系，現居美國）

一對新人，婚后到海南島辭舊歲、迎新年、過春節，樂也融融。校友親朋共賀其恩愛幸福！

永遠幸福！

詠堂兄之獨女文蕙，秀外慧中，識事明理，留學美國、瑞士，學有專長，服務各大機構，均獲好評。每與梅卿電話交談，非逾半小時不收線，我倆極喜愛之，今得與繼母相親相護，生活必更安适美好，三人世界，三生有幸，謹祝其閤府安泰！凡百順遂！



新婚燕尔的周詠棠學長和吳希聯女士
（吳厚沂提供照片）

慶賀厚沂梅卿金婚

■ 陳可貞

吳厚沂是廈大 1944、45、47、48……各級畢業同學的大哥，陳梅卿是我們的大嫂。凡是廈大校友無人不曉得這對佳偶，在他們的關懷下加強了大家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厚沂倡導成立美國廈大校友會，并出版《校友通訊》，現在已發展成美洲廈大校友會和《美洲校友通訊》。他的創舉值得大家的贊同和欣羨。于是，各地校友也紛紛成立校友會和出版級刊。更重要的是他們又支持級友團聚，出主意、想辦法，通過几十次電話和傳真，讓大家舒舒服服地團聚一次又一次。梅卿呢，夫唱婦隨，想不到這位當年篤行齋里嫻靜溫柔，學識淵博的佳人竟然成了校友團結的組織者。他們耕耘，開的花，結的果是校友們向母校捐款，贈圖書、添設備、開課程、設立獎學金……增加了母校辦學的實力，而恢復了校歌，更讓“南方之強”響遍了世界各個角落。

厚沂和梅卿更是教育系的大哥和大嫂。學畫來信說，厚沂到福州宴請親友，其中不少教育系的系友。的確是這樣，厚沂他從不忘了教育系同學。在長汀時他任縣中校長，讓我去該校兼課。我在長汀時經濟很困難，祇有到處兼課當家庭教師以維持學業。前几年，當我想去美國參加美洲校友聚會時，厚沂為我出經濟擔保書，這是很不易的事，要公証全部財產，要請律師，梅卿為此曾多方奔走。很快，他們用傳真寄來這些証件，使我很順利地拿到護照和簽證。替我這麼大年紀的人擔保是要擔風險的，但是他們不怕，這實在是太難得并太難為的事，我感到友情無比溫暖而銘記在心。

我和威廉一起參加美洲校友聚會，厚沂替我倆交了一切費用，包括去華盛頓的一日游，力伯珍招待我們去參觀南北古戰場時告訴我這事，并讓我們寫信感謝他們。我說，他們是我們的大哥大嫂，我們哪能忘怀呢？可惜的是，他們來北京，因為時間來不及，沒到我家做客，我總想寄希望于來日。1998年他們說要來北京，我們聯系了北大招待外賓的芍園（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去過的地方），可惜他們又決定不來了。我真希望這次上海聚會他們能與黃士煌夫婦一起來北京慶祝他們的金婚。

厚沂梅卿金婚記

1946 屆級友通訊編輯組

據說厚沂與梅卿，相識于大二，交心于大三，然畢業時女方仍不肯下嫁，男方祇好痴痴等候。三年后她覺得時不我待，且認為對方乃忠貞之士，于是毅然自台北飛廈門，移樽就教，時為 1949 年 5 月。明知他將於八月赴英進修兩年，亦放心任其前往，果然他循規蹈矩，于 1951 年秋從倫敦來香港，乃攜一歲半女兒自台來會。翌年舉一男，再兩年，又獲一男，夫婦于愿已足。厚沂服務于教育司署，為華僑教育及師資訓練，竭盡心力。梅卿則專心一意在家養育兒女。經八年始重作馮婦，在香港企業界，相助為理，雖是為人作嫁，亦以頗能胜任愉快，且得上方贊許而自樂其樂。及至 1975 及 1976 年，梅卿與厚沂先后移民美國，從事商業經營，銷獲薄利，今已半退休矣，乃能常以得與親朋校友相交游為樂事。

他倆有子女三人，分住美國三州。女兒适陳，為一頗大電腦机构（Motorola）屬下之高級行政人員，有兩女，長女已大學畢業兩年。与其母同行，次女在讀大學二年級。長子為牙科及法律博士，懸壺已逾廿載，妻蔣氏，育三女，分別在大、中、小學肄業。次子畢業于香港大學，后獲紐約大學 MBA，為森美進口公司董事長兼總經理，25 年來未曾易換工作机构。娶妻程氏，育一男七歲，女兩歲。總觀他倆婚前一些阻滯，婚后一番作為，子女一体順适，此雙金婚配偶，頗值欣羨歟？

（2001 年 5 月 6 日）

我寫下了如下祝詞：

雲窗共碩最知音，五十春秋鼓瑟琴。
慶罷金婚人未老，期頤更頌百年心。

（原載 1946 屆級友通訊 22 期）

校友消息

李聯歡學長于二月十一日，在 Orlando, Florida 向第二屆世界粘結現象年會 (The Second World Congress on Adhesion and Related Phenomena) 報告有關月球表面泥土塵埃粘結主要緣故 (Dominant factor affecting adhesion, cohesion and surface energetics of lunar dust)。月球表面泥土飛塵具有不可思議的異常粘性，對各種儀器用具均有污染的害處。文中發表的基本机理，對將來探測其他星球（如火星）時，可供防備的措施。

張德光學長（1949 級政治系，現任印地安納州立博爾大學政治系教授）去夏前往俄羅斯、蒙古及圖瓦共和國（Republic of Tuva）研究考察，為圖瓦共和國總統傲薩克接見，就國際關係與文化交流交換意見。返美后，接受邀請在紐約 HOSFSTRA 大學舉行之“紀念諾貝爾和平獎一百周年”國際大會演講。今年四月五日在華府之國際圓桌會議演講“中俄友好條約與國際關係”。並獲哈佛大學邀請擔任訪問學者，將於今年夏在該校“歐亞研究學院”演講“圖瓦政治發展與中、俄、蒙關係”。

The Official Newspaper for Employees of Ball State University



Teh-Kuang Chang, (right), a Ball State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met with President Sherig-ool Dizjikovich Oorjak, Republic of Tuva while recently visiting the country. Chang toured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Tuva State University during the tour of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 (Photo provided)

圖瓦共和國總統傲薩克接見張德光學長

新澤西部分同學聚會

歡迎李慶閣李耀群同學來訪

李耀群同學（85屆化學系）今年2月攜子從廈門來美探望在紐約做訪問學者的夫婿，並出席Pittsburgh國際會議。化學系部分同學在傅志東家聚會，歡迎他們全家。李耀群同學現任母校化學系教授，分析專業博士導師。她的夫婿李慶閣博士已完成在紐約大學的進修，返回母校生物系工作



“五老峰啊伸出歡迎的臂膀，
廈大校園張開火熱的胸膛。
歡迎啊，歡迎啊，
熱烈歡迎啊，
歡迎啊，歡迎啊，
熱烈歡迎你，
來自祖國各地的新同學！……”

1978年10月，化學系在芙蓉一化學食堂舉辦迎新晚會。78級150多位新生聽著比他們早半年入學的77級同學為他們唱這支熱情洋溢的《迎新曲》，心情十分激動。星移斗轉。二十多年過去了。當年的兩級大一新生分別在今年春天和夏天迎來了或即將迎來他們的畢業二十周年紀念日。繼化學系77級今年元旦前在母校成功舉辦了隆重的慶祝活動之後，78級的同學們也準備在今年7月份在母校團聚，重溫昔日的美好時光。

這次活動于去年在原四班同學中醞釀。居住在波士頓的沈雁飛同學和居住在休斯頓的丁力同學更早去年初就开始了聯絡工作。四班同學為這一活動率先建立了班級網站，班長張向友在網站上發表了《老班長的一封信》。今年3月9日，78級的“大家長”，原78級輔導員，現任校長助理黃如彬老師召集在廈大的同學開會。會上決定將慶祝活動擴大到全年級，並成立了由78級的“老大哥”陳明德同學為總負責人的活動籌備組。隨後，經過多番討論，几易其稿，籌備組向78級全體同學發出了熱情洋溢的邀請信。

邀請信中說：“自82年畢業至今，我們已闊別整整20個春秋了。20年的時光，在人類歷史長河中祇是短暫的一瞬間，然而在我們的人生閱歷中卻是豐富多彩、最值得回味的一頁；雖然我們遠隔千山萬水，但人世間純潔、珍貴的同學情誼是永遠隔不斷的；歲月如梭，斗轉星移，同學間心往不輟、思念不已、歷久彌親。”

邀請信在回顧了母校和化學系20年來的巨大變化後向同學們發出了熱情的呼喚：“四年同窗，情如

手足，四年培育，恩深無量；隨著歲月的流逝，我們思念同學、師長，關注母校的情感愈發強烈。聽！這一聲聲發自肺腑的呼喚——”

“回來吧，同學！火紅的鳳凰花又開了，20年前我們在此分手，20年後我們又將在此相聚！”

“回來吧，同學！同學情、師生情、母校情在呼喚著你我！”

“面對廈門、母校、母系的巨大變化，我們期待著重逢的這一天，讓我們喜悅的淚水盡情地流淌，讓我們已不年輕的臉上綻開燦爛的笑容。當年，我們唱著這支歌相約：‘再過20年，我們來相會……’，今天，讓這親切、熟悉的歌聲再次蕩漾在我們的心頭。”

邀請信發出後反響熱烈。一件件EMAIL你來我往，一通通電話跨洋過海，越過萬水千山。短短的一兩周內，籌備組就匯總了85%的同學的資料。由郭嘉同學建立的專門網站，成了許多同學經常光顧的地方。同學們去網站上的“尋覓啟事”專欄看

看又找到了哪位“失蹤”的同學，到“往事回顧”專欄看看老照片和回憶文章，到“似水流年”專欄讀一讀哪一位同學和大家分享的酸甜苦辣。更多的同學則是在默默地期盼著這一天的來臨。

據廈大校史資料第三輯記載，化學系1982屆共有畢業生160人。該級1978年10月入學時有150多人。在第二批同學入學後，該年級一度達到164人。後來有4位同學因出國留學、轉學，或赴港定居等原因沒在廈大完成學業。目前居住在廈門有26人（其中在母校工作的有13人），福州18人，北京12人。移居海外58人，其中美國和加拿大43人，澳洲、歐洲和東南亞9人，香港6人。該屆入學時年齡最小的祇有14歲，初中剛畢業，年齡最大32歲。有將近半數的新生來自1978年應屆高中畢業生。到本文發稿為止，活動籌備組已經聯絡上了158人，尚有6位同學還沒音訊。（本文開頭的《迎新曲》引自郭嘉同學的回憶文章）。

化學系78級（82屆） 畢業二十周年 慶祝活動將在母校舉行

■ 傅志東（82屆化學系）

赤子情怀

記國際傳感協會創始人、廈大校友葛文勛教授

四月的廈門大學，春光明媚，花團錦簇。4月6日，數千名海內外校友歡聚廈大，共慶母校80華誕。

來自美國的校友葛文勛教授除參加校慶系列活動外，還專程到廈大固体表面物理化學國家重點實驗室參觀訪問，聽取該室主要學術帶頭人田昭武院士、萬惠霖院士、田中群教授介紹有關國家重點實驗室建設與發展情況。葛教授雖身居國外，卻始終關心母校的建設與發展，自上世紀70年代，就經常回校講學，傳授國外最新的科學知識和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所得，為提高母校教學科研水平作出貢獻。1996年10月，他為母校的特聘教授。

葛文勛教授長期以來熱心於校友會工作，曾擔任廈大美洲校友會理事長、顧問，現任美洲校友會董事長。在他和校友會其他領導的倡議下，美洲校友會于1995年提出要為母校辦三件實事：在母校設立“自強獎”，每年獎勵工作、學習突出，為社會公益事業作出突出貢獻的師生；每年資助2名外籍教師來校講學；組織全美校友向母校圖書館贈書。這些工作自1997年開始運作以來進展順利，取得了良好效果。1998年10月，葛文勛自己向廈大圖書館捐贈了10箱書刊。

葛文勛教授祖籍福建上杭，1946年畢業於廈門大學機電工程系，在校時曾兩次獲得嘉庚獎學金。畢業後赴台灣工作，任職於“電信管理局”，曾負責主管花蓮超短波電台，在花蓮大地震時，該台成為唯一對外通訊電路。1954年赴美深造，于1956年、1959年在凱斯工學院連續獲得電機碩士、博士學位，並留校任教。1978年，凱斯工學院與西儲大學合併成為凱斯西儲大學，葛文勛繼續在該校電機與生物醫學工程系擔任教授。1993年退休，改任“退休榮譽教授”，繼續指導研究生，開展微機系統及生物醫學工程的研究。在他40余年的教學生涯中，曾指導185名研究生，在刊物上發表論文124

篇，會議論文200余篇，有18項專利，一半以上已在醫院及工廠中使用。他的論文涉及面廣，有固態物理、微電子元件、集成電路、微機電系統、生物醫學電子及自動控制等。

葛文勛是IEEE和美國生物醫學工程學會“院士”

（Fellow），曾任美國國家衛生署、太空總署、IBM等機構顧

問。他自1974年至今擔任台灣“工研院電子所”及“機械所”顧問。

1981年，他和張世加博士一起創立國際傳感器會議，1982-1986年為該會議執行委員會主席。他現在是美國傳感研究基金會主席，該基金會自1992年起從IEEE接辦美洲傳感器及制動器會議。1977年，他獲得美洲中國工程師協會成就獎，1992年獲國際化學傳感器會議杰出研究獎，1998年，在國際傳感器及制動器會議上，他被授予“終身成就獎”。

1999年，他的主要研究項目有：植入式助聽器、活性腦波電機、工業壓力傳感器、微機電系統之能源及系統信號處理技術和封裝技術。

葛文勛教授在微機電和傳感器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不但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也為母校廈大贏得了榮譽。但他並不在意這些，他更注重的是如何以自己的學識和研究成果為廈大多作貢獻。他多次向廈大領導建議復辦機電工程系，成立機電研究中心，致力發展微機電研究。他的建議被採納後，他與其他幾位校友一道發起並在美國註冊成立“薩本棟教育科研基金會”，以接受全球校友和社會各界的捐助，支持廈大剛復辦的機電工程系和新成立的薩本棟機電研究中心的教學和科研工作。他自己經常回校指導籌建微機電實驗室，並在美國的實驗室幫助培訓廈大派出的微機電研究人員。此次回母校參加校慶活動，他還專門與負責薩本棟機電研究中心的副校長孫世剛等研究實驗室建設事宜，不顧勞累親自察看正在建設中的機電研究中心大樓。

葛文勛教授今年已是78歲高齡了，但他精神飽滿，步伐矯健，不辭辛勞為母校的建設和發展盡心竭力，其報答母校的拳拳赤子情怀令人感動，贏得了廈大師生和廣大校友的贊揚和敬仰。

撰文：戴岩

鄭蘭蓀院士：用原子團簇改造世界

這位 47 歲的新當選的中國科學院院士據說原本一心想成為英語系的學生。1978 年高考，在工廠當工人的鄭蘭蓀被他填報的大學的外語系錄取了。然而，在調檔案時，大學卻怎么也找不到他的檔案。等到費了半天的功夫找到時，人家已經等不及錄取了別的學生。鄭蘭蓀十分不情願地上了廈大化學系。

幸好鄭蘭蓀並不是位很固執的人，他開始對化學產生興趣。四年之後，他考取我國首屆中美聯合招收的化學類留美研究生。在美國，他用了四年時間獲得博士學位，他的老師是 1996 年諾貝爾獎獲得者斯莫利。斯莫利曾經這樣評價他的這位中國學生：“鄭，從你身上我可以體會到中國的長城是怎樣修築起來的！”這句話後來被認為是對鄭蘭蓀最好的注釋。

在獲得學位的第三天，鄭蘭蓀回國。他是那批公派留學生中第一位回來的。現在，那批人中大多數仍在美國——1986 年回國工作是需要獨特的勇氣的。鄭蘭蓀回到廈大後，遭遇到了科學工作者最不愿陷入的一個尷尬境地——一方面，人們對他充滿希望，另一方面，他沒有足夠資金購買科學工作所需的儀器。

他應對的行動令很多人大跌眼鏡——鄭蘭蓀完成了包括車、鋸、焊、刨在內的設計和研制工作，用自己的雙手建成了一台用來研究原子團簇的儀器，它用了不到國外十分之一的錢，而儀器的某些性能甚至超過了國外的。1989 年，鄭蘭蓀將這台儀器打出一幅實驗記錄的譜圖作為聖誕賀卡寄給斯莫利。

鄭蘭蓀的最大貢獻是在原子團簇的研究。所謂的原子團簇，基本上比我們今天熟悉的納米還要小。納米的大小是十億分之一米，但是，原子團簇是指那些尺寸處於零點幾納米到十納米之間的物質的層次。一般認為，鄭蘭蓀的主要成就是“發現了新的團簇，研究團簇的形成、規律和新現象”。

現在還很難具體描述他的研究會給人類帶來什麼的好處。但祇要看看納米技術，人們便可以知道研究原子團簇的重要意義。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納米技術的最初倡導者曾經在圖書館幻想：人們可以制造納米級的機器，它們可以在人的血管里游弋并修復細胞，從而可以防止疾病和衰老。當時的科學家斥之為“一派胡言”，但現在，研究人員已經著手這件事。

很多人認為鄭蘭蓀寡言少語，這種評語令他的同事和學生感到吃驚——在他們面前，他是健談的，他和他們談論很多話題，而不僅僅是科學，這是因為“他富有社會和家庭責任感”。他實驗室里的一位職

一生傾情紅樹林

—記新當選的中國工程院院士、廈大生物系教授林鵬
廈門日報記者 余崢 通訊員 盧明輝

69 歲的林鵬從不掩飾他對院士頭銜的熱愛。這是他第五次提出院士申請，前後歷時十年。他說，正如不想當將軍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不想當院士的科學工作者也不是好的科學工作者。

林鵬自信夠得上院士這個稱呼。他是人們公認的研究紅樹林的專家，圈內人士甚至有個說法，現在國內許多研究紅樹林的學者，都是靠林鵬在八十年代編寫的一本有關紅樹林的小冊子起家的。

48 年前，在廈大生物系讀書的林鵬第一次見到紅樹林，但他下定決心將這種生活在海邊的樹林作為研究對象是在 1977 年。當時，國外的學者普遍認為，中國的紅樹林已經消失了。林鵬覺得自己作為中國人，自尊心受到了傷害。為了證明這個論點是錯誤的，從那時起，林鵬把自己的時間都貢獻給了紅樹林。

由於包括林鵬在內的科學家通過科學活動提出的證據，現在人們對紅樹林的態度有了 180 度的轉彎，越來越多的人知道：紅樹林能保岸護堤；它含有治療白血病和胃癌的成分；它為魚蝦提供營養物質；它能大量吸收海上污染物。紅樹林還具有吸附土壤的特性，它能不斷地創造出陸地，提供人們使用，自己再向外擴展。林鵬概括出八個字的紅樹林精神：自強不息，不斷發展。他建議人們要像紅樹林那樣生活。

57 歲時，林鵬差點為科學獻身。當時他到福建的梅花山自然保護區調查，歸途中發生車禍。林鵬全身七處骨折，人們都認為他沒有生還的希望，就暫且把他放在一邊。過了兩個小時，當人們想把他轉移時，他及時醒了過來。之後，他在醫院呆了 439 天，做了五次手術。

幾年前，林鵬還曾經為了紅樹林而被某市的一位副市長指著鼻子罵。那時，那座城市計劃圍墾紅樹林，並已經得到了 2000 多萬元的撥款。林鵬極力反對，他是當時專家組里惟一持反對意見的。他在紅樹林研究領域的地位最終令這項計劃泡盪。林鵬說，科學家不僅要有科學的頭腦，還要有勇氣和良心。

員說，他最令人感動的是“雖然他是大教授，但他毫無架子。”

4月19日下午,祝贺丘应楠教授荣誉退休活动暨理论化学学术报告会在华盛顿DC天主教大学(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America)化学系会议厅隆重举行。天主教大学化学系师生,丘教授的学生、同事和友人近四十人出席了庆祝活动和报告会。由该校赠予的纪念铜匾上写到:

“天主教大学表彰丘教授在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杰出成就。丘教授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赢得了国际性的声望。天主教大学的学者们对丘教授深表敬意,对丘教授的学术成就深感钦佩,并致以最美好的祝愿”。赖善桃博士代表丘先生的学生们赠送了一个写有“化学泰斗,诲人不倦”的纪念铜匾。丘教授还收到了许多来自海内外的贺信贺电和礼品。

丘应楠教授曾在台大就读。1960年获耶鲁大学博士学位。1964年移居华府,先后任天主教大学化学系助理教授、副教授、教授,并担任该系主任十多年。曾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芝加哥大学、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和德国普朗克大学做访问学者和访问教授。丘教授是一位卓有成就的科学家。他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在分子角动量理论、振动光谱理论、

群论、对称性理论、C60的空间对称性理论和超导理论等方面都作出了开创性的成果。他先后培养了12名博士,发表了128篇论文,获得了许多奖励。由于他的研究成就,先后被选为美国物理学会和美国化学会的FELLOW。1986年被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院士。

丘应楠教授1986年被母校聘为名誉教授。他曾多次到母校讲学,同张乾二教授领导的理论化学研究组建立了科研合作关系。母校曾多次派人到丘教授领导的研究组访问进修。他的学生中有多位毕业于厦大。

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张乾二教授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院长万惠霖教授向丘教授发来了贺电。他们在贺电中对丘教授对厦大的贡献和对他为赴美学习的中国学生和学者的帮助深表谢意。

出席这次庆贺活动的厦大校友有赖善桃、田中维、黄文秀、刘伟敏、戈宝纯、傅志东等。

(傅志东 撰文 田中维 摄影)

天主教大学举办活动祝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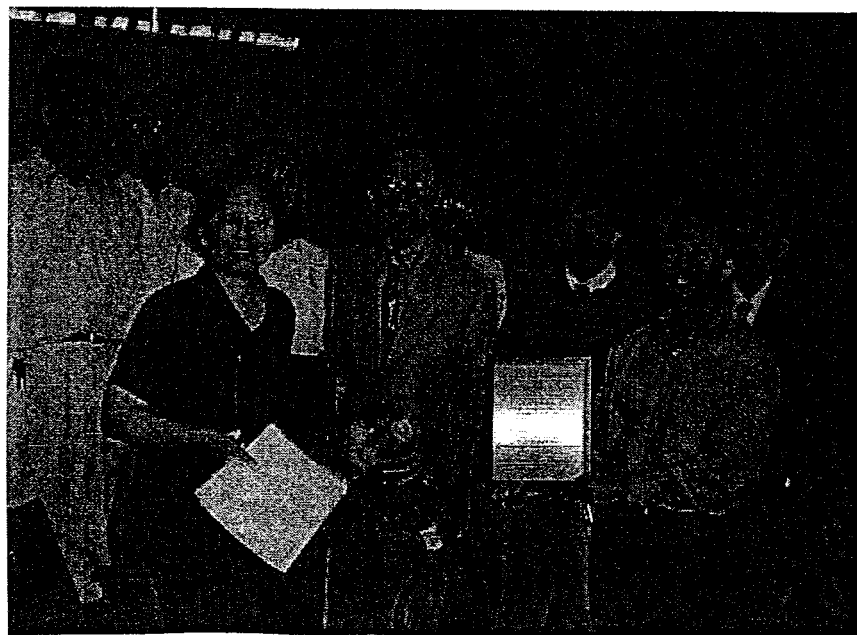
中研院院士、母校化学系名誉教授

丘应楠教授荣誉退休

在理论物理和理论化学方面贡献卓著

长期担任天主教大学化学系主任

帮助过许多厦大在美学子



丘教授和他的家人、部分同事和学生祝贺会上

前排中为丘教授

左为丘太太周侶雲教授

丘太太也是一位理论化学家,于去年退休

和

蔡悅詩相識是我人生里程中一次珍貴的知遇。這次相識是那麼偶然又巧合，恍如上天突然給廈大派來一位“天使”。1997年10月9日中午，（亞洲金融風暴肆虐），我在廈大逸夫樓與外文系教授及老同學用餐，身邊有個人說：“另一邊有一位蔡悅詩女士也從泰國來的，她對學校貢獻很大。”我想到底她是誰呢？於是擠里人團，祇見一位長者，“亭亭玉立”，戴一副學者的金絲眼鏡，面貌清秀，雍容高貴。我惊奇地說：“泰國出了個無名英雄，我怎麼會不知道呢？”蔡悅詩笑著說：“我是學姊，你是學弟，相差十二屆，怎麼認識呢？”

我們异地相識，非常高興！當時我似感到生命中有了寶貴的發現。我們各自介紹：我是61級英語系畢業，她是49級外文系後轉教育系畢業。我們一見如故，想不到共同長期居住泰國，近在咫尺，卻似遠在天邊。真是相見恨晚，有如唐李賀所云：“相逢白頭莫惆悵，世間無人長少年。”

廈門的十月秋高氣爽，令人心曠神怡，蔡悅詩學長撿在這個季節來到母校主持廈大嘉庚樓群開工典禮，在隆重的儀式上講話（講話內容見泰國校友特刊創刊號10頁）。她和她的夫君丁政曾學長捐獻貳千萬人民幣建21層高的頌恩樓。前此他們已捐建了一座七層“建文樓”，以其先尊命名。開工典禮結束，蔡悅詩來到餐廳，以榮譽級友身份參加47級畢業50周年聯歡宴會。剛好我也選在同一天為我在外文系捐建的教學電腦室開幕儀式剪彩。禮成後進入餐廳，與四十年來首次集體重返母校的二十幾位（現居香港）61級英語專業同學歡敘。就這樣我和蔡悅詩意外相識，是巧合，更是緣份。

我們和母校有訴說不完的因緣情結。我們深感母校培育之恩，自然而然心中有了默契，產生一個心願：“我們要同心協力，建立廈門大學泰國校友會。”這共同的心願使我們結成友誼，而“友誼產生了力量”。

回返泰國後，我們四處尋訪廈大校友，又向學校索取名單。找到是拉差虎龍園主人張祥盛、張祥裕兩兄弟

，從這一線索逐個找到了20多位60年代在校學習的畢業生，後又尋到了許瑜、黃麗生、孫振榮等廈大海外教育學院函授生，通過他們又逐步聯系上30多位。校友當中一些是泰華文學作家、作者、有經驗有名望的中醫生、學校教師、工商企業家。最後在東方書院會議廳成立了首屆泰國校友會，大家推薦蔡悅詩為主席。

“友誼是精神的默契，心靈的相通，美德的結合。”（彭威廉，英國哲學家）

當年，蔡悅詩主席由於丁政曾久病纏身，自己俗務繁多，年事也高，祇同意任期一年為限。所以屆滿時，她便堅決讓位後輩，我被推薦為主席。在校友會理事們的共同協助下，三年來大家齊心耕耘，會員從50多名，發展至今100多名，前景令人振奮。

蔡悅詩退居二線被推薦為“常務名譽主席”，仍然熱心指導會務，關心校友。校友給蔡悅詩學長尊敬的稱呼是“蔡大姐”。蔡悅詩大姐是個有實力的工商企業家。她閱歷豐富，思維敏捷，待人誠懇，處世踏實，謙虛平易，性格爽朗，談笑風生。在我眼里，她是個高素質高品格的女強人。

校友是緣份，友誼要互相扶持。我與蔡大姐，我祇是一片淡淡的雲，烘托著晶瑩的月。

蔡大姐默默地奉獻，名不經傳，她生命的價值，將與事業永存。

真摯的友誼，使人生充滿熱情。我們為校友會工作，從此生活內容更加充實。我們生命的余年會更加快樂，但願別人的生活能因為有了你和我的存在而更加美麗。

“結交朋友是在一念之間，友誼卻是慢慢成熟的果實。”（亞里士多德）

珍貴的相識相知，在人生道路上常常是稍縱即逝的機遇。

（作者為泰國校友會理事長，原載泰國校友會慶祝母校80周年特刊）

我和蔡悅詩相識相知

■ 陳漢濤

在美國十年

■ 曾璧中（弘慈）36 中文

一、前言

我的前輩或同輩到美國留學的，總是三、五、七年就回去，很少超過十年的，而今我已來了十年，雖然幾乎走遍五十個州，但，因為看不懂英文報刊又沒有美國朋友，可以說對美國的情況，還是不十分了解，現在祇將自己印象最深刻的幾件事，作簡單的敘述。

二、福利

一九九一年我和老伴移民美國，按移民局規定：三年內不能申請任何福利，但我這八十歲的毫無積蓄的中國移民，一旦有病，以美國醫療費之昂貴，不是等死，就得“走人”。可幸，一到美國，我五兒海寬（昭孟）就車載我到各地游覽，道經紐約，見到先我一年來的老同學李詠棠，他說他來到就領到公費醫療卡，叫我也去申請，回到亞特蘭大，就真的領到了。醫療解決，其他就沒有什麼更可怕的事了。

我在佐治亞州亞特蘭大五兒家住了一年多，便遷居加利福尼亞州的屋倫廿一街的老人公寓，當時報每月收入為六百元，按規定房租占 30%，為一百八十元，又硬性規定每星期要吃五頓晚飯，每頓七元，兩個人每月又要兩百多元，那時我祇有兩個兒子在美國，他們也來美不久，收入不丰，且有負擔，有人了解我這種情況，便說，來了三年，可以申請救濟（稱 GA，當時規定要還的）和糧食券，又經過屋倫華人服務社代為申請拿到。但 GA 和糧食券，不斷減少，而領老人金（稱 SSI，為最高的老人福利）則三年變為五年，五年變為非公民不能領取。五年過去了，我申請入籍又久久未見面試，不得已申請領取老弱殘障的 SSI，經政府指定的醫生檢查，我和老伴都屬殘障，批准領取，同時給我夫婦每天六小時的老人服務、批准遷住十三街一間更為適合的大酒店改的耆老公寓，又不斷供應老弱病殘的乘車票，從此，衣食住行完全解決了。

三、台灣二二八冤案之平反

一九四五年日寇投降，台灣回歸祖國，我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派任宣傳委員會政令宣傳組組長，（各縣設有政令宣導室）又由省行政干部訓練團聘任該團教官。不料，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台灣人民反對國民黨的統治，全台起義，三月九日國民黨

軍隊登陸，宣布戒嚴，大規模殺人。十一日台灣省行政長官兼台灣省警備總司令陳儀以奸偽首要曾璧中領導暴動之誣陷，令憲兵駐台特高組祕密逮捕槍決。（見台灣《總統府檔案》第一百一十九頁及《行政院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第三章和第四章）同日逮捕的省教育處副處長宋斐如、台大文學院長林茂生、華南銀行董事長陳火斤、新生報總經理阮朝日、以及和我同案的國大代表林連宗、省參議員林桂端、李瑞峰等兩百多社會精英全都未經審問，即行槍決，類似情況有案可查的前后就有一千多人，我則見了面就給我免脫。盡管過了四、五十年，台灣人民依然冲破禁區，不斷喊冤要求平反：一九九二年二二八四十五周年紀念期間，美國銷售最廣的《世界日報》于二月十一日及二月廿二日兩次用四大版登載題目叫做“國府二二八調查報告摘要”屢稱：“奸偽首要曾璧中如何如何，”因為羅織的罪名太大，引起各地的親友震驚，于是我寫了一篇叫做《台灣二二八給我的災難》長文，在美國及台灣各報刊發表，台灣省文獻委員會的《二二八文獻補錄》也載入此文，（直到去年《二二八紀念館館訊》第廿三期及廿四期也還刊載此文。）引起台灣各方面極大注意，一九九七年二二八五十周年紀念期間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董事會經過周密調查，在第十六次董事會會議上通過“撤銷對曾璧中的誣陷，賠償名譽、健康及財產損失新台幣一百五十萬元”的決議，并在二月七日台北的《自由時報》、《新生報》刊登《公告》、《行政院公報》第五卷第三十五期匯名刊載。一直到去年二二八紀念期間，還在台北市二二八紀念館閉室展覽有關我二二八的檔案、材料，可見台灣當局對二二八還是十分重視、認真做了許多工作的。

可是，如果我，人不在美國，能夠知道四、五十年后台灣當局還大張旗鼓為二二八受害受難者鳴冤昭雪嗎？能夠看到報紙有關我“奸偽首要”的報導嗎？我又能

夠寫文章為自己辯白嗎？又能親到台灣看到許多有關自己的材料嗎？都不可能，都不可能！

四、入籍

我一到美國便看到共和党人提出非公民要取消一切福利的報導，其中影響最大的是醫療，此間看病，光是門診也得收一百几十，如動手術，則几萬、十几萬、几十萬，更是平常事，因此本來打算不入籍的一百多歲的老人，也不得不入籍，但入籍須經過英文面試，除個人資料一百多條外，還有美國的歷史、憲法、政府組織、各級行政人員等等又有一百多條，還要當面寫出考官說的一兩句話（寫不出即使口頭答齊全，也不會通過）住夠十五年可以考母語的，考官也可以問到你答不出。所以要入籍，除了答得出，寫得出之外，還得考運氣。我來美國五年就入表，卻等了兩年才輪到面試，我對個人資料和什麼美國歷史等等，天天到几個人籍班去讀，考官也夸獎我答得很好。但兩長年的煎熬，也夠嗆了。

我在美國，一切問題都順利解決，人不入籍本既不成問題，但我在香港的三兒海燕（華航）及其高中畢業的子女也移民美國，本既由其五弟申請，但要十多年，由公民的父母申請祇要一年多。所以我宣誓取到公民証的當天馬上趕到郵政總局將三兒及其子女移民美國的申請表寄給移民局，一年多就來了。

三兒一到美國，他五弟便提出兄弟一齊到父母身邊團聚。二〇〇〇年五月廿七日：法國的四兒、佐治亞州的五兒、聖地牙哥的六兒和我附近居住的大兒、香港來的三兒以及他們全家都齊集屋倫，這是一九六三年一月在廣州我全家被強迫拆散以來的三十多年父母兄弟第一次大團圓，加上他們的妻兒子女，熙熙攘攘，如非他們兄弟團結友愛，克服一切困難，焉能有此！

五、疾病

來美國后，入過三次醫院，做過兩次手術：一次是一九九三年佐治亞州的泌尿科醫生說我是前列腺癌，由五兒每天載我去放射，（廈門大學校友蘇林翹教授也曾陪同）三十多次后，說“好了”，但一九九四年再檢查時，卻說“未好”，下身麻醉剷除，祇兩天就撥掉膀胱導尿管叫我出院，直到半年，血尿不止。此次有老伴及卞建芬教授關照，沒有生活及語言方面的困難。其后轉到講中國話的醫生那里，每天個月打一次說是防癌針。去年三月又再血尿，插入膀胱檢查，未服藥而血止。關於我前列腺癌的問題：出國前曾在廣州最負盛名的腫瘤醫院和華僑醫院多次檢查，都說有綠豆這麼大的東西在

里面，不是癌，所有醫界朋友都說不要理他。到美國先找到的一位中國醫生他也同樣說有小粒的東西在里面，也沒說是癌，而后來找到的美國醫生檢查有兩個月沒通知，我到加州才通知是癌，要我回去治療。本來和平常人一樣好好的，但放射以后疼痛、血尿也來了。已然放射說：“痊愈”，為什麼不久又說：“未好，要剷除”如果一開始就剷除，不是我可免二遍苦嗎？這些，真使人費解！

二〇〇一年因頭暈，去檢查，說動動脈硬化，要開刀，但同樓有一個人就是這樣開刀而下身癱瘓，因此引起家人的極大震動，在聖地牙哥的六媳佩璇精通英語，她向醫生詳細了解后，主張開刀，六兒也向單位請假乘飛機來屋倫陪我入醫院，手術期間大兒父女、三兒及其子女，每天都來醫院，聽到消息的親友楊憲行夫婦、林嘉秀、賈偉如等紛紛前來探視。法國的四兒、佐治亞州的五兒也打電話一直打到醫院送休頭。幸得手術成功，並無后遺癥。

但有一次入醫院卻是十分荒謬的：那次是我到三藩市回來有點頭暈，去找姓張的家庭醫生，他略略檢查之后就說：“你會變成植物人”、“要有思想準備”，并詢問有何意見，我說：“我這七八十歲的命是賺來的，早已置生死于度外。”她隨即叫救急車，把我送往醫院，但經檢查說並無植物人的象征，也沒有什麼病，第二天就叫我出院。為什麼這個醫生要耍這個花招？我百思不得其解！一出院我就換過另外一個家庭醫生了。此外，說我頭上生瘤，又要開刀，因穿刺檢查無癌細胞，沒理他。

以上三次住醫院以及無數次的看病，都是公費，如果要自己出錢，即使我的兒子們傾家蕩產，還不夠支付呢！

六、后語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這是宋朝楊萬里的一首詩，盡管許多宋詩還都沒有選它，但還是得到許多人的欣賞的。（胡适和雷震在台灣就屢屢向人推荐這首詩）我這年逾米壽多災多難的老人，竟能屢次戰勝死亡，到達自由自在的美國，就象堂堂沖出前村流入汪洋大海的溪水一樣，經過多么曲折，多么艱難悲壯啊！

[2002年1月19日夜一點半曾璧中（弘慈）寫于美國南加州聖地牙哥六兒家]

懷念母校與發揚英華精神

——英華建校 120 週年校慶慶典上之獻辭

蘇林華（48 級 機電系）

前 言

1881 年英華書院成立，47 年間均由美國傳教士主持校政。廈大與英華關係之開始密切，則始自 1928 年，即舉國上下要求收回教育權之時。英華向廈大林文慶校長邀聘時任廈大教育系教授之陳芝美博士為“鶴齡英華中學”校長，承允後、陳教授於是年初就任英華之第一任華人校長，遂銳意改革、並延聘海外學人及廈大畢業生為教師；他任職廿年間，使英華成為福建省首屈一指之中學。

如眾所周知，廈大之名校友中出身英華者，有學兼中外之鄭朝宗教授；及曾任廈大美洲校友會理事長之李聯歡博士（英華 42 級，廈大 47 級）；廈大薩本棟校長之兩公子支漢、友唐（支漢已逝世，支唐於 1949 年畢業英華後，留學美國得博士學位，現執教 Florida 大學，並為中國科學院之海外院士）；另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先英華、後廈大者有曾融生（英華 42，廈大 46）、闕端麟（英華 47，廈大 51）；又，泰國僑領，捐建廈大 21 層最高樓頌恩樓及七層建文樓之丁政曾（英華 44 級，廈大 48 級）等均是雙重校友。

解放後、1951 年間，英華為政府接辦而為福州二中，五易其名後，1993 年 11 月改名為福建師範大學附屬中學，現為福建省最優秀之中學，今年十月二日曾舉行其一百二十週年校慶，則亦源自 1881 年之英華書院。名數學家陳景潤院士係先英華、後廈大；廈大之現任校長陳傳鴻博士則出身於師大附中（英華繼承者之校）。

1988 年時，英華老校友另辦“英華英語學校”（初、高中），後加辦“英華學院”（先“外國語”，後“職業”）；現之張聰官院（校）長為廈大 1955 年物理系畢業生。

2001 年 11 月 17 日英華舉行其 120 週年校慶慶典，筆者有幸承邀獻辭如下：

演 講 稿

今天，是我們英華母校建校一百二十週年大典之日，我，私立鶴齡英華中學 1944 年群生級畢業生蘇林華，是美國校友，也是泰國校友，謹以至誠向母校恭賀華誕，敬祝英華千秋萬歲！福壽無疆！

現在讓我們回顧一下：母校誕生於 1881 年 2 月，清光緒七年之時，由美國基督教美以美會（也稱衛理公會，Methodist Church）所創辦，初名英華書院，由於曾得到當地福利洋行張鶴齡先生慨捐巨款辦學，所以到了 1923 年學校改制時，就在英華中學上方冠以其名，稱為“私立鶴齡英華中學”，英文名稱仍是“Anglo-Chinese College”，簡稱“A.C.C”。

1881 年到 1951 年之七十年間是“私立英華”時代；1951 年到 2001 年之五十年間是“新英華”時代，但在 1951 到 1988 之卅八年間，英華之名被沒，但英華之實仍在。

1988年在老英華校友們推動下，成立了“英華英語學校”，其後又成立了“英華外國語學院”，也就是今日的“英華職業學院”——它們繼承了、延續了英華的盛名，“英華精神”得以重現！然則什麼是“英華精神”呢？這可以英華校訓“爾乃世之光”得到答覆：在戰時洋口校舍之一的福州會館前方小廣場的牆上便漆有斗大的“爾乃世之光”五字，以半圓形之狀圍繞著一把火炬；四年多前，我從海外回到福州，曾專程地到了倉前山探訪新、舊英華；在舊英華初中部原址處（即現之“福高”）還可看到英華初創時的鶴齡樓、鐘樓、教堂（禮堂）和施教室等；至於新英華，也就是“英華英語學校”，從校門處朝內看，就可在對面牆上見到“爾乃世之光”五個金字——正是，“英華精神”得以薪火相傳！

“爾乃世之光”固然是源自聖經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四節上，然而它卻是放諸四海而皆準的人生指針。它便是：

“你們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隱藏的。人點燈，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燈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們的光也當這樣照在人前，叫他們看到你們的好行為……”（註1）

“You are like light for the whole world. A city built on top of a hill cannot be hidden, and no one would light a lamp and put it under a clay pot. A lamp is placed on lampstand where it can give light for everyone in the house. Make your light shine, so that others will see the good that you do……”（註2）

講到“英華精神”，不能不提到八年抗戰期間，母校內遷時所創的“洋口精神”，也就是“洋口的英華精神”。這和我今年（2001）四月參加廈門大學八十週年校慶時所知，廈大為紀念戰時在薩本棟校長領導下，在長汀八年之刻苦奮鬥精神而提出的“長汀精神”相似。現在容我以本身之體驗，舉出一些實例，並回憶一些艱辛的往事：

當年同學們多半來自福州，其時為防日軍深入，較寬的路都自動破壞了，留下的只有小路；幸好其時閩江的水位很高，汽船和鼠船都可上溯至南平，大約需時兩、三天，從南平到洋口也有汽船可通，上行也得一、二天。大家多是自帶乾糧，夜裡如能在船上坐著睡也算不錯了；有人在中途峽陽處停泊時，上岸到當地衛理公會教堂打地鋪，第二天清早回船；也有人把大件行李寄在船上，夜裡從山間小路走到洋口。如果汽船遇上淺灘，乘客全須下船在沙灘上或狹徑上步行；船則由船夫拉縴而上。

記得大約高二下時，陳芝美校長（博士）去福州開會，回程時船破了，他也掉到水中，幸虧有同行者相助，才能拉著巨繩上岸。事後才知，他是去福州向董事會辭職，經挽留才回任；因此全校師生發動，在林吉樓的上山路旁，面對著蜚江之處，建一芝公亭以為紀念。柱上有對聯，即：“山秀當前起，波長不盡流”，那是陳衡庭老師寫的，他也是本級顧問，“群生”之名是他代取的，級訓“自強不息”也是他定的；本級級友們是六十年前入學高中部，57年前畢業的。

戰時在洋口，三餐還能有米飯，比起福州鄰近各縣學校之以什糧充飢、或缺糧回榕好多了。但為配合廚房作業，大家要輪流監廚，以控制米源和採購；遇到從上游船運到的木柴，每塊重四、五斤，須動員一百來位同學從河邊以接力方式上坡幾十公尺，再平

移幾百公尺入廚房，這樣我們確是“自食其力”的了！

住的方面，多是舊會館或民房改造成的，以致通風不良及潮濕，所以各種虫、虱、老鼠或瘡蚊易於生長，同學們雖都帶有蚊帳，但只要略現小破洞或帳門不密，就被蚊叮，於是就“打擺子”（即瘧疾），同學中十之八九都得過這病的。我高一上時在汀州會館（膳廳）旁的宿舍住，隔兩排床的級友李演給跳蚤叮上了，得到鼠疫，死在校內的哲明醫院內，驚動全校，於是校方要同學們打預防針，由德國逃離希特勒魔掌的猶太籍校醫衛安納親自打針，但針頭共只四、五只，所以只好把用過的針頭在酒精燈上很快地燒一下，便算消毒了。

由於同學們簽名給校方，要求疏散回鄉三週，校方也可全面消毒一下，大家都帶上書回家自修，回校後不久便大考了。大考期間，遇到福建全省幾十年難得一見的大雪，奇冷。但瑞雪兆豐年，因此大家對抗戰之最後勝利更有信心！

至於夜間自修，高中曾有過八班，每八天輪上一夜、在某級教室掛上汽燈，其他時間就只好自點煤油燈，但貴一點，所以多半自備桐油碟，在裡面放上桐油，插上一兩根燈芯草，每四人拼成一方桌子，勉可看得見！

我們為抗日而有軍訓；打綁腿、穿草鞋行軍是司空見慣的事。軍訓檢閱固然是要走到順昌縣城去，甚至畢業旅行也得先走到順昌縣城，然後走到將樂縣，才再走到玉華洞探幽去；途中夜間還得演出抗日話劇。參加畢業會考，更是全程冒著大雨，依然穿草鞋、打綁腿、戴著斗笠、背著書囊，走上幾十華里到順昌縣城應考兩天，挑去的棉被有一半都被大雨打濕，也將就地在衛理公會之教堂大廳上打地鋪，還得抽空溫習功課。會考完畢，我們慶幸可以搭鼠船下航，不必再走路，可是第一條船坐了大部分同學，固然安抵洋口，但第二條船則觸礁沉沒，我們一位級友游泳脫險，但同行的丘英三醫師等十幾人全淹沒在水中，可知當年的行旅是多麼艱難和危險；時至今日，校方之有丘英三獎學金，便源於此。

我們這一代真可說是：在苦難中長成，在大時代洪爐裡鍛煉出來的！這些努力和奮鬥有什麼成果呢？請看英華校史初稿，或看今年六月，鶴齡英華繼承者之一的公立“師大附中”刊行的校誌中第一章第一節，在第一頁上所登的如下：“1944年國民政府教育部評審嘉獎全國私立優良中學，福建全省86所私立中學，獲嘉獎的五所（含兩所職校）英華中學排名第一。”這正應了我在洋口八角樓上聽到陳校長所引用之一經句：

“流淚撒種的，必歡呼收割！”

“We cried as we went out to plant our seeds.

Now let us celebrate as we bring in the crops.”（註二）

身為1944年應屆畢業班的我們群生級友們，當以此感到無上的光榮，就是曾在洋口服務的教職員們，和在洋口畢業的前班五四級、力學、七七、流星、天雞、更生、驚濤級，後幾班的蒼蔚、成淵、日新、南薰、求是、嚶求等級也必引以為榮！

我們希望“英華精神”、“洋口的英華精神”得以傳播至永遠——君不見，今日的洋口中學，為紀念戰時英華在洋口的奮鬥精神和對地方上的影響，特地改名為洋口英華中學，其校內就有英華苑、英華亭、芝公樓和芝公像等，可知影響之大；在福州現有英華英語學校，和從英華外國語學院演進而出的英華職業學院。正是，鶴齡英華中學戰時

在洋口撒下種子，現雖自身消逝，但新的英華代之以興。這正應了另一經句所說的：

“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裡死了，仍舊是一粒；
若是死了，就結出許多子粒來。”

“A grain of wheat that falls on the ground will
never be more than one grain unless it dies.
But if it dies, it will produce lots of wheat.”（註2）

我們懷念起陳芝美博士來：1928年他應英華之聘，辭掉廈門大學教育系教授之職，出任英華有史以來之第一任華人校長，並主持校政達廿年之久，使母校成為福建省首屈一指之中學。他曾為華人收回教育權而開創新局面，他在艱苦八年抗戰中，遷校順昌縣洋口鎮，領導我們排除萬難，向前邁進，使英華聲名大振，他也保護著新中國成立前的地下份子；他的家庭化教育、他的愛心教育、他鼓勵教師們獻身獻心於英華的楷模，都使我們終身難忘！但很不幸的，在他後半生的廿多年中，他被人誤解、錯判，受到不該有的磨折，以致鬱鬱以終。不過在他逝世七年後，得到平反，也堪可告慰於其家人和英華校友們。

我們也不忘記鶴齡英華的第二任校長林觀得博士來；他現年老體衰，記憶力也差了，住在師大醫院裡，幸有專人照料，但我們仍惦記著他。

我們感謝鶴齡英華時代的校董會和教職員們，也感謝新英華的校董會和兩任院（校）長，代理校長和教職員們的努力與貢獻；相信在現任張院（校）長領導下，必使英華前途更為光明，“英華精神”更為飛揚！

對於1988年後新英華出來的畢業生和在校生，我希望你們能夠繼往開來，為母校創出新的榮光來。記得三年前，我在廈門大學77週年校慶升旗儀式中對數千在場學生所說的一句話，今也寄望於你們，望各位持著“今日我以英華為榮，明日英華以我為榮！”的心態，為之奮鬥，朝之邁進！

我也記起校歌中一句：“百年樹人，十年樹木。”這原是源於管子的“一年之計，莫如樹穀；十年之計，莫如樹木；終身之計，莫如樹人！”我們感謝母校把我們這些幼苗栽成大樹，把眾生栽培成可造的人才。師長們的諄諄教導，使我們如坐春風之中；母校往昔的榮光和今日的奮進，也像春機之萌發，欣欣向榮！

今逢母校一百二十週年華誕之時，謹錄一位智者之金石良言，以獻母校，以勉校友：

“春天，不是季節，而是內心；
人生，不是歲月，而是永恆！”

我謹以發自內心的深情，敬祝英華母校在“爾乃世之光”的照耀下，千秋永恆，萬歲無疆！（我謝謝各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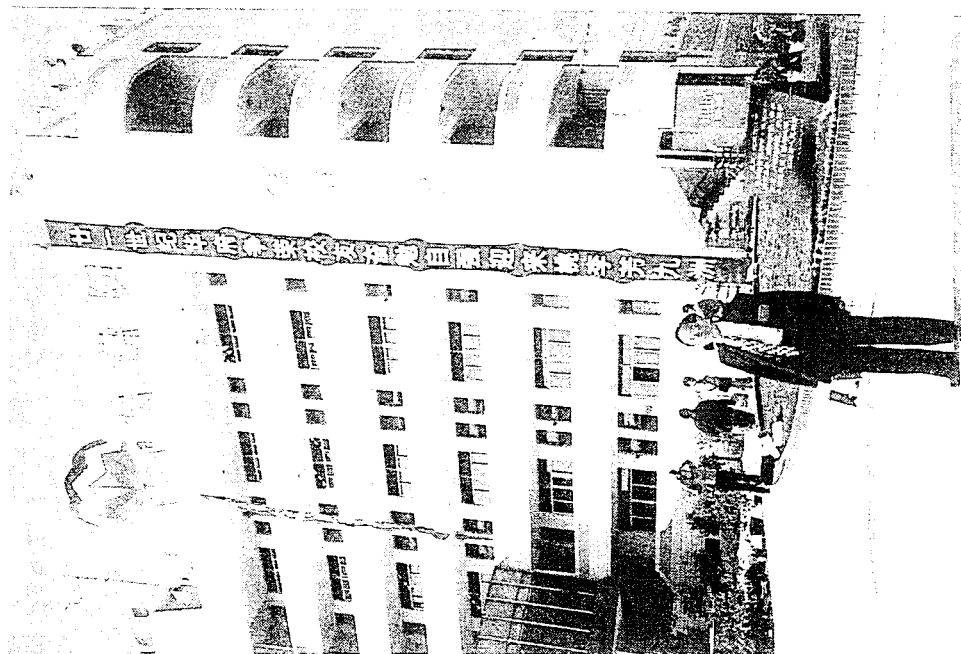
（註1）錄自香港聖經公會印發之“新舊約全書”

（註2）錄自“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印發之“Be the Best Bible.”

——2001年11月17日於福州城門鎮浚邊村英華職業學院。



蘇林華在英華建校120週年慶典上獻辭 (2001年11月17日)



蘇林華在福州英華（職業）學院之教學樓前。
(2001年11月17日)

這麼稱呼你轉眼已是二十年了。二十年來從中國的南方到北方，從世界的東方到西方，我們相依相守，同心同德地走過來了。

認識你，更要追溯到三十年前了。那是在舉國動蕩的年代，命運把我們從兩個不同的城市帶到那個邊遠的鄉村中學，在那裡開始了我們的初戀。但那是情感禁錮的年代，中學生的相戀是不能被社會接受的。不說別的，就是多說幾句話，引來的流言誹語就足以讓人抬不起頭來。我們只能默默地把愛埋在心中默默地進行愛情長跑。

從相識到十年後步上紅地毯，我們幾經周折和分離，幾乎擦肩而過，也險些分手各奔前程。但最終我們還是走到一起。我想這就是緣份。緣份不可抗拒，有緣份才能天長地久。

二十年前，我們一起從大學畢業。一個簡單的婚禮之後，便帶著兩箱書籍和兩套被褥北上，開始了艱苦的創家立業。我們的大女兒在北京那間僅容的下一張床，一套桌椅的小屋裡度過她的嬰兒期。我那時每天上下班需要搭乘兩小時的公共汽車，接送女兒、做晚飯的任務都落在你的身上。那時，我們那兩份見習期的薪水，連一輛自行車都買不起。每天，你得走三十分鐘的路程去取回政府配給女兒的兩瓶牛奶。電視對我們更是奢侈品。我們的娛樂是在晚飯後，帶著女兒散步，聽她念新學的兒歌，教她背唐詩宋詞。生活雖然清貧拮据，卻最讓我留戀和回憶。人生都有一個讓人難以忘懷的時刻。我最難以忘懷的時刻應該是每天我從北圖下班，搭乘公共汽車下車時，看見等候在車站的你和女兒，是當女兒張開小手扑向我的那一刻。那種一天的疲勞頓掃的感覺，那種甜美和滿足，是沒有什麼物質生活可以相比的。

你到加拿大攻博士學位，我和大女兒前往陪讀。這期間，我們的小女兒也來到了人間。小女兒的誕生，給我們這個在異國它鄉漂泊的學生家庭帶來了許多樂趣，也帶來了許多挑戰。我們一家四口靠著一份微薄的獎學金度日，經濟上、體力上都沒有任何外援。小女兒的哭鬧在一居室的公寓裡顯得格外響亮。你只好把自己關在衛生間裡完成博士論文。加拿大的冬天寒地凍，而你每天天不亮就騎輛舊單車頂著風雪

去系里，為得是能搶先用上那時為數不多的電腦。我和大女兒則常常拖著一個裡面坐著小女兒的雪橇，在冰天雪地中步行去超市購物。留學的生活是艱辛的。然而，我們相互扶持、相互安慰，生活總是充滿甜蜜和溫馨。你以加倍的工作，超人的毅力和滿身的凍瘡在最短的時間內獲得博士學位。因為你知道，只有盡快結束學生生活，我們家的生活才能得到改善。

博士後來到美國，十幾年的歲月流去，留下的是奮鬥的腳印和成功的篇章。在創下十三個專利之後，如今你已是主管一個公司的總裁兼主要執行長。我們的大女兒以出類拔萃的成勳進入首屈一指的普林斯頓大學。小女兒也絲毫不遜色于姐姐，正努力爭取成為姐姐的校友。我們在美國的土地上創家立業，曾幾何時只是夢想的，如今已成為現實。

在這奮鬥與成功的道路上，愛，是我們的動力；理解是我們的支柱。愛和理解貫穿了我們二十年的生活。在風起浪涌的日子，你可以毫不猶豫的向我拖付內心的沉重，我也可以毫無顧慮的向你訴說心底的愁悶。在風和日麗的時候，我們也可以共享生活的樂趣和成功的喜悅。幾十年來，你始終如一的愛我，呵護我，寬容我的任性和有時的無理。我為了家庭中斷了事業，成為全職的家庭主婦。我的舊日同學中有些淺薄庸俗之輩竟因此不肖

和我往來。而你則大事小事家事公事都和我討論，征求我的意見也開拓我的眼界。你鼓勵支持我不斷的接受更新知識。你告訴我，我是你的支柱，是你和孩子們成功的保證。我知道，我毫無保留的為這個家付出了我所有的愛，我也清楚我同樣得到這樣的愛。人生還有什麼能比全心全意的愛一個人，又能得到這個人全心全意的愛更倖運的呢？因此，當舊日同學相聚時，我會自豪的告訴他們，我是一個成功男人的妻

親愛的老公

莊小瑛

（81屆外文系）

當飛機離開鷺島，沖上藍天時，我的眼淚就象開閘的水一樣洶涌而出！耳邊響著弟弟那六歲兒子的聲音：

“你們永遠不要再回家了！”獨生子女，眾星捧月，這次回國，我那活潑可愛一歲多的小女兒，奪走了爺爺、奶奶對小皇帝的部分愛，小皇帝的心理失衡了，童言無忌，才說出那樣的話。盡管是童言，卻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家，何處是我家？離國八載，帶著滿心的蒼桑，回到了祖國的懷抱，心里的感受真是一言難盡。時光匆匆，眨眼又將離去，透過模糊的淚眼，望著那越來越遠的家鄉，沉浸在一片傷感中。12歲的大女兒瞪著疑惑的雙眼不解地望著我。孩子，你哪知道母親的心哪！三歲多就離開故鄉的她，故鄉在她的腦海里也許祇是一片模糊的記憶。這次回去特意帶她到過去住過的地方，指著那昏暗的半地下室告訴她，這就是我們曾經住過的地方，可是令我大為失望的是她的臉上我祇看到一片漠然。沒想到，當我們踏上返美的飛機時，她卻掩飾不住那心里的歡呼和雀躍。這使我深深感受到，家，在我們這第一代移民的心中與在美國長大的下一代心中是截然不同的概念。

去年春節聯歡晚會上一曲《常回家看看》，觸動了我心底那根最敏感的神經，我才深深感覺到家無時不在牽動我的心，這使我下定決心回家看看。盡管那時中國使館被炸，中美關係緊張，弟弟特意從國內打來電話，讓我三思而后行。可是我還是義無反顧地踏上了歸程。

常回家看看

■ 欣音

在香港飛往廈門的飛機上，我信手翻開了《廈門日報》，忽然憶起在廈門大學讀書時，在《廈門日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那心里的激動。回到素有南方之強之稱的母校廈門大學，學校廣播站的廣播，把我拉回到那逝去的歲月。讀書期間在學校廣播電台做編輯的情形歷歷在目，當我漫步在寬敞的海濱大道時，當年讀大學一年

級站海防哨時的小樓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棟棟漂亮的花園別墅。想當年那十八九歲的女孩槍栓不會拉，刺刀不會上，扛著一把大槍在刺骨海風中，傾聽著被黑夜包圍的濤聲。站崗放哨

，那心中的驚恐真是刻骨銘心，終身難忘！記得那年在芝加哥一聚會上，閒談中談及當年站海防哨的情形，身邊一人對我說，當年他也正在金門服兵役，當時我心里咯登了一下，如果那時兩岸交戰，我們豈不成了你死我活的敵人，哪會象今天一樣站在一起交談……回家的感觸真是太多太多了，在此真是一言難盡，在此，祇能信手摘取几片記憶。離家八載回到故土，盡管有許多的不適，但有機會我還是想回家，因為那里有生我養我的土地，有關心我愛我的父老鄉親，異國他鄉漂泊的坎坷，心靈的創傷祇有回到故土才能得到療治。別了，故鄉，但我定會常回家看看的！（寄自達拉斯）

【編者注：作者在去年上半年就將本文寄給編者。因編者的疏忽，致使文章未能及時發表，謹表歉意】

（接上頁）

子，是一對優秀女兒的母親。我沒有輝煌的事業，然而我所愛的人了解我的奉獻和價值，這就使我很滿足了。

在我們結婚二十周年的今天，我僅以此文為紀念。我要告訴你，我對你的愛與日俱增能有這樣刻骨銘心的愛，我已不枉此生了。我的身體面臨許多挑戰，但有你堅實的肩膀可依靠，我無所謂懼。牽著我的手，親愛的老公，我要和你同舟共濟，相依相守，在人生路上再走幾個二十年。

给你的歌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
永不停留 永不回头
才能编织出华丽的面容啊
不露一丝褪色的悲愁
我爱你只因你已远去
不再出现 不复记忆
才能掀起层层结痂的心啊
在无星无月的夜里
一层是一种挣扎
一层是一次蜕变
而在蓦然回首的痛楚里
亭亭出现的是你我的华年

再見，死神

謝平（止云）（82 屆化學系）

[編者按：謝平同學 1982 年畢業后任職廈門環保研究所。1985 年移居香港。先后歷任中國新聞社香港分社攝影記者、香港中報記者、香港明報記者、香港商報記者及編輯、新香港月刊採訪主任、台灣中國晨報駐香港記者等。2000 年 8 月不幸被診斷為腦轉移瘤，癌癥晚期，并因此辭職。醫生當時預言祇有半年的生命。近兩年來，謝平同學以頑強的毅力和病魔進行搏鬥，以積極樂觀的態度面對驟然降臨的厄運。她的病情牽動著海內外同學們的心，她的精神更讓大家深深感動。本文敘述的就是她患病以來的心路里程。

謝平同學有是一位卓有成就的攝影家，其作品多次在國內外獲獎。她有一個幸福的家庭。她的先生和兩個女兒（12 歲和 8 歲）陪伴著她在京治療。她的病情仍然十分嚴重。關心她的校友可在本文末找到她的聯系電話和 EMAIL 地址。]

你一次次降臨
我的左邊，我的右邊
然後輪到我了
你的魅影，突現眼前

半載相約
竟擦肩而過
你喜怒無常的背影啊
不知何時再見

瀟灑點吧，死神
性急的我，不喜拖延
要么，攜手同往
要么，再見

再見了，死神
讓我們道聲再見
讓我們慶賀自由
哪怕几天，几月，几年

再見，再見不會太遠
生死相約，誰能赦免
但我不再畏懼
你貌似猙獰的臉

再見，無論何時再見
我們都不再陌生
我們已是朋友
本該坦誠相見

再見，再見的一天
讓我們握手微笑
在你的冰清世界
穿云掠霧，化歸無限

這一天，竟在奔波中匆匆度過。我甚至沒想起，這一天正是半年前醫生預言的，與死神的約會之日。就這樣和我擦肩而過了？！

半年前，我的右手突然癱瘓，核磁共振掃描診斷結果：腦轉移瘤，癌癥晚期。診斷當天，我就被推進了手術室。醫生預言，可能祇有半年的生命。

手術后 20 天，我知道了一切。那段時間，我正在接受全腦放療，緊接著，將是醫生建議的全身化療。已是 8 月底了，我和丈夫正為兩個孩子即將開學而傷腦筋，想了幾個方案，丈夫都不置可否。最后，我堅持讓丈夫帶她們回香港上學，我自己可以應付隨后的治療……

“可是，關於你的病情，你希望知道一切嗎？”
“當然。一切。”

“毫不保留？”

“毫不保留。”

“不論什麼結果，你都會冷靜接受嗎？”

“我想可以。”

“那好，我一直覺得應該告訴你，一直在選擇時機，希望你能慢慢接受它。你一定要冷靜……”

就在這天，丈夫緊握我的雙手，慢慢告訴了我一切。

盡管我早已猜到是惡性腫瘤，盡管我也設想過種種最壞的結果。但晚期、轉移、半年！真如驚雷一般轟響！死神，就這麼不由分說降臨我的眼前。

我震驚、哭泣、不相信！……腦子里除了兩個年幼的孩子，一片空白：“孩子呢？孩子怎麼辦？我不要送走孩子，我要天天和她們在一起！……”

然後又是絕望的痛泣……

好在，這樣的時刻很快過去了，我安靜下來，靜得出奇——一種無可形容的寂滅與寧靜。就像一個月前，我第一次看見CT掃描的圖像，看見頭顱里那團可怖的陰影……那時，人必須放棄一切，去對付可怕的疾病，還有生死未卜的將來。

全腦放療開始了。在堆滿醫療器械、陰氣森森、毫無生氣的放療室，在醫生與親友包圍的病房，我一遍遍自問：難道就這樣躺在病床上，不停地治療、等死了？難道，再也不能直面天地，活生生地呼吸自然、擁抱自然了？！不！不！這不是我的風格，我不能這麼度過最後的時日。外面的天地自由寬廣，我怎能被無望的治療困在醫院，困鎖病床，直到衰弱而死？不，不行。我宁愿死在旅途、在家里、在孩子身邊……就是不能在醫院、在病床！我不能改變死亡，卻可以改變這之前的每一天、每一刻。

那些日子，我掙扎、猶豫，和醫生爭論，尋求中醫中藥……最後，我決定中斷放療也拒絕全身化療，開始服用中藥。同時，開始我最後的旅程。

兩個孩子送到南方父母的身邊。我逃離醫院，與丈夫乘火車一路南下……

盡管祇做了五次全腦放療，離開醫院後，我的頭髮還是無情地掉光了。放療剛一周，梳頭稍用力便帶下一團團發絲，一用力就能揪下一把頭髮。幾天後去發廊洗頭，頭髮邊洗邊掉，沖水時所有頭髮糾纏在一起，根本就理不清了。洗發小姐束手無策。我干脆起身說：“別洗了，剃光算了。”與其看著它們一點點掉光，對著它們傷心哀悼，還不如快刀斬亂麻，事先買好的假發正好可以派上用場了。

那是兩個女兒離京前，陪我去商店買的假發。

“媽媽！你可不要光著頭，太可笑了！”那天，兩個

孩子在商店里爭著照鏡子，試假發，作鬼臉，樂得前仰後合。

9月中旬，我和丈夫一起，開始旅行、讀書和靜修的歷程，那是我夢寐以求而難得的、真正的生活。旅程中，終於來到心儀已久的魯迅故鄉，我為水鄉水道的堵滯枯干、為百草園的徹底荒蕪（種菜）而悵惘……每個新的一天，經歷的每一件事，見到的每一個人，都有帶來點點感悟，讓我的胸懷，我的心性，更加寬廣無礙。沒有壓力，沒有競爭，沒有欲求，沒有困擾，祇有自然或不自然的天地萬象，祇有每天的點滴感動……我的整個生命狀態，情緒與氣色，幾乎煥然一新。

在它們的心境下，死亡的陰影淡化了，死神那猙獰可怖的面目似乎漸漸遠去。我和親友都為此感到高興和安慰，甚至有點樂觀起來。

術後三個月，復查結果：癌瘤明顯縮小，未發現新的病竈。

回到老家廈門，我們決定在這裡安頓下來，兩個孩子正在這裡上學。幸運的是，我們很快租到一個安靜舒適的小院，正巧是《小城春秋》作者的宅院。小院的感覺好極了，仿佛回到光著腳的童年。每天，呼吸著熟悉、潤濕的小城氣息，沐浴寧靜溫暖的陽光。庭院里茶花

盛開，新種的黃玫瑰亮麗耀眼，花苞累累……

半年過去了。我竟還好好的活著。真是太棒了！我學太極，做家務，照料孩子，仿佛恢復了往常的活力，除了右手仍癱軟無力，我像常人一樣和家人去爬山，在海灘看孩子堆沙，和老同學聚會敘舊……疾病和死亡的陰影，像天上偶然飄過的一片烏雲，不覺間，消失無蹤。

當我把術後半年的復查結果告知北京腫瘤醫院的蔡教授，他警告說，你必須馬上化療，無論癌細胞是否已經轉移，你都必須進一步殺滅它。因為，腦瘤的復發期是三到九個月，如果等到復發再治療就太晚了……

或許，我應該再次拒絕化療，應該相信中醫扶正祛邪，全身調理的理念，並堅持服用中藥，堅持打太極、靜坐靜修、增強體質……

或許，奇跡將會出現。

但如果，兩三個月後癌瘤真的復發，是不是最終難逃化療一劫？而最終，一切都將無濟於事，癌魔將很快吞噬一切，直到我衰弱而死？

我不知道。

祇知道，我不再拒絕無常，也不再強求結果。

祇知道，我所有的痛苦與感悟，所有已發生和即將發生的一切，都不會毫無意義。

祇知道，無論發何，我都必須做點什麼。乘著春日的陽光，萬物正在復蘇，死神悄然遁形……不管我還有多少時間，我不能祇是躺在搖椅上沐浴陽光，祇是消極地享受這短暫而虛幻的健康與寧靜……

也許，我應該開始另一個里程：一方面繼續我半年來的放鬆與靜修，閱讀與感悟；一邊用我殘損的，然而不是完全無用的頭腦與雙手，為這生死交匯的一頁記下點什麼，為我四十年的生命中，那些苦樂與感悟，那些曾經在心中縈繞不去的一片片疑雲一頁頁碎片，理出點清晰的脈絡……

對於死，我其實已並不陌生。我或許不害怕死的威脅。但我怕的是變得衰弱不堪，不得不終日困鎖病床。怕的是失去意識，失去自制力，以致不能清醒地，安靜地，有尊嚴地死去……我告誡自己：上蒼賦予人精神和意識，它們理應保持到活著的最后時刻，乃至肉身死後的靈魂狀態。身體可以崩潰，但不能意識崩潰。這意識，並非祇是狹隘的自我意識，而是對自己，對人與人，人與自然，對生與死，對宇宙和上蒼清醒的“觀”與“化”，也就是透徹的融合與寧靜。

這是我遭遇身心的痛苦與死亡之後，一直在尋求的境界。

于是我開始用左手的指頭，一個字一個字地，在電腦上敲敲打打……

很快到了南方的初夏，也是術後的第八個月，這意味著我比醫生的預言多活了兩個月，而且似乎正在逐漸康復，除了右手仍軟弱無力，體力較差，容易疲倦外，可怕的腫瘤似乎已被伽馬刀及中藥破壞和控制。我決定去北京復查。

復查影像顯示，我的左後腦靠近腦干的腫瘤，出現水腫復發跡象，右腦又發現一個新生彎月形陰影。我依然不情願馬上住院化療，決定回到小城兩個孩子身邊。

4月底，我一個人踏上南下的火車，平靜地享受這也許是最后一次的、一個人自由自在的旅程。盡管前景渺茫，但比起去年第一次遭遇死神時所處的絕望困境，現在的我已能放鬆心情，慶幸自己此刻還能一邊旅行，一邊回憶過去一年多的種種遭遇。望著車窗外不斷變換的景色，我多么希望，有一天又能背起相機，投入自然的懷抱……

就在我憧憬夢想快實現的5月，腦腫瘤復發了。我剛剛和小城的朋友擬了一個計劃，到國外旅行、攝影、展覽……但恐怕永遠無法實現了。這一回的癱瘓，不是肢體癱瘓，而是陣陣強烈的暈眩，很輕易地就把我擊倒。

我再次坐上輪椅，被推進手術室。腦殼再次擰上四個銅釘。等待伽馬刀手術的一個小時，麻藥似乎不太管用了，其中一個接近太陽穴的釘子，扎得我直掉眼淚。總算熬到結束了。不過，這回奇跡沒有出現。我還是頭重腳輕，整日昏睡。

几天後，因感覺腦血管疼痛，到天壇醫院找吳升平教授診治。他說，我的血管沒事，並批評我睡得太多，鼓勵我多走動，多活動。他當場示範了幾個動作，說：“不要怕暈，頭暈也得做。要知道，你現在多活一天都是賺的，應該繼續努力，活的更好。”他又誠心誠意，說了許多同情與關切的話，讓我和親人們很受感動。

多虧吳醫生的鼓勵，自那天起，我就天天掙扎起床，扶著牆走動。

一個親戚幫我找到教郭林氣功的田老師。田老師帶來幾個練功有成的學員，鼓勵我一起練習。我搬往朋支借給的京郊九台莊園。這裡交通不便，生活不便，去醫院要花一兩小時，菜食須由親友代買代送。但這裡有我最渴望的安靜、綠色、清新空氣。我決定刻苦練功，背水一戰。

9月底的MRI報告說我：左後腦水腫區擴大，右腦頂出現兩大塊新的陰影。腫瘤在腦中有擴散趨勢。不過，對這一切，我已不再恐懼恐慌，祇是一絲淡淡的遺憾了。

2001年入冬後，我的右腿尤其右腳掌、右膝麻痺無力，日愈加重。又上不了那三級台階了。也許，腫瘤暫時控制住了，但各種後遺癥陸續出現，右腿會不會完全癱瘓？腫瘤還會復發嗎？何時復發？我還能活多久？……都是未知數。我不想讓自己腦袋空虛，或胡思亂想，整日祇是坐等吃飯睡覺，于是再次打開塵封數月的小電腦，用兩個尚有些許力量的中指，一個字一個字，敲打些有用無用的文字。一年累計下來竟已敲打了幾萬字。朋友看了大加鼓勵，問：準備寫多少？沒準備，也不知道，或許寫到死吧。

12月的MRI報告有喜有憂，幾個舊病灶水腫消退，名醫李先生的中草藥初見功效，但腦子右前方又發現1.5厘米大的新病灶。

考驗接連不斷，也有軟弱想放棄的時候。但最終我都抱定既積極又順其自然的信念，面對新的一年，面對未知的未來。

原文約5萬字。《中國婦女》刊載時因篇幅所限，作了一定的刪改。特別感謝：謝過夫婦尋找該期刊並復印、傳真至母校；依照該傳真件，許晨及同事以最快的速度輸入計算機。(原載化學系78級網站)謝平同學的E-Mail為<zhiyun318@sina.com>電話：廈門592-2028843，北京10-84818426

記得抗戰期間在長汀就讀廈門大學時，有一次去旁聽周辯明教授的英語課。周教授說一個故事：“薩本棟校長英文名字叫 Adam，當年在美國留學時，在一次社交場合中向一位年高望重的女士自我介紹說：

“Madam, I'm Adam.”周教授在黑板上寫下這一句子，並說明這一句子的特點是按照每個字母排列，自右向左也是和原句一樣，也就是倒過來讀也能成句。當時曾引起同學們極大興趣，其實這是著名的一句英語回文，我想可能是周教授為提高學生興趣，杜撰了這個故事。

“回文”英語叫做 Palindrome，是指一個單字或名詞或句子，順讀倒讀都可成立的，英語單字中順讀倒讀仍是同一字的有：civic, deed, did, gag, level, madam, noon, peep, refer, rotator。人名則有 Eve, Anna, Hannah, Otto 等。順讀倒讀有不同意義的有：are (era), live (evil), nap (pan), time (emit), trap (part) 等。謝玉銘教授提到荷蘭克寧奶粉 Klim 是 milk 的回文。

英語回文句子還有一句比較著名的，假托是拿破崙晚年自嘲的句子：

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按拿破崙對俄戰爭失敗后被放逐 Elba 島)

現在將一些簡單易記的英語回文句子分列如下：

Did Anna say as Anna did?

Ma is as selfless as I am.

Niagara, O, roar again.

No lemons, no melon.

Nurses run.

Red root put up to order.

Ten animals I slam in a net.

Was it a rat I saw? (這句用 cat 或 bat 亦可)

King, are you glad you are king?

Dollars make men covetous, then covetous men make dollars.

后兩句是以單字 (word) 為單位的英語回文。

德語的回文詞句也不少，單字像 Ehe, Tat, Ebbe, neben, neuen, nennen, Rentner 等，還有复合名詞像 Marktkram (市場小店)、Lagerregal (倉庫貨架)、Regallager (貨架倉庫) 和 Reliefpfeiler (浮雕支柱)，后者含有十三個字母，是外文中一個最長的回文詞。

德國哲學家叔本華 (Arthur Schopenhauer) 曾造一句回文，發表后引起各界熱烈回應，一時出現回文句子達二十余句之多。他的句子是：Ein Neger mit Gazelle jagt im Regen nie. (意譯黑人牽羚羊，無畏在雨中)。我國漢語文句中“主詞”“受詞”不像西文那樣有字形的變化，所以回文的句子比較多，例如：人求事、事求人；龍生龍、鳳生鳳；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等等。多年以前上海某報社曾以“上海自來水來自海上”這句回文作為上聯，公開征求下聯，應征者甚多，佳作不少，其中一幅是“京北輸油管油輸北京”。

回文順讀倒讀并列成一聯的例子很多，像“友情濃似酒，酒似濃情友”、“新作妙驚人，人惊妙作新”、“厄進輒成詩，詩成輒進厄”、“客中愁度空長日，日長空度愁中客”。清代北京“天然居”酒樓懸有一副回文對聯“客上天然居，居然天上客”，傳說乾隆皇帝以此聯為上聯要臣下們對出下聯，紀曉嵐對出“人過大佛寺，寺佛大過人”，后來有人對以“僧游云隱寺，寺隱云游僧”似乎更佳。

我國各名勝風景區常有回文對聯。廣東湛江德鄰里聯“我愛鄰居鄰愛我，魚傍水活水傍魚”，表現鄰里和睦的美德。湖北雞公山有“斗雞山上山雞斗，龍隱岩中岩隱龍”也很有特色。廈門鼓浪嶼魚脯浦的一副回文聯“霧鎖山頭山鎖霧，天連水尾水連天”把山霧迷蒙水天一色的美景表現無遺。

鏡銘是我國最早的回文。那是在圓形銅鏡四周刻上字句，字字可以起迄回環。六朝時鏡銘有“鏡發菱花淨月澄華”，又有“象物徵神朗月澄真”順讀倒讀各成八句且都合情理。鏡子之外，茶具上也常有字字為起迄的回文妙句，像“清香味永”四字，任一字開始順讀倒讀都有其意義。

回文詩是我國特有的文字作品。它將漢字遣詞造句獨特奇妙之處發揮得淋漓盡致，古代文人中精于此道者頗不乏人。

我國文學史上第一位回文詩作者，大家都認為是蘇慧。她是南北朝前秦苻堅時秦州刺史竇滔之妻，曾作璇璣圖，以 841 個字排列成為 29 個字的方圖，回環反復地讀可得詩二百余道。她因丈夫斷其音訊，送去此圖，竇滔看了大受感動，把她接到任上去，夫妻和好如初。

說“回文”

■ 嚴家揆(奧地利)

士模胞兄八秩大慶抒懷

小少同胞又同窗，老大為緣各西東。
洛台為里遙相隔，心有靈犀每相通。
昔年遊歷空事後，九州馳騁爭時光。
輾轉忽即勝利至，移師寶島獲收忙。
平生取直需者風，不可不談頭尾宏。
宿志未遂懷自怨，尚有手足識相同。
前程歲月多可期，主裡相愛必然豐。
吾人天相神有許，永生在望光華茫。

黃士煌于二〇〇二年二月十一日

黃士煌學長為胞兄士模八秩華誕所作詩

南北朝南齊王融作春游詩，其中“池蓮照曉月，幔綿拂朝風”倒讀為“風朝拂綿幔，月曉照蓮池”也很优美。

唐宋以來不少詩人制作回文詩詞來逞奇斗巧，王安石作有“碧燕”、“泊雁”等回文詩，蘇東坡也是個中能手，“蘇東坡全集”中刊出的回文詩有“記夢”、“游金山寺”等達十余首之多。

唐末徐寅作福州回文詩：

輕帆數點千峰碧，水接云山四望遙。
晴日海霞紅靄靄，曉天江樹綠迢迢。
清波石眼泉當檻，小徑松門寺對橋。
明月釣舟漁浦遠，傾山雪浪暗隨潮。
潮隨暗浪雪山傾，遠浦漁舟釣月明。
橋對寺門松徑小，檻當泉眼石波清。
迢迢綠樹江天曉，靄靄紅霞海日晴。
遙望四山云接水，碧峰千點數帆輕。

作者目睹閩都的山川寺院等景觀以別致的构思烘托了福州城的風光引人入勝，反讀仍然是一幅福州的風光畫卷。

宋人李禺寫了一首丈夫思念妻子的回文詩：

枯眼望遙山隔水，往來曾見几心知。
壺空怕酌一盃酒，筆下難成和韻詩。
途路阻人離別久，訊音無雁寄回遲。
孤燈夜守長寥寂，夫憶妻兮父憶兒。

此詩倒讀是：

兒憶父兮妻憶夫，寂寥長守夜燈孤。
遲回寄雁無音訊，久別離人阻路途。
詩韻和成難下筆，酒盃一酌怕空壺。
知心几見曾來往，水隔山遙望眼枯。

變成了妻子思念丈夫的詩，這可稱為夫妻互憶的回文詩了。

年前閱報喜悉母校廈大七十五周年校慶期間有七座大廈奠基開工，級友丁政曾蔡悅詩夫婦繼“建文樓”之後又捐建“嘉庚樓群”中最高的一座。“廈大建大廈”為面向二十一世紀的發展奠定良好基礎。

我家下一代學成後分往外地工作，祇有老二一家在奧地利，和我互相照顧。“老二陪二老”這和上面一句“廈大建大廈”都是回文，一笑。

鄭朝宗先生在惠安

■ 53 屆中文系 樊石年

鄭朝宗先生是繼余謩老先生后出任中文系系主任的。一九五一年下鄉參加土改，他和我被分配在同一個組里，成為惠安縣六合鄉土改工作組成員。全組共七人，由二名區干部帶隊，一位鄉婦女干部，另四位就是陳清電、王炳楠同學，鄭先生和我。在此期間，我們師生四人，住在鄉政府，這房原是一位地主保長的家，四周是花崗岩石牆，還有向外射擊用的槍眼，庭院內西側有口水井，東側有一棵金桔樹，挂滿了小金桔，由青變黃，臨秋金色閃閃，滿樹碩果累累。正房是個客廳，客廳后就是我們的臨時臥室，東側一床，就是鄭先生和我睡的西側一床，即是陳清電和王炳楠同學睡的。在惠安的日子里，我和鄭先生同吃、同住，而且睡同一張床，成為忘年之交，情同手足。在惠安半年多的光景，全組攜手奮進，團結和睦，相互關心，遇事共商，相互合作，難分彼此，情深誼長。鄭先生是長者，又是系主任，但和我們在一起從不擺架子，真是平等相處，和顏悅色，循循善誘。現在，鄭朝宗先生已離我們而去，但几十年前的音容笑貌，依然活現在我的腦海里。鄭先生從精神上時時伴隨著我的生命歷程，他是我尊敬的一位師長。

鄭朝宗先生為人耿直，坦誠待人，教誨同學，幽默風趣，在艱苦的生活中，樂觀向上。他常教導我們要與祖祖輩輩的農民相比，安心樂觀地度過那日日夜夜，並悉心地觀察體驗農村生活，支持並同情翻身農民。他看到農村有一點進步，總是默默地贊許，由衷地高興。他是一位追求進步、擁護革命的良師益友。從他祇身由倫敦返回動亂中的祖國，積極投入廈大的教育事業，不難看到他的赤膽忠心了。鄭朝宗先生雖離我而去，但他的為人處世，人生風範卻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使我終生難忘。他是我崇敬的楷模。

鄭朝宗先生愛憎分明，疾惡如仇，對封建的宗法社會尤為痛恨，對受壓迫的婦女深表同情。我們下榻六合鄉的當天，婦聯主任就給我們介紹了不久前尚有十六名婦女集體投海自盡的悲慘事件。她們手挽著手，憤不欲生，泣不成聲，一步步由淺灘走向深海……她們死于荒

誕的舊婚俗，新娘結婚后第二天就要返回娘家，直到生了孩子才能再回婆家，與丈夫共同生活。這種封建舊婚俗的怪誕要求，逼死了千萬善良婦女。新中國第一部婚姻法的實施，才扼制了這種遺風陋俗。農村中自由戀愛，才悄悄興起。鄭朝宗先生深切同情

惠安婦女的悲慘遭遇，衷心支持政府打擊封建余孽，除弊革新，移風易俗的革命舉措。在農村生活了几个月后，有位同學與鄉婦聯主任相戀上了。因當時土改隊紀律規定不許隊員談戀愛，鄭先生語重心長地勸慰，並講了他在英國劍橋大學與皇室的一位公主熱戀相愛的故事，終因門戶不當未成眷屬。他這段倫敦浪漫史的自白，給我們留下了極深刻的啟發。鄭先生言傳身教幫助了這位同學，肺腑之言，真是啟迪人心靈的鑰匙。

鄭朝宗先生克己奉公，勤儉節約，身為表率。我們在惠安時，每天吃的是地瓜熬大米。說是地瓜熬大米，一碗里面，既找不到成塊的地瓜，也見不到多少大米，稀糊糊的一碗，喝上二、三碗，算是一餐交代了。鄭先生和我們同吃一鍋的飯，從未聽到有任何怨言，或提出任何要求。鄭先生常啟示我們，農民辛勤勞動，終年食不裹腹，我們又能為他們做些什么？吃這些，還不是從他們嘴里扣下來的？真是言簡意賅，情深意邃啊！鄭先生帶領我們自覺地熱情地投入土改鬥爭。他還以當時農民人均三分六厘地為例，水田不多，丘陵地、山坡地祇能種些地瓜、花生，收穫有限，生活怎能富裕呢？還以當地一位地主為例，僅用三畝半地，加上放了些高利貸，即劃為地主。這是閩南的特殊地理、歷史條件。鄭先生對我們的關愛和教育，總是以身作則，遇事默然相當，深思熟慮，從不多言。常使我們體其意，察其情，深領其教誨。

每當我回憶起惠安農村生活時，總是與鄭先生切切相關地聯系在一起。早晨起床，汲同一口井的水，洗臉嗽口，又吃同一家農戶鍋里的飯，飯後走在阡陌小道上，談笑風生，苦樂與共。一天的奔波勞累，晚間又在同一舊榻一休憩。一伸腿，一翻身，總是體溫相遞、融樂相聚的。先生坦蕩之人生，無負於他人。先生驚嘆人世的冷暖，涉險世途的艱危，飽經風霜，而今已走完了人生的旅程，終可安息于九泉矣！

家父鄭朝宗遺事紀略

■ 鄭天曜

新中國成立伊始，父親放棄了英國倫敦劍橋大學種種充裕的學習生活條件，沒有求取博士學位，就于一九五一年二月首批歸來報效祖國。入境時，海關人員對歸國留學生所帶的行李物品基本免檢，祇詢問几句就放行了。而父親帶回的除几大箱英文版文學書籍外，便祇有路過香港時買的兩塊最普通的手表。抵故鄉福州后，山東大學和廈門大學都前來邀請，父親決計受聘于母校廈門大學，出任中文系主任，于是一家人離別榕城，來到鷺島安家。

初入廈大，我們寓居南新村七號樓。一大一小兩屋小間的做了父親的書房和客室，大間的便是一家六人的起居室。書房木質地板，下面是底層住戶的廚房，每到夏季，樓下烹煮熱氣蒸騰，進入書房內就如同行桑拿浴一般。就在這陋室里，父親開始為新中國效力。那時，除擔任系主任外，他還兼職廈大工會主席和市文聯主席，並參加過惠安土改運動，任工作隊大隊長。他終日忙于校內系里的工作，每天早晚不著家，一旦得閒歸來便即刻步入自己的書房，或接待來客商談公務，或潛心攻讀、辛勤筆耕。有一年暑假，為了給廈大學報撰寫論文，他特地借用了經濟系一位回家探親教師的單身宿舍，日出而作，日落不息，身居斗室之中，讀遍了魯迅的雜文作品，而后寫成了長篇論文《偉大的人格和風格》。那年夏天，我們與父親同在校園內，近在咫尺，卻幾乎整個暑假沒見過他。轉瞬間到了冬天，春節臨近，母親油炸了一鍋甜，因怕孩子們吃了上火不消化，就端入父親的書房中。那里父親正在讀書，食之甘甜味，于是邊看邊吃，也不知自己吞食了多少，待到母親忙完了廚房事再次進入書房時，惊奇地發現那一鍋油已告罄了。為此父親還鬧下了胃疾。其讀書做學問的入迷程度如是。

繁忙的工作使父親無暇參加業余休閒活動。在我的印象中，作為工會主席，他祇在教工俱樂部玩過一次康樂球，在國光樓前的場地上打過一次排球。祇見他站在網前，靜等別人傳過球來，然后兩手合抱，將球“推”

過網去，看球出了界，便搖搖頭，無可奈何地淡然一笑，信步走出了場地。

父親這樣終日忙碌著，往往數月之內難得和我們說上一兩句話，更難以顧及我們的學習。祇在每學期末經母親的多次催促，他才將我們的成績單匆匆掃視几眼，輕輕說上几句敦促的話。有一次母親讓他為我評改一篇作文，他也難以撥冗抽空，后在母親的催逼下，才喚我到書房中將作文指點了几句，成為當時僅有的一次口傳面授。

為了工作，父親肯為系里的教師爭職稱，求待遇，為中文系聘新人，加經費，在這些事上，他理直氣壯，敢說多做。李拓之老師剛從北京來廈大就職時，校和系的其他領導人原擬評給講師職稱，父親認為不妥，上下奔走陳說，勇于負責，為他爭個副教授的名份。而對自己的職稱評定則緘口不言，全然不放在心上，聽憑組織決定。父親有老一輩知識分子廉潔的美德，一生中從不向組織上提出個人待遇上、生活上的任何要求，故從五六年首次評定職稱后，數十年中他的工資級別始終未曾上調過。當我們逐年長大后，一間房睡六個人已過於擁擠不便，而父親依然緘口不向總務處提換房的要求，后經總務處方處長建議于陽台上加蓋一間小屋，才得以多一間栖身之地。

五七年之后，在逆境中，他被免去了一切行政職務，清閒下來了。然而積數十年養成的泛舟學海、治理學問的嗜好是不會因此放棄的。不能寫了，他就讀，每日在家中手不釋卷。除了中文書籍外，從英國帶回來已塵封多時的原版文學作品也逐一翻出閱讀。不久，國家進入三年困難時期，家中六人的开支僅靠父親每月八十元生活費。當時廈門古舊書籍門市部曾出價二千元欲收購父親珍藏的英文原版書籍，這對生活拮据的我們不啻是一筆可觀的收入，但父親嗜書如命，仍不舍得鬻書度日。

攻讀之余，他便整理資料，書寫筆記，制作卡片。那時我們已遷居大生里廈大職工宿舍。一個酷暑炎季，我從學校放假回家，看到父親坐在破沙發上，身著背心短褲，將親手摘錄的厚厚几疊用舊講義背面制成的卡片鋪在地板上分門別類整理。他俯首彎身，時時扭動著腰腿，在窄小的地面上排紙片，一張張地重新歸類，分置成數疊。這項工作延續了一周后便訴說腰部酸痛，大概就是醫學上所稱的腰肌勞損吧，當時沒有就醫的條件，也就祇好讓其自愈了。後來，父親整理的資料用中文系

資料室名義編成了《中國歷代文人、作家論文學》，以油印的形式供系里內部流傳使用。

每當他讀書心有所感時，便會放下書本向我們娓娓道來。于是，這一時期我們就經常能聽到他的話語了。談古今中外文人作家的成功之路，談治學的正确途徑，談教學上的丰富經驗，談科學的施教方法。談文學，講教學，這方面的話題他常能興致盎然滔滔不絕地一連說上幾個小時，使我們當時作為他少數的幾個聽眾深受啟迪，獲益匪淺。有一回，父親談到中文系最難上的一門課是中國當代文學作品選讀。系里一位業務素質和口語表達能力都堪稱上乘的教師擔任這門課，學生仍然不滿意，意見紛紜，任課教師也深以為苦惱。他說，這種課教師滿堂灌學生洗耳恭聽，學生一定不能滿足，覺得“水份”甚多。應當倒過來，不由主講教師一言堂而讓學生唱主角展開課堂討論，當學生將作品分析到六、七成時，老師再給他們添加上三、四成，學生就滿意了。他又說，現代漢語語法和文言文教學中應力求“一次過”，第一遍就應當讓學生聽懂，掌握住重要的知識點，切忌含糊帶過，待到學生疑惑不解時，再來重教補講，就事倍功半，效果大為遜色了。這些話對我從事中學語文教學特有啟示。

另一次，講述年青人應當慎重選擇自己報考的專業時，父親主張應根據各人興趣、潛能、氣質來決定攻讀方向。為此，他講了自己當年的選擇：他和伯父從小起就有兩副不同的頭腦，他討厭抽象的東西，伯父喜歡數理化，兩人各走各路，結果證明自己的選擇對路了。對選報文科的青年，父親強調不應忽視“文”字，要下苦功練好一枝筆，能寫通暢雅潔的文字，否則知識雖多而文字平庸枯燥，人家也不愛看。

講到高考，父親說他報考清華大學時是當年該科系唯一錄取的福建學生，語文卷得了滿分，數學卷僅得三分。當時高校招生規定應試各門中如有一科零分就不能錄取，祇要各科不為零，而與專業對口的考試科目成績优异便可以錄取，他僥幸地過了這一關。以後來到廈大就職，一次招生中主持語文科評卷工作，發現一份作文卷十分有才氣，便立即推薦給各位閱卷老師，又請王亞南校長過目，一致贊揚文章寫得好。于是他又急于找數學系方德植教授查詢該生的數學成績，使這位富有文學才華的學生得以錄取，這也是父親愛才重才，對學生抱有真情實感的一個實例。（上）

緬懷鄭師六詠

■ 53屆中文系 樊石年

（一）

拳拳報國心，赤子心難平。
春光迅易逝，秋令碩果鮮。
夢里常會君，醒來孤淚涕。
把酒邀明月，無語問蒼天。

（二）

朝陽沐海浪滔天，曦林鳴鳥催人驚。
崇安風波初靜息，分田平霸仰月星。

（三）

席間同臥數月間，忘年之交情益深。
感嘆人生幾度秋，風風雨雨慶同生。

（四）

朝聆師誨夕敘舊，奔波阡陌聚農舍。
話說中外論古今，述懷故園又新生。

（五）

惠安分田慶相聚，生離死別牽吾心。
常念江河歸大海，永懷師恩教誨情。

（六）

同榻同眠同苦樂，異鄉异地異相思。
忽聞君已仙游去，難了你我今世緣。

2001年10月于多倫多

[原載 1946 屆《級友通訊》第 22 期陳振興學長提供]

點滴在心頭

— 希德姐安息周年

■ 謝雪如（48級 現居美國）

獻》（46級級友通訊19期轉載）一文中深情地寫道：“是他的信給予我無限溫暖和鼓勵，使我能滿懷信心克服病痛。”抗戰勝利次年，希德行將畢業時，天欽專程由昆明來長汀相會。她本無意驚動周圍的人，但還是順從長輩的意見，在匆忙間舉行了簡單的訂婚儀式

希德姐是我們廈大女生的光榮，她在教育界和學術界的成就和地位有目共睹，她生前身后所得到的種種榮譽，實至名歸，無庸贅述。

在我心目中的希德姐，她是那樣的親切熱情，謙和恬淡，與她相處，如沐春風。長汀時代的篤行齋女生宿舍人數不多，彼此都認識，至少名字是知道的。我已經記不起初識希德姐的情形了，也許由於我們同姓，彼此的口音又都帶點京味兒，比較容易接近。希德待人敦厚良善，對我這同姓的小學妹似乎多一分關照和指點。後來我得蒙謝玉銘師母垂愛，和希德姐不無關係。

希德出身科學世家，平生志在科教，對文學也有相當的造詣。當年她得股關節結核，那時還沒有治療結核的特效藥物，祇能用石膏固定，因此造成殘疾。她還給我看過一張鉛筆素描，畫的就是將她困在里面兩年多之久的石膏硬殼。當空襲警報響起時，她被人放在擔架上抬到防空洞旁邊，直到警報解除，才把她送回去。希德敘述時，語氣和緩，沒有不平，沒有埋怨。很難想像她是如何在磨難中修心養性，才達到如此的精神境界。在長達四年失學的日子里，她閱讀了大量書籍，包括許多中外文學名著，良好的文化素養就是這樣不斷累積形成的。

希德的祖母篤信基督，希德自幼生活和受教於教會學校，在廈大期間，她參加教會和團契活動。抗戰勝利之後，我逐漸與團契的契友交往，並去教會聽道。我得到的第一本聖經就是希德送給我的袖珍本《新約全書》。她還在扉頁題了字。這本小書早已失去，遺憾的是希德題的字句也難以追憶了。

我以為希德的故事當中最感人的是她和曹天欽忠貞不渝的愛情。他們在燕京大學附中同學，升高中時，則分別就讀於貝滿女中和育英中學。後來希德因病休學，天欽在內地完成大學學業，並留在西南聯大任教。他們雖長期分隔，卻始終心靈相通。希德在《人生樂事在奉

獻》，當年參加過他們別具一格的訂婚儀式的校友想必都還留有印象。聚會是假陳景磐先生的寓所進行的（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幫忙布置的同學將天欽和希德的照片公開張貼出來供人欣賞，最有意思的是，有人特地將天欽送希德的一張照片背面的字抄錄下來“示眾”：“他很快樂，因為他是德的。”相信那幾天他們在長汀的短暫相聚，也必定是希德最快樂的日子。

謝玉銘先生早年曾任教於燕京大學，謝師母張舜英女士也是燕大出身，希德自幼生活於燕園。他們一家與燕大有著深厚的淵源，自不待言。我常聽謝師母談起燕大的種種趣事，但真正引起我注意，使我對燕大心嚮往之的卻是一本畫冊。事出偶然，我從希德那里看到她舅舅，也就是謝師母的胞弟張天民大夫燕大畢業時的紀念冊，厚厚的精裝本，圖文並茂，給我留下極深刻的印象。當時我就有了這樣的想法：如能到燕大生活，才不枉此生。可明擺的現實是：這簡直是不可能實現的幻想。世間事常出乎意外，廈大畢業前夕，我曾申請入讀南京金陵神學院，但批准入學的通知遲遲不來。學期結束，我不得不趕緊作離校的打算，於是，試著向燕大宗教學院提出申請，沒想到很快就得到答復。48年秋，我終於來到燕園，在燕園生活的三年，是我一生最值得怀念的歲月。尤其因為“燕京大學”已成了歷史的名詞，豈若廈門大學可以堂而皇之地在自己的校園里舉行80周年大慶。

1956年夏天，我到上海，事先沒通報，直接找到希德在生化所的寓所。天欽領我去看搖籃里的嬰兒：“這是我們家的小客人。”多么教人高興。一聽說希德接受新任務，很快就要去北京，把孩子留在上海，不禁暗想，希德高齡初為人母，卻不得不與襁褓中的孩子分離，這犧牲也未免太大了。次日，我應約去他們家共進晚餐，當晚還有別的客人，希德連忙向我道歉，說是臨時有外事活動，她不能陪我們了。可以想見，在往后的日子

怀念趙湘濤

蘇元章（46級機電系現居美國）

一九六二年陳廣業和本人同機來美，巧得很一九六四年廣業嫂趙湘濤和內子也是同機來美。當時廣業在芝加哥工作，退休後來加州定居，我們見面機會就多了。園藝是湘濤和內子的共同喜好，旅遊是廣業和本人研討的話題。去年十二月一日，五家級友在黃士煌新居聚會，十全十美，曾攝影留念，好景不常，不到三個月湘濤走了！他們在墓地早就選定在 Glendale 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該園可稱為全國最優美的墓園，園里有三大藝術作品，一是由彩色玻璃構成的耶穌和十二門徒最後晚餐圖，二是仿造意大利翡冷

翠（Florence）的大衛王石像，三是描寫耶穌上十字架時有關人物的巨幅油畫。

三月二日的追思禮拜由黃士煌主持。參加墓邊儀式的約一百人，除禱告外，大家合唱贊美詩，詩詞如下：

有一地 此日中 更光彩
雖遙遠 我因信 望得見
我天父 在那里 常等待
早為我 備安宅 于里面

湘濤前几年曾平安度過一次中風，這次突然生病，走得迅速安詳，享年八十。湘濤在抗日戰爭中，曾在上海擔任電報員，在地下與敵偽鬥爭。這段經歷，他從未對我們提起，他的遺愛常活在我們心中。

里，類似的活動不知消耗了希德多少寶貴的時間和生命。是否值得，見仁見智。70年代末，我還見過希德和謝師母，可惜沒遇見天欽。往事不堪重提，祇從重新回到她家的老保姆口里知道一鱗半爪，惟有相對唏噓。天欽突破病倒，而且是那種殘酷的病癥，這對希德實在是太不公平了。她沒有被擊倒，仍以多病孱弱之身，堅守教學行政崗位，況且還有比過去多得多的各種各樣的會議以及學術交流活動需要她參與，在在都超過她的體力負荷。記得几年前，伯珍打電話給我，說是希德到華府參加學術會議，她見年高體弱的希德，步履維艱，身邊卻無人陪同照應。伯珍一方面為希德的忘我精神所感動，同時也頗為感慨。我們都知道，希德的為人，祇講奉獻，不求報償，盡量不給別人添麻煩，更不喜歡接受“額外的待遇”。1998年夏天，美國克林頓總統夫婦訪華，當我從當地報紙上看到白發蒼蒼的希德與神采飛揚的貴賓並排就座的照片時，心中真有說不出的滋味。老實說，我絲毫沒有因此為希德感到光榮或高興，相反地，倒有一絲淒涼的感覺。希德去世以後，從級友通訊上才知道，當時被確診為癌癥復發。她自己可以置自身的健康、安危于度外，為什麼別人就不能多給一點體恤？思之黯然。

送別

席慕容

不是所有的夢 都來得及實現
不是所有的話 都來得及告訴你
疾恨總要深植在離別後的心中
儘管 他們說
世間種種最後終必成空

我並不是立意要錯過
可是 我一直都在這樣做
錯過那花滿枝桠的昨日 又要
錯過今朝

今朝仍要重複那相同的別離
余生將成陌路 一去千里
在暮靄里向你深深俯首 請
為我珍重 儘管 他們說
世間種種最後終必 終必成空

篤行仕女趣事多多

——三憶長汀篤行齋

■ 李雪卿

[原編者按：《篤行齋瑣憶》原在本刊第一期刊出，後來再版于《廈大美洲校友通訊》，三版于廈門大學學報現約請作者寫《三憶篤竹齋》，供大家懷舊。]

我在長汀篤行齋住了三年，值得回味的人和事實不少，這是第三次寫篤行齋的故事了。

與貓共餐

篤行齋是由一座舊寺廟（或祠堂）改建的，大門外加建了一排與它垂直的數間寢室，由一堵高牆圍著，那是高年級的女同學住的。我在大一時，有一位高班學姐就住在那一排宿舍。她的頭髮剪成短短的男發式，穿的也是男式長袍，足登男式皮鞋。個子中等，走路時從後面看她倒也像個男生，這種裝束在當時已是很少見了。更有趣的是她在宿舍里養了一祇黑貓，它的毛黑油油的，泛著綠光，十分好看。這位學姐每天從飯廳里帶飯回宿舍里吃。我經常路過她房間，從窗口看見那祇黑貓也跳上桌與她共餐，學姐吃完后黑貓接著吃，吃了后用爪子揩揩嘴，舔舔臉，這時學姐臉上漾起了高興的笑容，有時還咪咪地與貓對話呢。

公雞野炊

我平時不注重鍛煉身體，也沒有什麼體育特長，上體育課祇是應付考試，做到及格而已。在大三那年春季，學校開運動會，有個項目，要求全體女生都參加越野賽跑，當時女生祇有幾十人，長跑的路線是從操場向西跑經一段舊城牆，然後，轉到大街上，由學校的大門跑進操場。同我一起跑的女生，平時大都沒有鍛煉過，比賽時也沒有穿運動服，這樣的比賽不過是讓我們活動一下筋骨而已。我們這些“准運動員”就這樣嘻嘻哈哈地起步，邊跑邊說笑，十分有趣。當我們快跑完舊城牆時，看見馬路了，我就逐漸加快速度，到了大街上，我知道離校門不遠了，咬著牙更加勁地快跑，結果我居然遙遙領先到達終點。但因平常沒有鍛煉，一旦下猛勁長跑，我的腸子好象打了結一樣絞痛，我等不得領獎品，又一口氣跑回篤行齋去休息。長跑冠軍的獎品是一祇大公

雞，還是彭立德替我領回來的。我不但手無縛雞之力，而且不敢動手捉雞，更不談操刀殺它了。這祇大公雞就委托立德替我領回來的。我不但無縛雞之力，而且不敢動手捉雞，更不談操刀殺它了。這祇大公雞就委托立德去處理。第二天，他把殺好洗淨的公雞交我烹調，我也沒有烹調經驗，用了半瓶醬油把它煮熟后，兩人到朝斗岩山旁野餐，紅燒雞的味道還可以，祇是太咸了，爬也累，口渴難耐，好在山上到處泉水淙淙，當時居民很少，沒有什麼污染，我們手掬泉水解渴，山泉倒是比開水還清甜可口呢。

“交友”三部曲

長汀時期，男女生人數大概是 9:1，真是僧多粥少，到篤行齋門口排隊約會女生，已是司空見慣了。根據我們小姊妹日常談話所收集的“情報”，歸納起來“交友”也有“三部曲”。

第一步是排隊約會，請傳達室胖“太嫂”（長汀話大嫂）傳喊某女生。但這樣女生不想交朋友，對太嫂說“你就說我不在”，於是太嫂高聲地笑著對男生說“某小姐說她不在。”聽到的人都掩口而笑。有的男生也學會了給小費，請胖太嫂再度傳呼，兩次三番，為了避免影響宿舍安靜，某女生也祇好出來會見了。

第二步是借書傳信。這對男女同學比較熟悉了，但也不好經常打擾女生，得找個“中介”，於是通過借參考書或聽課筆記，一借一還就增加了兩次見面機會了。以朱保訓教授講的《貨幣銀行學》為例，他坐在講台上慢條斯理地口授，內容豐富，不說一句廢話，幾乎很少板書，所以很多同學記不下來，祇好課后對對筆記，有的男生藉口歸還女生的筆記時夾上一張紙條，邀請她到北山或梅林散步，探討人生真諦。

第三步是開花結果。約會多了，感情日深，正如大文豪歌德所說，那個青年不鐘情，那個少女不懷春（見《少年維特之煩惱》大意如此）。愛情開花結果了，也往往鬧出一些笑話。記得有一次食堂門口貼了大字報，報道在學校邊遠地帶第 15 教室晚上發生的一幕愛情劇，男生看了哈哈大笑，議論紛紛，我們女生不敢站在男生中間看，祇有少數女生在人少時匆匆看個大概，回來傳達給大家聽。那時學校並不禁止談戀愛，有的結婚后租房子同居，有的則奉“未婚有子女”之命而結婚，還是女生倒霉，休學生了孩子后再來上學，男女還是不能完全平等啊！（原載 1947 級級友通訊《同窗行》第四期）

我離開廈門大學，已超過半個甲子了。之後，從東到西，從北到南，又走過許多地方。但走來走

去，似繞了一個“圓”又回到原出發點，為立足于社會生存而搏命，而奔波！而今回首，唉！不覺已是桑榆暮景了。

二〇〇一年四月六日，將是廈門大學八十華誕，喜悅之波濤，又把我心中記憶的小船，帶回到那曾經學習生活過的母校歲月中里去。

當年，我考上廈門大學漢語言文學系，是屬第二志願。這個系在該大學的十幾個系中，是屬于小系。我們這一屆學生不到五十人。男生占絕大多數，女生不到十人，僅占十分之二左右。因此學習好又有幾分姿色的女生，似乎顯得有些“矜持”，甚至“孤芳自賞”了。

廈門大學是愛國僑領陳嘉庚先生創辦的，是全國重點綜合性大學之一。環境幽美，東邊面臨台灣海峽，一幢幢的古雅建築群，浮凸在郁郁蔥蔥的樹海中。我們的男生宿舍就是座落在鳳凰木“擁抱”中——芙蓉樓下。當年的宿舍每間有四間粗笨的雙層木床和四張舊書桌，占去了房間百分之八九十的面積。我是睡在靠窗戶的上鋪位，往窗外探望，樹影扶疏，十分愜意。

一天中午，我正躺在床上看書，卻來了几位“不速之客”。整個寢室只剩下我一個人，我祇好熱情接待：“找誰？”祇見他們笑笑。其中一位圓頭光頂的問：

“生活習慣嗎？”雖然他湖北口音很重，但我還是聽得懂的。而同來的一位年輕人，怕我聽不懂，便像當翻譯似的說：

“校長是問，生活習慣嗎？”一聽是校長，我本能地站得很直，緊張得有點口吃答：“校長，習……慣！”這是我首次見到經濟學家——王亞南校長的情景。我們的宿舍離教室較遠，中間隔著一大片學校的實驗田，連接這兩點是一條直線——紅土小石路。每天我們要往返几趟。我喜歡邊走邊背古典詩詞，邊記外語單詞，有時也喜歡與同伴一起嬉戲，談些系里系外的“小道消息”！

教學樓很別致，牆壁都是花崗岩石塊疊成的，堅固得很，恐怕十二級台風也刮不倒；屋頂與屋檐，兩頭都尖尖翹起，精巧美觀，好像古代的宮殿。我們坐在這樣的教室里，海風吹來，涼爽舒適，勝似坐在冷氣設備的教室里。大學每天上課時間不太多，一般都是四節課，有時兩節課，最多不超過六節課。學校是

提倡全面發展，科科得五分的三好學生。但實際上，一個系里有幾個這樣的“尖子”呢？

我是屬于偏科發展的“壞”學生。對於《文學基本理論》、《中國古代詩歌》、《中國古典文學》、《中國現代文學》等課，很注意聽，很用心作筆記。而對於《政治經濟學》、《俄語》等課，經常開小差。尤其上《政治經濟學》課，是與外語系學生合上大課。我往往坐在最后一排偷看小說。

有時也偷寫小說。記得我那篇《展翅飛向光明》的短篇小說，就在聽課中

“偷”寫的。結果短篇小說在系刊《鼓浪》征文比賽中獲獎了，而《政治經濟學》卻補考了。這是對我人生一次有趣的“嘲弄”。

可能由于我喜歡寫點東西，上大學二年級便被系刊《鼓浪》聘為編輯。當時的主編是劉再復，編委共有十二名。現在還有聯系的，即原中國社會科學文學研究所所長、研究員、《文學評論》主編、現任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席研究教授劉再復，香港詩人、《文學報》主編張詩劍，中國散文家、廈門作家協會主席陳慧瑛，福建《論壇》雜誌社副總編包恆新，廈門大學中文系教授林興宅等。

對於《寫作》課，我是很重視的，覺得讀中文系，就要練好手中的筆，如果手中的筆不會寫，哪能配得上是讀中文系的呢？于是對於《寫作》課中各種文體，喜歡學習，喜歡研究。但也叫我乏味的東西，就是每上完一種文體，老師總要讓學生依樣畫葫蘆寫一篇符合基

本寫法的文章。這實在有時叫我感到頭痛，因為肚子里明明沒有那方面的“料”硬要擠出來，結果全是一些沒有真情實感的“水”，交了“卷”後，也就棄之腦中的紙簍了。

自學時間，我總喜歡“潛”在圖書館里。在那里可以一坐就是地球自轉半圈。我在那知識的海洋里採取不少知識的寶藏。

有一次，我在課堂上讀了《詩經》的《采芣苢》。詩一開頭，就是“采采芣苢，薄言采之”。看了注釋：“芣苢，植物名，即車前子。”對於車前子，我倒熟悉，小時在泰國，跟父母在曼谷市郊——老韭菜園一帶種過草葯。因此，既種過也采過車前子。自然一聯系起來，則套了原詩句：“采采芣苢，吾亦采之”。同時，對“芣苢”能入詩，也覺得很新奇。到了圖書館翻閱《資料索引》一類的目錄，不禁吃了一

心中有座母校

■ 曾心
(泰國)



大學生活隨想

■ 周碧蓮

1978年春，我和許多文革中的歷屆中學生一樣，有幸成為恢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屆大學生。進入大學是我兒時的夢想，我是幸運的，努力和機遇把我帶進了許多年輕人夢寐以求的大學校園。我們這一批大學生來自四面八方，有“老三屆”，有“新三屆”，還有應屆高中畢業生，年齡最大的和最小的相差十幾歲，有的同學已為人父母，非常特殊的一群。我們背負著親人的希望，滿懷熱忱地擁抱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美麗、溫馨、富有南國氣息的校園，還有那火紅的鳳凰木，帶有海腥味的海風，以及那滿山翠綠的五老峰，帶給我們無限的遐想和期待。

四年的大學生活是短暫的，卻是終生難忘的。有成功的喜悅，也有挫折中的失落，還有許多有趣的生活體驗。由於我們是恢復高考制度后的第一屆大學生，老師對我們寄予厚望，滿腔熱忱地向我們傳授各種知識。對我們來說，無論是成功或失敗，他們的每一個眼神、每一句話都是一種關懷和鼓勵。我們中有

許多同學經歷過文革的磨難，上過山下過鄉，有著強烈的求知欲望，有股追回逝去的青春年華的沖動。這種強烈的意識和沖動象一種耗不盡的動力，帶著我們在知識的海洋中遨遊。清晨的芙蓉湖畔留下了我們的身影，校園里的林蔭小道留下了我們的足跡。皎潔的月光陪伴著我們，送走了一天的疲勞，帶著十分的滿足進入夢鄉。或許是因為我們太在乎來之不易的學習機會，我們生怕浪費了一分一秒。或許是在吃犖食還需要餐券配給的年代，除了看看電影似乎少有別的娛樂消遣，“三點一線”，即宿舍—食堂—教室或圖書室，便幾乎成了我們的生活模式，而站海防哨、挖防空壕、射擊訓練等額外項目，就像一種調劑品，給我們的大學生活增添了一份情趣。我們的大學生活也許沒有當今的大學生那么多姿多彩，卻也是充滿樂趣和難以忘懷的。

美麗的大學校園是培育我們的土壤，老師們的默默耕耘和無私奉獻，換來了滿天下的桃李芬芳。畢業的那一刻，我們依依惜別。我們承諾，無論天涯海角，我們都將永遠記住那朝夕相處、相互扶持的美好時光；我們承諾，無論何時何地，我們將呈現最好的一面，為我們的母校增光。四年是短暫的，但在我們的心里，母校是永恆的。

愿母校永遠与時代并進！

（原載新加坡校友會校友慶80周年特刊）

驚：前人的學者也有不少鑽此“牛角尖”，寫出了不少考証的論文。我便拾遮同者，辨其異者，結合自己的親身經歷，撰寫了《口首釋考》，不久便在系刊發表。這可算是我第一篇“牛角尖”的學術論文。

好靜不好動，也許這是我的秉性。對於上體育課，如單雙杠、跳高、跳遠、投槍等，我都是應付過關。唯有游泳頗用勁。因為老師教游泳，往往把學生帶到建南大會堂前面的海邊，臨海指導。在海中學游泳，浮力大，吃了几口咸咸的海水，便能與海浪搏鬥了。如今我還會自由泳、蛙泳、仰泳等，都是在那個時期學來的。有一年，學校舉行運動會，我“破例”報名參加五十米自由泳，由於事先沒有在游泳池里試游過，加上“比賽”緊張心理，一跳入游泳池，老是游得不直，幾次“沖”到邊線，結果到達目的地，一看，參賽的健兒們，多數都上岸了。我很害羞，恨不得一頭鑽進水里去。幸好回頭一看，還有一個在我後頭，這時才有勇氣爬上岸。從此以後，我就再沒參加任何一項運動比賽了。

當年在學時，海峽兩岸的局勢很緊張，經常聽到

隆隆的炮聲。學校把男生武裝起來，不管春夏秋冬，也不管刮風下雨，夜里組織巡邏。當時的口號：“保衛母校，保衛祖國！”

我也曾荷槍實彈到海邊站崗。一般都是站在沿岸的高大馬尾松樹下，以樹干隱蔽自己的身軀，槍口對著濤濤的海浪，嚴防“水鬼”上岸或逃潛。說實在的，倘真的遇到“水鬼”，我手上的槍不知能扣響否？幸好我值班之夜，都平安無事。

在離學校不遠的地方，有一胡里山炮台。我與同學到炮台下遠眺，一見到在一衣帶水兩岸之間，漂浮著兩個小島——大擔、小擔。同學總愛順嘴喊：“解放台灣！”但從我心底里還是想：“最好在兩岸間架一座和平統一的橋梁！”

走出校門，更珍惜母校給予我的“昨天”。“昨天”的大學時代不可能是“何日君再來”了！但我卻可把它折成記憶的小船，永遠飄蕩在我思念的心湖里。（作者為泰國校友會秘書長，原載泰國校友會慶祝母校80周年特刊）

世紀老校的防空歲月

● 郑启伍

20世紀最后一年究竟是1999年還是2000年，爭論雙方各有所据。我以為整個2000年可算是新舊世紀的交替，因為一年的時間在歷史的長河里祇是短短的一瞬。但至少讓校園中的我們再多擁有一次于倒計時的呼喊中感受跨世紀的奔放。1999年的最后几秒，我完全融化在廈大學子青春熱潮中，歡叫聲震耳欲聾。而在2000年的最后時刻，人到中年的我是否還要重蹈去年拍岸的激情？于旋轉的人流中狂舞勁歌擁迎新世紀是一種忘情的喜悅，而讓回憶和遐想的翅膀盡情翱翔在世紀的蒼穹，俯瞰歲月的長河，何嘗不是人生的暢快？獨自到校園一個最僻靜的角落——近乎廢棄的防空洞中，默默計數岩壁上流水的滴答聲：五、四、三、二、一，然后悄然放飛思緒的鴿群……

我的父親母親也曾就讀于這所世紀老校。他們就讀廈大的歲月，廈大不在廈門，為了躲避日本侵略軍的炮火，廈大遷到了閩西山區的長汀縣，從大一到大四，他們壓根就不曾在鷺島留下一記足印，也不曾見過一眼鷺江的波光，而是艱難地固守在汀江畔那座古老的山城里，懷著強烈的報國之志，日夜攻讀。如今那些海峽彼岸年逾古稀的老同學來訪，父母親頓時年輕了起來，每每總是談得親密無間，意氣風發。我負責端茶倒水，然後默默地坐在一旁洗耳恭聽。老校友常常情不自禁地談起長汀的防空洞，由於當時長汀有盟軍的機場，日軍飛機的轟炸頻繁。每每淒厲的空襲警報響起，常可以看見薩本棟老校長指揮師生進洞的身影。洞小人多，又沒有通風設備，洞口和洞內深處的師生們不斷地自覺地換位，以分享洞口比較新鮮的空氣。薩校長還把廢舊汽車上拆下來的馬達改裝成發電機用以防空應急……抗戰八年，廈大——中國粵漢線以東惟一的國立大學，幾乎沒有離開過防空洞。“多難興邦”亦興校，這所出入于防空洞的大學，形成了“愛國、勤奮、樸實、活躍”的校風，在咆哮的天空下和燃燒的大地上，繼續發展和奮進

著：1944年在校生的人數是1938年初遷長汀的4倍，這真是一個令後人難以置信的奇跡！

新中國成立後，父母親先後回到廈大任教，走進了鷺島這片依山傍海的秀美校園，我也隨之出生在這個校園里，然而童年的記憶還是離不開防空洞！現在一時分不清腦海里關於飛

機淒厲的呼嘯和炸彈的爆炸究竟是來自兒時最初的記憶還是後來銀幕上的電影鏡頭。不過1950年代頭8年，伴隨著“反攻大陸”的叫囂，海峽對岸的軍機襲擾廈門是常有的事兒，我隔著廈大托兒所的鐵柵欄可以時常看到解放軍和大學生民兵架設高射機槍對空演練的鏡頭！廈大校園里有縱橫交叉的防空壕，從教室到食堂，從宿舍到信箱……簡易的防空壕沒有排水能力，壕內常常泥水淤滯，蚊蟲與雜草衍生。後來國家花了很多的財力和人力，在校園後山的花崗岩山体中鑿出了防空洞，盡可能保證師生們的安全，左、中、右三個大洞口隨時吞吐著全校的男女老少。有時半夜防空指揮部的警報一拉響，父母即刻把我推醒，父親拎著熱水瓶，母親拉著我，我手里抓著自己的小板凳，一家人深一腳淺一腳地隨著左鄰右舍黑壓壓的人流向國光三樓後面的防空洞轉移，不能有燈光，細微的星光下依稀晃動著尖尖的槍刺，學生民兵站在路旁低聲吆喝著：“快點，跟上！”

防空洞內是一個潮濕的世界，冬暖夏涼，但空氣怪怪的，昏黃的燈光默默照射著洞壁上淌不盡的水滴，還有嗡嗡作響的鼓風機聲。有的地方鑿出了一個很大的空地，可以當教室的。我昏昏沉沉地坐在小板凳上，不時地有人從面前走過，踩得舖著粗砂的地面沙沙作響……當期盼中的第二次警報聲響起來的時候，人們都急不可待地站了起來，長松一氣，第二次響起的警報叫“解除警報”，通知人們暫時的和平。走出洞口，第一感覺是久違的陽光照得頭腦微微發暈，進而的感覺是洞外的空氣真好！

1958年9月9日，金門的數發炮彈落在了我們的校園，有校舍被擊壞，有同學受彈傷。消息迅速傳遍了大江南北乃至前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國家，全國的高校舉行了各種各樣聲援廈大的活動，莫斯科大學的學生几經周折，艱難地撥通了從莫斯科到廈門的長途電話，用俄語和生硬的漢語說：“我們和你們在一起！”北京中央新聞紀錄電影制片廠到廈門拍攝了記錄影片

《戰鬥的廈門大學》，全中國都通過銀幕看見了廈大堅實的防空洞和威武的廈門大學民兵師！這部電影的拷貝存放在校園的建南大禮堂里，1959年之后常常要免費放映給新生看，作為校方給新生上的傳統教育第一課。1963年廈大中文系風華正茂的青年教師蔡師仁、許宏業以防空洞中的大學為背景，創作了電影劇本《帶槍的大學生》，上海電影制片廠高博、向梅等一批著名演員住進了廈大芙蓉三學生宿舍，體驗生活。“文革”的爆發斷送了這部故事片箭在弦上的投拍計劃，也斷送了我們一代老三屆的讀書夢，內亂的“炸彈”更是把整個廈大砸得滿目瘡痍……

“文革”後恢復高考，1977年我考進了廈門大學外文系，海峽兩岸劍拔弩張的軍事對峙仍在繼續，我們新生要參加人防工程勞動，就是對我小時候躲過的那個防空洞進行深挖和擴挖，洞中那股熟悉的潮濕的空氣扑面而来，我再度体味著洞中那沒有日月星辰的壓抑感，看來我們的廈大仍作好了進防空洞的準備，難怪不少省外的家長舍不得讓孩子報考這所地處福建最前線的大學……我們大二的時候還站了兩回的海防哨，海岸有一個哨所是完全由學校負責把守的，哨所分上下兩層，有10張值班的床位。半夜三更，我們真槍實彈，分班守衛在海岸的兩個哨位上，警惕地目視著黑色的波潮在灘涂上吐出的白色浪沫，暗夜中起伏的海面仿佛浮現著團團“水鬼”的身影。1979年元旦全國人大發表《告台灣同胞書》，海峽兩岸關係開始逐步緩和。海防哨取消了，防空洞被閒置了……

改革開放中的廈門大學如浴春雨如坐春風，更憑借地處特區的優勢，日新月異，古老的校園顯示出從未有過的青春朝氣，不足20個春秋，辦學規模擴大了三至四倍，百幢新樓拔地而起，原先屈指可數的10個系擴展為文、理、工、醫8個學院近30個系，五老峰下，滄海桑田，廈大——海峽西岸最美的大學城！回眸往夕，一所大學有30余年的防空洞史，先是防躲日本侵略軍的狂轟濫炸，後是直面台海兩岸軍事對峙的狂風險浪，這在世界大學史上恐怕是絕無僅有的。既然在那樣嚴酷的環境中，廈大都能像岩壁上的榕樹，櫛風沐雨，堅忍地生存，一旦遇上溫濕的沃土和風和日麗的春光，它擴長的實力和成長的活力當然不可估量了！

如今的防空洞似一位退休的老者隱居在校園的後山，岩壁上的水滴像秒表滴滴答答，于五老峰的胸腔里嗡嗡作響，不但記數著20世紀流失的光陰，更有21

世紀催人警醒的回聲……在新世紀第一個明媚的春天里，我們這座海峽名城將隆重慶祝以她的名字所命名的大學八十周年的大慶：廈門因為擁有這樣一流的高等學府而自豪，而廈大也同樣因為以這座英雄的城市作為校名而驕傲，城與校，校與城，歲歲月月，交相輝映。

從久遠的防空洞一步步地走出，推開歷史沉重的大門，廈大校園中心拔地而起直指蒼穹的嘉庚新樓群已被噴薄而出的朝陽浸染得一片金輝，時代的責任感和使命感將令每一個新世紀的廈大人不敢懈怠……

我校與一些學校的淵源關係

我校與一些學校的淵源關係

1、1951年3月，廈大航空工程系調出與清華大學等學校的航空系合併另成立單獨的航空學院（應為後來的北航）1953年8月，廈大土木、機械、電機3系併入浙江大學和南京工學院 廈大航海學院與集美水院合併成立一個獨立專科學院（但97年某期校報上載明為併入大連海運）

2、同時在53年8月廈大政法學院歸併入華東政法學院。（廈大政法歷史上是兩次停辦兩次復辦）。商學院中的企業管理系（注意祇是該系）併入上海財經學院。（上海財大接受我校的祇有該系，其主體是由多個學校尤其是原來南京大學商學院組成）

3、在52年院系調整時，廈大海洋系中的物理組併入山東大學（當時海洋系大部分師生和整個物理組已經併入山東大學成立山大海洋系）。（後來青島海洋大學的前身正是這個從廈大分去的山大海洋學系）還不僅如此，在59-60年間，廈大承擔籌建福州大學任務將化學、數學、物理近半教師和殘余的工科系併入福州大學。同時在此期間海洋系全部調出成立青島海洋學院。海洋系在其後就不存在了，祇剩有海洋生物研究室。現在海洋系是70年以後重建的。（可見我校與海洋大學先後存在兩步和兩次淵源關係）

4、1954年7月，廈大教育系併入福建師範學院。因而說廈大與以上學校的一些淵源關係在歷史上是存在的。

（南強）

厦大的风花雪月

■肖莉 1994 中文

我毕业之前，伙同一帮同学，抱着相机满校园找景点，陈嘉庚铜像前拍一张，体育馆前拍一张，鲁迅塑像前也是一张，我记得自己甚至抓到“鲁迅”的袖口上，非常轻浮地做了一个胜利的手势。本来想拍上一天的胶卷，不想一会儿功夫就用完了。真是的，厦大到处都是风景，至于鲁迅与陈嘉庚，他们对于我们，与其是一种精神与荣耀，不如说是一个绝好的景点。

在傍海临风的厦大，所谓的南强精神实在不如那些眼见为实的风景深入人心，万一有外来的侵略，我想遭受破坏的景物肯定比任何形式的破坏更能够激发厦大人的仇恨。离开厦大之后，对于它的回忆，使人思恋的，往往是比同学和老师更亲密的山山水水。

春末夏初的厦大，到处开着羊蹄角深粉色的花，从芙蓉楼边一直跟到南强与图书馆，一路的花影重重，落英缤纷。人走在下面，不是去约会的也感觉像去约会，校园处处弥漫着春意迷离。抱着课本去南强上课，一路走走停停地看过去，老师点名的时候，迟到的人就振振有词：美景当前，不欣赏就白糟蹋了。上写作课的老师是最和蔼的，他就会说：那好吧，今天干脆就写一篇关于花的作文好了。大家自然是齐呼万岁，那情形真象红楼梦里的诗社赋菊，而那样的风花雪月的事，也就中文系这些以看小说为专业不思进取的人所独享的吧？但我最喜欢的，是晚饭后在情人谷中的散步。穿过相思树茂密的林子，就是所谓的“情人谷”了。晚饭时分这时总是十分安静的，除了鸟的鸣叫，山谷中再没有别的声响。站在水库边上，看掉进水库的白云一点点地变成满天的夕阳，四周林木掩映，鸟影轻掠，是一个再适合静思不过的地方。这时候，捧一本诗词是最合适的，那些词句简直就不必死记，一目即了然于心。如果再坐一会，必定可以等到隔山南普陀晚课的钟声，深厚悠长的钟声在寂静的山谷间撞来荡去，带着某种不可知的预示，让人久久地出神。

厦大于我们，真是一个专门调制情调的地方。我记得我们石井三 206 的女生宿舍里，推窗即可凭海临风，

欣赏无边美景。每日里海浪变换着声调在不远处吟唱，我们站在窗前，衣袂飞扬，说不尽的自在快意。

从海边的后门出去，春来的时候常常有一个女人挽着花篮，里面的玫瑰、剑兰、百合、茉莉拥拥挤挤。每次都可以用很少的钱，挑上一手的百合，白色大朵的花洁净而芳香，捧在手里，就像捧着满满的年轻的快乐。那样的快乐是轻浅的、无罪的，容易被接受且容易满足的。拿着它们从男生宿舍楼下经过，自然要惹来好事者的嘘嘘声。他们有时甚至从楼上挂下报废的磁带条，缠得人一头一脸，倒像是如今节日里喷出的彩带，无端地制造出节日的气氛。

从春日的薄雾中走过，春天的气息不期而至，到处是幸福而快乐的年轻的脸，到处是鲜花与海风铸就的景象，厦大于是笼罩在无处不在的芳香气息之中，名符其实地成了情调的主角。（作者为汕头特区报社网络读者杂志编辑，原载汕头校友会校庆八十周年纪念专刊）

回首

席慕容

一直在盼望著一段美麗的愛
所以我毫不猶疑地將你舍棄
流浪的途中我不斷尋覓
卻沒料到 回首之時
年輕的你 從未稍離

從未稍離的你在我心中
春天來時便反復地吟唱
那濱江路上的灰沙炎日
那麗水街前的一地月光
那清晨園中為誰摘下的茉莉
那渡船頭上風里翻飛的裙裳

在風里翻飛 然後紛紛墜落
歲月深埋在土中便成琥珀
在灰色的黎明前我悵然回顧
親愛的朋友啊
難道鳥必要自焚才能成為鳳凰
難道青春必要愚昧
愛 必得憂傷

海歸派的誤區：用 80 年代的眼光看當代中國 國人的誤區：向外看——個個都是精英

海歸派與國人的雙向誤區

后與國內的主流社會相融合的時候，“跟不上潮流”的癥結就在于：他們彼此印證的價值觀念、消費觀念甚至生活方式都停在了 20 世紀 80 年代，對很多事物的觀察視角都是“20 世紀 80 年代眼光”，所以感覺不適應是難免的，不過一旦真正回國，經過一段調試和磨合，這種

“海歸派”是現代中國的一個熱門詞匯。由于中國經濟的發展，對海外學子的吸引力越來越大，回國發展的人已經自成一派，人稱“海歸派”。

海歸派：向內看——20 世紀 80 年代眼光

20 世紀 80 年代出國的人口袋里大多不超過 100 美元，他們白手起家經歷了謀生的種種艱辛。生活在一個陌生的國度里，沒有任何親人，而朋友也大多是境遇差不多的窮學生，留學生的生活壓力是相當大的。

很多經歷過“上山下鄉”的人，在美國又經歷了“洋插隊”，同樣的艱苦卓絕，不同的是“上山下鄉”的環境是物質極度匱乏的農村，最大的困惑是前途茫然。

而“洋插隊”的環境是物質極大豐富的美國，最大的壓力是如何生存。精力、體力和生存智慧在經歷了極大的考驗之後發揮到極限，因為浸著汗水的每一塊錢都來之不易，所以大部分留學生都養成了節儉的習慣。著名演員陳沖在展望新世紀時不無辛酸地說：“希望下一個世紀中國人不再把漂洋過海遠走他鄉當做追求幸福的唯一手段。”

多年後，當這批留學生的求學生涯告一段落，拿到學位、找到工作、買了房子和汽車，穩穩地過上了“中產生活”，這個時候，他們回國後忽然發現：他們掌握著先進的技術，擁有令國內人艷羨的收入，住著花園洋房開著好車，可是“為什麼我們感覺自己跟不上潮流了呢”？這是困惑著許多海外歸國者的問題。國內主流社會發展得太快是一個原因，另一方面，在美國他們也很難真正融入主流社會，於是，游離於兩個主流社會之外的“留學生圈子”，彼此成了價值參照系。當他們回國

“小誤差”很快就找齊了。

1992 年獲得美國紐約州律師執照的劉馳說，他回國的最初幾年，實際上是一個學習的過程，兩眼一摸黑，經歷了一個補課階段，逐漸打開市場。

海外留學生回國創業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不理解中國市場。一位哈佛 MBA、曾任職麥肯錫的王先生從硅谷回來後任職國內某公司 CEO，他的業余生活封閉在歐美同學會中，從不深入接近中國市場，面對民營企業客戶，常常成了自己發揮口才的講演場，MBA 術語使他成為客戶敬而遠之的角色。最近因為業務不佳，他又回到了美國。

國外的人際關係比較簡單，直來直去，中國留學生在國外呆了十几年之後漸漸已經適應這種簡單生活。問題是在他們刪繁就簡之後，回到國內對那些言辭背後微妙的潛台詞感覺難以捉摸。當繞彎子已經變成一種迂回戰術的時候，不適應這種“國情”就有被淘汰出局的危險。

一位做風險投資的海外學子曾經與人探討：“在中國投資最大的風險是什麼？”討論的結果是：商業道德的不確定性。在狡詐有余而誠信不足的商業運作中，如何來應對由于缺乏商業道德而帶來的風險？如果昔日的同學、朋友都能設下陷阱，那麼一旦對人性估計不足故鄉也有可能變成商戰中的“滑鐵盧”。

一位從硅谷回來的留美博士，見識了國內商圈“夜夜笙歌”的生活方式後，先是興奮了一陣子，而後便感到“太鬧”。“在美國我們過的是一種很平靜的日子，工作之余與家人、孩子共享天倫，周末或假期出去度假。回到國內幾乎天天有人請吃飯，而且我周圍好像每一個人都有飯局，給家人留下的空間很小，時間久了就

覺得不適應”。

20世紀80年代到美國的大部分留學生如今大都穩穩地跨入中產階級：房子、車子、穩定的收入，搭建出舒適的生活空間。一旦決定回國，就意味著放棄這一切從頭再來。如果說當初出國是第一次創業的話，那麼回國則是第二次創業。盡管有很多人在物質與精神的兩難選擇中猶豫不決，但還是有一些意志堅定者選擇放棄：“當年我們到美國時是一無所有，現在也別太看重自己已得到的東西。”

在美國學習、工作、生活了將近30年的顧茂眾，回國創業已經半年了。聖誕節前夕他匆匆趕回美國，因為妻子和12歲的女兒在等著他回家過節。“其實原本我不必這麼急的，可是上次感恩節的時候我離開在美國的家，女兒呆在樓上沒有下來送我。她和我無話不談的朋友，我們關係非常好，她不送我是她心里不高興。這一幕我總是記掛在心里，所以聖誕節前我一定要趕回去”。像顧茂眾這樣妻子、孩子留在美國，自己回來創業的“模式”，在海外學子中屢見不鮮。“一般來說，女人對美國的物質生活更留戀，她們更願意留在美國，而在美國出生、長大的孩子，如果回國的話教育問題解決不了，所以這種‘一分为二’的家庭模式是一種不得已的選擇。”一位回國創業的留學生這樣說。

許多留學歸國人員的子女都出生在國外，是母語為英語的所謂ABC（AMERICAN BORN CHINESE），雖然他們大都聽得懂漢語，但對漢字的書寫和中國文化則知之甚少，回國最大的問題就是繼續教育問題。北京市留學人員海淀創業園為此建立了留學人員子女教育基地，他們與清華大學附中和附小合辦了留學歸國人員子女教育學校，目的就是為了解決歸國人員的後顧之憂。但是，這些孩子在外國人眼中是中國人，在中國人眼中又是外國人——因為他們的英語表達比漢語更流利。他們在外國受好的教育，回到中國數學卻跟不上同年級組的教學。在中國受了一段教育，回到美國又不適應。所以，很多留學生子女干脆就和媽媽留在了美國，讓爸爸做“空中飛人”吧。

國人：向外看——各個都是精英

從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開始，在北京秀水東街的美國大使館門外，每一個工作日都是人頭攢動，早上四五點鐘就開始有人去排隊。一邊排著隊，人們還一邊切磋商著如何應對簽證官“移民傾向”的疑慮。我曾經也是

排隊中人，當時心里就產生過疑問：怎麼出國的什麼人都有？到了美國一看，華人世界更是魚龍混雜，干什么的都有。如今回國了，“各個都是精英”嗎？中國有句俗話：“外來的和尚好念經。”凡事皆不可一概而論，更不能絕對化，“各個都是活雷鋒”已經成為一句戲言，為什麼還要相信“各個都是精英”？一位歸國者一語破的：“無論什麼時候，祇要是說到‘魚龍混雜’的時候，肯定是魚多，龍少。”

不知道從什麼時候開始，“高科技”成了一種現代迷信，跟“納米洗衣粉”、“納米水”一樣。國內企業與海外歸國創業人員談項目時最愛問的一句話就是：

“是高科技嗎？”什麼服飾一旦成了時髦，很多人就忘了是不是适合自己。“高科技”一旦成了時髦詞匯，很多人也祇重外表，不重內容了。“高科技”和普通科技一樣，都要遵循市場規律的檢驗，一般說來，高科技項目同時也是高風險項目，就好比第一個吃螃蟹的人，其實是要冒很大風險的，不是貼個標籤就賺錢。

“在國外年薪10萬美元”，聽到這話，很多人直覺的反應是：乘以8，相當於80萬元人民幣。真的是“乘8”這麼簡單嗎？實際上在國外公司能拿到這個水平的年薪的人並不鮮見，而這些人到國內要拿到80萬元人民幣卻是很難的一件事。原因何在？一位歸國者說：“問題就出在這種簡單的換算公式上：從貨幣購買力的角度說，實際上現在人民幣的購買力相當強，80萬元人民幣的購買力遠高於10萬美元。而且，在國內拿80萬元的人，絕對處在社會的上層，自我感覺會非常好。另外，如果再加上市場和企業前景的因素，就更不好比了。”

一位曾在美國硅谷工作的海外學人算了一筆帳：在美國每年拿10萬美元，可是到了國內，每年拿到30萬元人民幣就已經不錯了，換算一下，就是80萬跟30萬的差別。“可是我認為這是不能比的，那個10萬跟這個30萬意義不同。歐美國家的經濟發展已經很成熟了，不可能再出現很大的增長，這意味著你的公司今年利潤10萬，明年也差不多還是10萬，發展了五年、十年下來，利潤還是差不多。在中國就不一樣了，今年是5萬，明年可能是10萬，後年可能是20萬、30萬。當然，也可能一無所獲，回國創業的風險就在這裡。我回國是追求一種極限的感覺，看自己到底能做到什麼程度，不要活到老了，再想到這一點，那時候就會後悔了”。

“洋博士”、“老外”，這些稱呼本身就昭示著國人崇洋心理與狹隘自尊的矛盾。有人說，將來外國人到中國來打工也算“外來人口”，很多人聽了很是受用，因為現如今的“外來人口”與外地人、打工仔幾乎就是同義詞。北京要建成現代化國際大都市，什麼時候真正有了“平常心”，什麼時候才算突破了心理防線。客觀地評價事物本身，對有上百年屈辱歷史的中國人來說，尤其重要。

學界新貴里“土博”、“洋博”的區分，如果祇是頭銜上的差別，也許並沒有讓人那麼不平衡，北大光華管理學院 50 萬年薪聘專家，中選的當然是“洋博”。如今大學教授們雖然是時價日漲，但能拿到 10 萬年薪的，恐怕除了“長江學者”還是屈指可數，更別說 50 萬了。如今“土博”們畢業後找工作很是不易，小廟容不下“大和尚”，在國內“塔尖”上的感覺是“高處不勝寒”。那麼“洋博”呢？其實普通“洋博”要找到一份合適的工作也相當不易，所以才有很多人自己創業。在談到留學人員歸國是否會搶奪國內人才的飯碗時，北京大學的一位負責人說，在北大，其實土博士和洋博士各有所長，科研教學互相補充。

從 20 世紀 80 年代開始興起的“留學潮”，20 年來長盛不衰。曾經有人感嘆“北大”、“清華”成了美國大學的預科班，但是隨著大批海外學子歸國潮的到來，是不是意味著“美國成了中國人才的培訓基地”呢？事情當然不這麼簡單，從以人為本的角度來看，個人的發展與完善，自然會促進社會的發展與完善。一位在美國生活了 13 年的留學生說：“我永遠改變不了我皮膚的顏色，也永遠改變不了身為中國人的事實，即使我已經拿了‘綠卡’，或者加入了美國籍。”

歸國人才的一個很現實的擔心是，找不到合適的位置。這種現象確實存在，學歷高未必工作就好找，有時甚至還更難找。在硅谷，由於專業分工非常細，許多經理或工程師祇能勝任生產鏈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中國公司往往祇要求總體方案，結果專業分工很細的硅谷人才回國後發現孤立無援，或者一位專才被任命為技術總監或 CEO 負責整個生產鏈，結果大多不能勝任。

招到一個“洋博”，挂起來當招牌。聽他的？不知道怎麼聽。沒有的時候想有，有了之後卻不知道怎麼用，葉公好龍者，如今大有人在。如果是普通百姓，葉公好龍倒也無所謂，如果是身居要職、處於領導階層的官員，葉公好龍則危害不淺。

一位歸國者說，他聽國內的一些官員講話，除了套話之外，聽不出哪一個是關鍵詞。也許“務虛”也算是一種中國國情吧，問題是這種風氣已經從官場蔓延到一些政府的職能部門和國有企業，大大降低了辦事效率，經常是把簡單的事情複雜化之後還振振有詞。美國發展得快，關鍵在於務實。海外學子帶回來的，無論是很好的想法還是已經成型的樣板，或者成功的經驗，遭遇“務虛”之後，就全部泡盪。務實與務虛之間有一條看不見的壕溝，令很多缺乏心理準備的人紛紛落馬。一位回國工作已經 10 年並取得了驕人業績的留美博士說：

“在中國，要想做事情就必須‘逢山開路、遇水架橋’，排除體制造成的各種意想不到的困難，找到一條成功之路。我認為，要做成一件事，最根本的，就是要務實，要從細處做起，細微之處見功夫，這是我在美國學到的最重要的一條經驗。” ■文 / 閔捷 北京青年報

灯下的诗与心情

不是在一瞬间 就能
脱胎换骨的
生命原是一次又一次的
试探

所以 请耐心地等待
我爱 让昼与夜交替地过去
让白发日渐滋长
让我们慢慢地改变了心情
让焚烧了整个春与夏的渴望
终于熄灭 换成了
一种淡然的逐渐远去的酸辛

月亮出来的时候
也不能再开门去探望
也能 终于
由得它去疯狂地照进
所有的山林

“高級灰” - 当代中国的新时尚

在 2000 年的春天，廣州的“高級灰”階層出現了“爵士熱”。美國的林肯中心來了，英國的 J-Life 來了。去星海音樂廳聽爵士，几乎与去年的“与畢加索喝咖啡”一樣，成為“高級灰”流行的一种小布爾喬亞之癢。此間的

在 21 世紀的地平線，中國已浮現出一個新的社會階層——“高級灰”，他們穿灰色行政套裝，拎筆記本電腦，飄淡淡的香水味，臉上略帶自信而又矜持的微笑，以“一切盡在掌握”的姿態出入于寫字樓、咖啡館、候机廳、商務會所、星級酒店……

今天，具有“貴族風範”、“豪門氣派”的“大款”已為人們不屑一顧。作為城市中產階級，“高級灰”正以脈脈溫情的情調，而成為今天的時尚代言人，這包括所謂優雅、品味以及格調。

現在，讓我們撩開“高級灰”神祕的面紗。

低調：矯揉造作的“平民意識”

“高級灰”的腰間堅決不挎 BP 机，因為 BP 机早以派為“屁屁机”，透著推銷員式的寒酸、倉促以及手忙腳亂。

記得手机剛進入中國時，那些“大款”們總喜歡找個人多的地方，故意把聲音抬高八度：“喂，我晚上有個應酬，不回家吃飯啦”而“高級灰”講究的時尚原則是即低調、適當、体面。因此，手机一響，他會條件反射式的立即离座，找個沒人的角落，十分誇張地壓低聲音：“Hi，我現在在机場。”

把聲音故意抬高的“大哥大作風”早已成為令人不齒的一大惡俗。不過，故意把聲音壓低的偽平民意識，其實格調也高不到哪里去，也是一種作秀而已。

手提時代：時髦的“便攜式先生”

今天，手机的体積几乎濃縮為 BP 机那么小，可以別在腰間了。如果誰還有事兒沒事兒地用胳膊夾著個黑乎乎的手机袋，那不免會被人當做鄉鎮企業家。不過，作為一個男人，總不能兩手空空吧？于是，“高級灰”們流行拎一部“手提”，即便攜式電腦。

便攜式電腦雖然號稱“隨身輕”，但一部 IBM600 的重量也達 23 公斤。有事兒沒事兒拎著一部几公斤的便攜式電腦，您累不累呀？

爵士樂：多愁善感的溫柔鄉

報紙娛樂版說：“爵士樂可以是一盃香醇濃郁的藍山咖啡，可以是一份輕鬆愉快的暢意心情，也可以是一段偷得浮生半日閒的悠游自在，抑或是一個纏綿悱惻、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

“高級灰”應該屬於雅皮士，他們不需要憤怒什么，不需要叛逆什么，因此在他們看來，搖滾簡直是粗俗的、野蠻的、愚蠢的，他們可不喜歡像嬉皮士那樣“在雪地上撒點野”。他們喜歡在一個雨後的黃昏，放上一張多愁善感的 BALLADS，斟上一盃淺淺的蘇格蘭威士忌，沉迷于淺醉微熏的曖昧与惆悵之中，獲得一點安慰、一點溫情。

盡管你也許聽不出什麼名堂來，甚至一聽爵士就打哈欠，但為了在沙龍上不露怯，你一定要記住幾個時髦的爵士術語，比如“藍調”、“即興”、“搖擺”、“波普”什么的，而且最好還能說上幾個爵士大師的名字，比如大衛-森勃、漢期 道夫、溫頓-馬薩利斯……哪怕你把溫頓-馬薩利斯說成“溫頓-馬利薩斯”。

野外生存：矯情的“幸福過剩癥”

在寫字樓呆久了，據說會得一種白領職業病“亞健康”，比如“空調綜合癥”、“電子輻射癥”、“網絡成癮癥”……于是，當“青春無悔”的“老三屆”流行到當年插隊的北大荒“返璞歸真”的時候，“亞健康”的“高級灰”則流行以“野外生存”的名義“回歸自然”。

就說一個周末，僅僅是隨旅行團去不足 10 公里的郊外參加一次“鄉村野趣一日游”，他也會武裝到牙齒：戴上太陽鏡、穿上登山鞋、涂上隔離紫外線的防晒霜，然后再背上一個裝有水壺、雨衣、地圖、指南針、手電筒、瑞士軍刀、感冒靈、創口貼、止痛片、消炎藥的旅行背囊，興高采烈地“回歸自然”。

最近看到這麼一個故事，大意是：一位城里人到山里“野外生存”，深為山清水秀的田園風光所激動：啊，生活在這裡該有多好啊！他嬌滴滴地問老農：“你真的一生都住在這可愛的山村，終日流連于山崗疊嶂之中

，穿梭來往于花草樹木之間嗎？”老農回答說：“俺可沒空，不過，俺家那條狗倒是天天這樣。”

無不良嗜好：但口袋里常備口香糖

或者出于健康的需要，或者出于環保的考慮，“高級灰”的文明標志是“無不良嗜好”，這包括抽煙和喝酒。

“高級灰”男人的口袋里可能沒有香煙，但一定會常備一包綠箭口香糖或利口樂香草橡皮珠。吃完飯後，當傳統男人開始演繹“飯後一支煙”的惡習時，那位“高級灰”則會乖巧地從口袋里摸出一包口香糖，清潔口腔、滋潤喉嚨。如果是給在座的各位小姐每人派上一片，那就更是風情萬種了。在前不久的一次飯局上，一位“高級灰”正得意洋洋地嚼一粒利口樂香草橡皮珠，不料另一位“高級灰”卻摸出一盒火柴盒大小的薄荷香口紙，每一張薄如蟬翼，據他說是上個星期去香港出差時買的。這就頓使那位嚼橡皮珠的“高級灰”灰頭灰臉，趕快把那橡皮珠咽進肚里，不敢再嚼了。

最近的報紙上有一條廣告說：“喝劍南豪酒，做新好男人！”這就是湊熱鬧了。以“高級灰”為代表的“新好男人”怎麼會喝白酒呢？況且還是46度的烈性酒。

“高級灰”要喝祇會喝紅酒，而且還是“祇要一點點……”如果你硬勸他喝，他最時髦的推辭理由則是：“對不起，一會兒還要開車……”接下來的話題便是法拉利360的八汽缸引擎和奔馳E的側窗安全氣囊了。

小葯片：一種呵護，一種安慰

廣告上說：其實，男人更需要關懷。所以，中國男人一向喜歡吃葯，就連“高級灰”也未能免俗。

如果說“大款”流行吃壯陽葯（從中華鱉精到美國偉哥），那麼，“高級灰”則是流行吃“非處方綠色保健品”，包括善存片、施而鈣、曼秀雷敦、西洋參含片、澳洲深海魚油丸、小麥胚芽油丸……他們吃這些小葯片不是為了補腎，而是為了補充維生素ABCDE以及礦物質鈣鐵碘鋅硒……當然，或許還可以滋潤肌膚，排毒養顏。

有事兒沒事兒，嘴里含一片甜甜的、酸酸的小葯片，是“高級灰”的時髦姿態。

情迷小葯片，充分表達了“高級灰”的生活態度“關愛自己”。

打波音的：我剛從紐約回來

據說，衡量一個男人是不是“高級灰”，要看他是“空中飛人”，或者是出差，或者是境外培訓，或者是度假，總之，經常要在國際航線上飛來飛去，以至于把坐飛機叫做“打波音的”。

所以，“高級灰”最流行的口頭禪是：“我剛從紐約回來”、“我在巴黎的時候”、“下個星期可能還得去一趟芝加哥”……他提到紐約、巴黎、芝加哥時的口氣，熟悉得就像北京、廣州一樣。

于是，別人剛說到北京的“星巴克”咖啡店，他就急忙說：“我去年就去過，但總覺得還是不如美國的星巴克地道些。”別人剛說到“杰尼亞”西服，他又急忙說：“在‘扭腰’（他的美式英語‘紐約’），‘沾你牙’（他的美式英語‘杰尼亞’）是大路貨，連打工仔都穿‘沾你牙’。”

挑剔：比小姐還難伺候

記得在電視連續劇《編輯部的故事》里，李冬寶請戈玲吃西餐，他們等了老半天，還不見上菜。冬寶急了，問侍應：“我們的菜呢？怎麼還不上啊？”侍應回答：“已經給您上過啦，您剛才點的是四首愛情歌曲。”

的確，對於尚未經過“土改”的男人來說，吃西餐可是對品位與格調的一場嚴峻的考驗。面對英文菜單，點菜點成愛情歌曲也并非笑話。即使是中文菜單，面對那些稀奇古怪的“沙爹”、“吐司”、“芝士”、“色拉”、“咖喱”、“布甸”、“忌廉”、“蛋撻”、“士多啤梨”，恐怕也是手足無措，半天點不出一個菜來。

而“高級灰”整天“與梵高共品葡萄酒”、“與雷諾阿共進下午茶”，他們對吃西餐的4個M、喝葡萄酒的5個W等繁文縟節早已熟爛于心。點菜的時候，他總會略帶微笑地用為外國電影配音的語調征求小姐的意見，比如：“你喜歡布列塔尼海膽嗎？”“你不反對魚子醬吧？鱈魚子醬。”“我記得你很喜歡松露”……點咖啡的時候，他當然還會側著頭無微不至地關照一句：“要不要加一點榛果粉？”

甚至，他對西餐已經熟悉到了挑剔的地步，廣州一家西餐廳的廣告詞就是“滿足您挑剔的味覺”。

比如吃挪威三文魚，他可能會突然皺起眉頭，問女友：“你不覺得檸檬放的有點多？”

比如喝咖啡，他又覺得炭燒太苦，藍山太酸，卡布基諾湊合著還能喝。而當侍應端上卡布基諾的時候，他

先淺啜一口，然后又會十分老到地說：“唔，煮得太過嘍……”

比如喝葡萄酒，當侍應斟酒的時候，他一定會不時地提醒侍應：“瓶口不要碰住盃口”、“酒在盃中不要超過三分之一”，然後，他輕輕捏住郁金香型高腳盃圓柱的四分之三處，優雅地說：“我總是不太習慣布根地，還是波爾多的要好一些……”

沒有零錢：付款方式的講究

假如這頓飯一共花了 265 元，那么在買單的時候，他首先會漫不經心地從裝有幾個銀行的信用卡的皮夾里取出其中一張，盡管每一張的余額也許不超過 500 元。

“高級灰”男人使用信用卡，倒不是像“大款”那樣為了擺闊，而是為了顯示一種時尚：在“非物質經濟”時代，他討厭與繁瑣而骯臟的金錢接觸。

當收銀小姐說本店沒有信用卡業務時，那他也不會繁瑣地從皮夾里湊那 265 元，而是從容地給他三張百元面額的人民幣。盡管他知道皮夾里正好有七八十塊零錢。

一般來說，“高級灰”男人的皮夾是不應該有零錢的。

不過，如果是在特殊情況下，趕上要去“大便 8 角、小便 5 角”的 WC，那可就難為他了。

孩子眼里的愛情和婚姻

小孩子眼中的愛情和婚姻是怎樣的呢？一組 5-10 歲的美國小孩給出了他們的答案。也許聽起來傻傻的，但是……誰說小娃娃一定不懂事？

合適的結婚年齡是多少歲？

“84 歲吧。那時候什麼也不用做，有好多時間彼此相愛。”——朱迪，5 歲

“等我讀完幼兒園，就得開始考慮為自己找個妻子。”——盪米，5 歲

兩個人之間的愛情是怎樣發生的呢？

“我聽人說，這和身上的味道有關。大人們都很喜

歡用香水。”——簡，9 歲

“我想大概會被一支箭之類的東西射中吧……應該不疼的。”——哈倫，8 歲

愛上一個人的感覺會是怎么樣的？

“會像發生了雪崩，你得拼命地向前跑，不停地跑。”——羅杰，9 歲

“如果會像學拼寫那麼麻煩，我可不想試。太花時間了。”——里奧，7 歲

外表重要嗎？

“如果你希望一個不是親戚的人愛上你，當然是長得漂亮點好。”——珍妮，8 歲

“外表並不是最重要的。我長得應該算不錯了，可是沒聽說過有誰想嫁給我。”——加里，7 歲

“外表是不能持久的。你有多少錢才最重要。”——克里斯汀，9 歲

為什麼戀人們總是手牽手？

“是怕戒指掉下來吧。那些東西很貴的。”——大衛，8 歲

願意戀愛嗎？

“我還是很希望和人談戀愛的——祇要別是在電視放《阿森一族》（The Simpsons）的時候。”

——安妮塔，6 歲

“就算你想躲起來，愛情也一定會找到你的。從 5 歲起，我就常常想藏起來不讓人看見，可是那些女孩老是能找到我。”——波比，8 歲

要成為一個好的愛人，應該有什麼條件？

“起碼得會簽支票。就算你有好多好多愛，也得付好多帳單。”——愛娃，8 歲

怎麼讓別人愛上你？

“告訴她你有好多糖。”——阿朗佐，9 歲

“請她吃飯吧。一定得是她喜歡吃的東西。我自己就很喜歡吃法國菜。”——巴特，9 歲

怎么判断在餐厅里吃饭的两个大人是不是在恋爱？

“看看是谁付钱。谈恋爱的男人都愿意付钱。”

——约翰，9岁

“恋爱的人总是我盯著你你盯著我，吃的东西都凉了。”

——布拉德，8岁

“恋爱的人准会叫甜品……他们心里准是很甜。”

——克里斯汀，9岁

当一个人说“我爱你”的时候，心里想著什么？

“她没准在想：爱是爱，不过最好他能勤点洗澡，至少一天一次。”

——米歇尔，9岁

人是怎么学会接吻的呢？

“多看点肥皂剧一定有好处。”

——凯琳，9岁

应该在什么时候亲吻自己喜欢的人？

“除非我有足够多的钱，买得起结婚戒指和摄像机，否则我不去吻一个女孩子。因为女孩子总是想把结婚那天录下来。”

——吉姆，10岁

“我可不想在别人面前这样做，会很害臊的。不过如果没有别人看见，我可以考虑亲一个好看的男孩……一两个小时就够了。”

——凯丽，9岁

“想这些事情很头痛。太麻烦了，我还是个小孩。”

——肯尼，7岁

爱情怎样才能持久？

“多花一点时间，不要老是想著上班。”

——温姆，7岁

“别忘了她的名字……那样会把事情弄糟的。”

——罗杰，8岁

“接吻的本事很有用。就算你忘了清理垃圾，她也会原谅你的。”

——兰迪，8岁

生活随感

如果看清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
并明白自己愿意付出的努力
也许活着就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命运和奋斗

我这个人信命。不为别的，只有活得快乐一点。当我遇到我解决不了的事情时，我就会认为结果是命定。既然是命定的事，那就必须接受，所以我一般不会又哭又闹……一般不会，我是说。

我找朋友算命，他说了实话：你这个人命运格挺高。我当时就激动了半天。回来想过来，问他：怎么个高法？他说：大多数出国留学的都在这个格上……

我哭笑不得，这还用说？出国留学几十万人了，是所谓流亡海外的“中国精英”，我不是这里面的，还让我站在门外不成！我突然想起来一个问题：这命运格里面有没有高低之分呢？朋友很耐心地回答：有啊。比如说毛泽东，他的命运格特别高，一定会出头，但在这个格子里，他也可能成为一个土匪霸王，一个地方长官，但成为一代天子，则是他有极强的“称霸”欲望，极大地发挥了他的所有的能力并且有极好的运气。

如果那朋友的理论和我自己的加在一块儿，应该是这样的：人先天的能力决定了一个人的命运格，但后天的努力却可以决定你走向命运格里面的顶峰。

比如说大部分留学生是在一个命运格中，但慢慢地随着时间和努力的程度，有些人或者在财富上，或者在学术上，或者在生意上都比其他的人有所建树，而另外的一些人就只是平平静静地过着日子，走向死亡。

没有什么好和坏之分。如果有人对成功的欲望很大，并能达到一定的阶梯，那么他基本上是满意的。有人对生活本身的要求没有那么多，“一份工作三分地，老婆孩子热炕头”就足够，那他也是快乐的。难就难在中间，既有几分才华，又有几分欲望，但或者努力不够，或者能力不够，总达不到他想达到的层次……失落和悲哀便一起涌来。

如果看清楚了自己所处的位置并明白自己愿意付出的努力，也许活着就是一件简单的事了。

四十歲以后不必在乎的若干件事

■ 佚名

曾經看到一個有意思的帖子《30歲前不必在乎的30件事》，于是本人把其中一些做了修改，送給所有四十歲以上的朋友。

把握

放棄的反面就是把握，選擇了一個機會，就等於把握了其他所有的可能。當新的機會擺在面前的時候，敢于把握已經獲得的一切，這不是功虧一簣，這不是半途而廢，這是為了謀求更大的發展空間。或者什么都不為，祇因為喜歡這樣做，因為，成熟就是最大的機會。人，祇有在四十歲之后才會有這個膽量，有這個資本，有這個資格。

婚外戀

不是不在乎，是在乎不起。四十歲后最怕失去的不是已經擁有的東西，而是夢想。愛情如果祇是一個過程，那么正是這個年齡應當享受的，如果要承擔結果，四十歲以后，可能會更有能力，更有資格，但是代價也會更大。其實，四十歲之后我們要做的事情很多，稍縱即逝，過久地沉溺在已經泛濫的愛河的河床中，與這個年齡的生命節奏不符。

離婚

如果感情不再，現在離婚一切還來得及。一位三十八歲的女友與老公結婚十五年，冷戰十三年，終於分手。她說：“原來不願意離婚是為了孩子，所以他第一次提出離婚我沒有同意，現在想來真不知道為什麼。如果那個時候早分手，我的生活絕不會是今天這個樣子。現在再重新開始，總覺得一切都晚了。”

漂泊

漂泊不是一種不幸，而是一種資格。但是因為有家室拖累，身體每況日下，此時想漂可能也漂不起來了。當然，身體的漂泊可能不成，也許祇是幻想和夢境。渴望漂泊的人雖然力不從心，但是祇要偶爾做做那樣的夢，那顆心就會越來越年輕。

失業

四十歲以后就嘗到失業的滋味當然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壞事。四十歲之前就過早地固定在一個職業上終此一生也許才是最大的不幸。失業也許讓你想起埋藏很久而塵封的夢想，也許會喚醒連你自己都從未知道的潛能。也許你本來就沒什麼夢想，這時候也會逼著你去做夢。

老來俏

不要怕人說我們老來俏，這正說明你還年輕，還充滿活力。“俏”是個可愛的詞兒，老了還活得有滋有味，說明你對生活充滿希望，對自己充滿信心，如果哪一天你被生活壓得老氣橫秋，暮氣沉沉的時候，人們祇會說你老朽無能，老態龍鍾了，如果真到了那個時候，你就會知道“老來俏”是個什麼東西。

失敗

曾經有人說過：一個人起碼要在感情上失戀一次，在事業上失敗一次，在選擇上失誤一次，才能長大。不要說失敗是成功之母那樣的老話，失敗來得越早越好，要是四十歲之后再經歷失敗，有些事，很可能就來不及了。

代價

不是不計代價，而是要明白做任何事都要付出代價。對我們這個年齡的人來說，這絕不是一句廢話。這種曾經付出了的沉重的代價是日后子女教育最好的佐證。

孤獨

這是為自由付出的代價。有的時候獨自靜坐，回首往事，也是一種享受。

失意

包括感情上的，事業上的，也許僅僅是今天花了冤枉錢沒買到可心的東西，朋友家高朋滿座自己卻插不上一句話。過分在乎失意的感受不是拿命運的捉弄來捉弄自己，就是拿別人的錯誤來懲罰自己。

缺陷

也許你個子矮，也許你長得不好看，也許你的嗓音像唐老鴨……這些都已經不是你的劣勢。你的缺陷已經被你的成熟、你的經驗、你的魅力、你的財富、你的地位等所粉飾，所有這些不用挖掘就已經成為了你的優勢。

誤解

如果出于惡意，那么解釋也沒有用。如果出于善意，就不需要解釋。專門說到誤解，倒不是因為一個人在四十歲之后被人誤解的時候更多，而是這個年齡的人和別人考慮問題的出發點已經不同了。這個年齡的人世故、圓滑，被年輕人誤解是可以理解的。

更年期綜合癥

這是年紀的人最好要懂得心理調适，否則你會被確診為“更年期綜合癥”。說你“有病”，那是調侃，說你“***”，那是罵人。這個年齡的人就像一部年久失修的機器，最需要調試、保養，祇需微調加一點兒油，他們也會湊合完成歷史賦予他們的使命，完成的好壞則另當別論。

穩定

四十歲之后就安于穩定的生活，那祇有兩種可能，要么就是中了彩票，要么就是未老先衰。

健康

四十歲以後，身體情況每況愈下，所以保持身體健康遠比賺錢更重要。如果是給人打工，薪水再高也高不到哪兒去。所以在四十歲之後，不必太在意金錢的多少，夠花就好。

存款

這倒不一定是因為我們錢少，誰都知道錢是有生命的。機會這麼多，條件这么好，可以拿錢去按揭，做今天的事，花明天的錢，也可以拿錢去投資，拿錢去“充電”。錢祇有在它流通的過程中才是錢，否則祇是一沓世界上質量最好的廢紙。

房子

四十歲的人應該擁有自己的房子，應該讓家小感覺到房子就是你的家。你應該努力做到讓這房子充滿生氣、充滿笑語，而不是讓這房子永遠空著。房子是都市生活的寓言，這個寓言給我們以家的溫馨、浪漫和幸福。

年齡

女人一過二十五就開始隱瞞自己的年齡，其實大可不必。現在青年期都延遲到四十五歲了，四十歲的人看起來像三十歲的比比皆是，又何必在乎別人的眼光呢？

忍氣吞聲忍恨咽淚忍受負重，直至百忍成仙。而這時，他們就跨過了30歲步入40歲……

所以，特別無奈特別尷尬的30歲的男人啊，你們要特別善于忍耐特別善于等待。（原載廈門日報）

男人30有多老？

熊春捷

如果有100元錢，你會怎么支配呢？

20歲的男人會請女友吃頓西餐，再為她買一支玫瑰花。對一個40歲的男人來說，這錢也許還不夠他和朋友喝一次早茶。但對一個30歲的男人來說，100元很可能是他整整一個月的零花錢！孩子要吃麥當勞，要買玩具，老婆要添時裝，要和同事女友比化妝品，爹媽要看醫生，丈母娘還要孝敬，而房子還沒有裝修，電腦還沒有升級，那套李敖全集還在書店的隔板上讓別人翻閱……

所以，30歲的男人恨不能把一分錢掰成八瓣花，所以30歲的男人常想邀三兩知己在周末小酌几盃，以便借此吐一吐心中的苦水。但是，這年頭朋友也像熊貓一樣稀罕，像狗一樣勢利，你沒錢、沒關係，甚至沒閒情陪他們泡歌廳，他們還來找你干什么。女人也一樣。在18歲女孩看來，30歲的男人太老太土太刻板，沒有20歲小白臉的帥氣和25歲的蓋世太保的“酷”。而在一個28歲的都市白領看來，30歲的男人同40歲的成功男人相比，他們不夠深沉不夠滄桑不夠大氣。所以，30歲的男人祇能將與紅顏知己品茗談心的美夢冰藏心底。

30歲男人的嘆息比石頭還沉，就像《我是一祇小小鳥》那首老歌唱的那樣，在這個鋼筋水泥的叢林里，他們扇動著倦飛的翅膀，卻找不到落腳的枝條。白天要給上司端茶遞煙，晚上要給嬌妻燙衣做飯，周末還要給愛女當牛做馬。聽著老婆的嘮叨，他們可以酣然入睡，就如同每日清晨被剃須刀剿滅的胡鬚，30歲的男人就是那不斷瘋長卻無法露頭的欲望。何止不能露頭，連牢騷也是沒處講的。20歲的男人會覺得你倚老賣老，一句“老大，牢騷太盛防腸斷”，就會把你噎個半死。40歲的男人則會拍拍你的肩膀，“我都老中醫了，少給我講偏方，老子過的橋比你走的路還多你呀，嫩著吶！”

所以30歲的男人，常常是流汗的時候比流淚的時候多，做事的時候比計劃的時候多，醒著的時候比睡著的時候多。所以30歲的男人，不再異想天開不再夸夸其談不再憤世疾俗。所以他們總是（接左边）

闽人种种

福州人的“三把刀”

在中国近代史上，福州有过辉煌的一页。这里涌现过林则徐、沈葆楨、严复、林纾、萨镇冰等一大批杰出的人物，因此有“晚清风流属侯官（福州）”之说。而当代福州还是我国著名的“院士之乡”，福州籍的两院院士居全国之首，更被世人传为美谈。六十年代，福州又连续三年在全国高考中夺冠。由此可见福州学风之盛。

而在地人眼里，普通的福州人身上还带着鲜明的地域特色。过去，只要一说到福州人，便很自然地与“三把刀”联系在一起。这“三把刀”就是菜刀、剪刀和剃刀。也就是说，福州人最擅长厨师、成衣师和理发师这三种职业。且不说闽菜为我国八大菜系之一，福州厨师名满天下，闽菜特级大师强曲曲、强木根曾是人民大会堂国宴的掌勺人。而在全国各地乃至海外开餐馆、服装店和理发店的福州人更是比比皆是。这种典型的地域性职业特点不仅与人们的生存环境，与人群的性格特点也有很大关系。

“三把刀”适应性强，易于谋生，这或是福州人敢于闯天下的勇气所在。但与江浙人甚而闽南人相比，福州人做大买卖的不多，大商号、大商人更是凤毛麟角。这应当是基于福州人明哲保身，不愿冒风险而又过分算度的性格特点。闽剧中有一出戏，叫《依顺哥乞烛蒂》，十分生动而深刻地活画出一个典型福州人的形象。依顺哥是一家丝线店的小老板，为人忠厚、善良，但工于计算，三十几岁而未娶到合适的妻子。一天他在收帐途中遇到寡妇春香，见她温柔贤惠，而又家境贫寒，便托街坊道士婶前往说媒迎娶。不料六年后，春香的原配陈春生从海外回来了，要寻回自己的妻子。依顺哥不肯，于是二人告到海防厅衙门。由于春香难以在二人中割舍，官府便设计叫春香诈死，然后让依顺哥和陈春生选择，或领走一具尸体，或领取一包银元。关键时刻，依顺哥动摇了，选择了银元，结果回家打开一看，只是一条烛蒂。依顺哥因小失大，传为千古笑谈。依顺哥当然不可能概括所有的福州人，但依顺哥的性格在普通福州百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对个人得失过于计较，而又不肯承担任何风险，自然难有大进取、大收获了。

“中国的犹太人”——兴化人

莆田、仙游两县古属兴化军，所以莆仙人又称兴化人。兴化虽只两县，语音却自成一统。兴化人的性格也与其他闽人截然不同。兴化地少人多，过去经济不够发达。但兴化人自古以来就有发愤读书的好传统，“地瘦栽松柏，家贫子读书”是兴化人家最喜爱的对联。因此，这块小小的地方走出过不少科学家、作家和教授，被称为“文献名邦”。为了生存，兴化人的足迹遍及全国以至海外，他们特别能吃苦也特别精明，因而有“中国的犹太人”之说。

比如湄洲湾边的忠门镇有19万人口，人均不足四分耕地。这里人擅长做蒸笼，过去他们靠肩挑蒸笼叫卖走天。可是，曾几何时，数万忠门人闯进京城，一举占领了北京

的木材市场。他们还扎寨京城建立了赫赫有名的木材村，成了京郊四大村之一。每年春节，在北京打工的兴化人居然是包了专列回闽探亲。这种气魄，不能不让人对兴化人刮目相看。兴化人也有弱点，他们在外十分团结，只要是兴化人见了面，不论是否有外人在场，一定是兴化话：一个单位里如有三五个兴化人，则必然聚在一块、玩在一起，真可以说是同气相连。但在本土，兴化人之间却有一个不太团结和爱告状的坏名声，这或许跟他们人口过于密集且又过于精明有关吧。

唱“爱拼才会赢”的晋江、石狮人

八十年代，只要走进闽南的晋江和石狮，就会听到大街小巷到处都回响着“爱拼才会赢”的闽南语歌声。可以说，这两地的经济是伴随着这首激越的歌曲起飞的。晋江和石狮本属一家，今天的石狮市便是从晋江分出来的四个乡镇。但早在七十年代末，石狮便蜚声全国，那是由于这里炽盛的小商品走私活动。台湾产的电子表、尼龙伞和布料通过渔民海上走私进入石狮，而后又源源不断地从这里流向全国各地。晋江之出名则是当年轰动全国的“假药”案。可以说，两地的发展史上都有一些不太光彩的记录。

但是经过二十年胼胝厮磨的奋斗，当年这两个闽南小城镇已发展成两座新兴工业城市，进入全省四强，而晋江更是位居全省县市经济榜首。

这两个在经济上响当当的城市，改革开放前却是穷得叮当响的地方。这里土地贫瘠，还缺水，只能种红薯。过去每年国家要下拨大批“救济粮”。两地的巨变与这里人们特殊的性格有很大关系。石狮人有一个著名的信条：只要有五元钱能摆个花生摊就不去给别人打工——他们特别想当老板。他们还有一句口头禅：输赢笑笑。他们尤其不怕失败。有人说，石狮人口袋里只要有一百元钱，就敢做一万元的生意。这话不假，这里许多企业家创业之始，全部家当还装不满一箩筐。石狮人不仅敢拼能挣，勇气十足，性格更是豪爽。他们并不特别有钱但对社会公益事业的赞助却十分慷慨。石狮市每年一度的篮球赛，其赞助商只是一位小建筑队的包工头。而为了维持球赛的经费，他已将原先赚下的四套单元房卖掉了三套，但他却始终不改初衷。

相比之下，晋江人除了石狮人那种敢拼的勇气外，还多出几分精明。他们有做生意的传统，有不少家族还是阿拉伯商人的后裔，像居住在陈埭镇的丁氏。而安海镇自古以来就是闽南重要的商贸集镇。只要有政策，晋江人从事商业活动简直如鱼得水。晋江人在海外的大实业家很多，他们团结爱乡的精神也特别突出，对家乡的发展起了重大推动作用。

在福建西部还居住着人数众多的客家人，这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和独立的方言系统。他们营造的土楼文化，吸引了中外游客的浓厚兴趣。

福建人总喜欢在“闽”字上做文章，说福建人关在门里是只虫，而一旦跳出门外便成了龙。诚然，举凡闽籍大政治家、大企业家、大学问家都是走出福建后才成就一番事业的。因此，福建学子总是纷纷走出省门，四海为家。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校友通讯增刊

本增刊随校友通讯赠送新会员 2001年8月出版(共2页)

目 录

- 1 致新会员
- 2 美洲校友会简介
- 3 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会简介
- 4 美洲校友会理事会联系人和通讯地址

致新会员

亲爱的同学:

在异国他乡漂泊的日子,你是否会常常想起故国家园?当暮然回首走过的人生历程,你一定无限留恋曾经拥有的青春岁月!相信你绝不会忘记那比金子还宝贵的青春年华就是在我们美丽的校园——厦门大学度过的。

母校是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倾资兴办的高等学府,也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所由华侨创办的大学。八十年来母校桃李满天下,南方之强”誉享海内外。即便在艰苦卓绝的抗战时期,仍被美英学者誉为“印度加尔各答以东之最佳学府”。众多蜚声中外的著名专家学者都曾在厦大任教或出自厦大。我们有幸踏着伟大前辈的足迹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进入同一个校门,秉承“自强不息,止于至善”的校训,端坐于“群贤”“集美”中聆听师长教诲,处身在“囊萤”

“映雪”里与同学切磋学问。灿烂如霞的凤凰树下,葱茏叠翠的相思林中,一度萌芽过多少青春的憧憬和梦想;碧波荡漾的芙蓉湖畔,阳光斑斓的南强路上,曾经孕育了多少青春的豪情和壮志。当凤凰花开,骊歌响起,我们又在不同时期跨出同一个校门,奔赴四面八方。然而,无论走遍天涯海角,记忆中最纯真,最美好,也是最难忘的永远是风华正茂的大学时代。

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岁月流逝,往事如烟,我们热爱母校的情怀依旧。虽然我们如今散居在北美大地,各自有了自己崭新的家园,但那四季如春的南国风光始终在记忆中珍藏,心灵深处那掩映在凤凰树和相思林中的红墙绿瓦从不因岁月的洗涤而有丝毫褪色,因为母校永远是我们魂牵梦萦的精神家园。因着对母校这一份不变的赤情和执

著的热爱,我们建立了自己的大家庭——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饮水思源。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于1984年11月在美国新泽西州成立。创办者是一批毕业于长汀时期的厦大校友。抗日战争胜利后,大批厦大毕业生奔赴台湾,参加台湾光复后的建设。他们曾经为填补日本统治五十年所刻意造成的文化断层,为台湾的经济起飞,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来,他们中的近百人,先后功成身退,来到美国、加拿大等地。本着对母校的热爱,和“自强不息”,“止于至善”之精神激励,他们创办了美洲校友会。校友会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联络定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友,增进校友之间的友谊,加强与母校的联系,促进母校的对外交流。

八十年代后期以来,随着年轻一代厦大校友的加入,美洲校友会源源不断地输进新鲜血液,使得校友会更具活力和生气,活动也越办越有声色,校友会每年都举办一次大型联谊活动。目前,校友会空前壮大,有近六百名会员,并拥有自己的网站和会刊《美洲校友通讯》,会刊每年出版三期,除了报道母校近况和发展外,特别着重报道北美各地校友组织和活动,包括一些杰出校友的奋斗事迹和心路历程,同时还刊登校友们各种思古忆旧,怀念师友,文情并茂的文章。

滔滔鹭江水涛声依旧,巍巍五老峰巍然屹立。世事多变,人生易老,唯有我们共同的精神家园——鹭江畔五老峰下的母校永远常青。亲爱的校友,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热诚欢迎你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让我们紧紧联系在“厦大”这个蕴含着青春,热情,知识,荣誉,自豪等等无限内涵的名字下面。你不仅能在我们的大家庭里寻找到你文化的根,青春的源头;而且还可以在这儿与校友分享你闯荡北美的独特经历,抒发你五味杂陈的人生顿悟。你也可以在这儿释放你的满腔热情,施展你的各种才华,为把我们的校友会办得更具特色独具一格而贡献一分力量。

亲爱的同学,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欢迎你!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董事会(2000-2002)

董事长:葛文勋(46 机电)

董 事:葛文勋(46 机电)、庄昭顺(46 法律)、李联欢(47 化学)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会(2000-2002)

名誉理事长:吴厚沂(46 教育)、庄昭顺(46 法律)

理 事 长:傅志东(82 化学)

副理事长:姚 敏(82 海洋)

理 事:傅志东(82 化学)、姚敏(82 海洋)、骆耀光(81 化学)、晏 健(81 外文)、陈 重(82 海洋)、李怀宇(88 生物)、李建良(87 生物)、林 晖(91 财经)、陈玉玺(85 化学)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简介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于1984年11月在美国新泽西州成立。当时名为厦门大学在美校友会。后又名为厦门大学加校友会。创会时有会员约50人。吴厚沂为首任理事长。1984年12月获俄亥俄州政府批准为合法社团。1985年9月获国税局给予编号EMPLOYER I.D. NO. 34-1484008。1988年3月经国税局批准为不牟利免税社团。其后正式改用今名,以包括居住美洲各地之校友。目前校友会共有已登记会员630余人,其中加拿大130余人。

校友会旨在联络定居在美国和加拿大的校友,增进校友之间的友谊,加强与母校的联系,促进母校同国外的教育文化交流。根据本会的组织章程规定,校友会是非盈利性的公益与教育团体。凡是给校友会的捐款都可以免税。美洲校友会向美国政府和Ohio州政府立案。校友会遵守政府的有关法律。校友会活动不涉及宣传或影响政府立法或公职候选人的政治性竞选活动。会员费和捐款可获得免税待遇。

凡在美国、加拿大或其他美洲国家有固定的通讯地址,并符合下列条件之一者均可成为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会员:(1)曾在厦门大学学习过的毕业生、肄业生、进修生、成人教育、留学生等以及其他形式学习的学生。(2)曾在厦门大学任职任教者,包括兼职教师、名誉教授、客座教授、访问学者等。美洲校友会会员须交缴会员费。会员费基本标准为每位会员每人每年20美元(加拿大会员为20加元)。在校学生减半。如配偶也为校友者,可夫妻俩人合交会费每年30美元(加拿大会员为30加元)。会员费须在每年的第一季度交缴。本会的经费主要用于出版发行会刊、维护网站、对内对外通讯联络等。其来源主要靠会费收入和会员捐款。

校友会设有网站(xmuaaa.org)。新来的校友可通过上网注册入会。会员可通过网站了解校友会动态和母校近况,还可上网查询其他会员的通讯地址,或更新自己的通讯地址。此外,网站还设有留言板和校友论坛,供校友们互相交流。

校友会定期或不定期地举办各种联谊活动。近十年来,校友会每年夏天先后在东西海岸的各大城市,包括华盛顿、纽约、波士顿、旧金山、洛杉矶、温哥华等地区举办了共十次的大型联谊会。校友会在其他一些地区(如多伦多市)的活动也十分热烈,参加者甚众。

校友会同母校保持密切的联系。董事会和理事会成员经常访问母校。母校举办重要的校庆纪念活动如65周年、70周年和80周年校庆校友会都有派人出席。校庆80周年期间,校友会组织了一个近20人的代表团赴母校出席盛典,很受母校师生和来宾瞩目。校友会还募集了两万多美元,捐给母校建校卧卧石,作为母校80华诞的礼物。

母校对校友会的发展一向关心支持。近几年,凡校友会举办大型联谊会,母校都很重视,或派人专程前来出席,或发来贺电祝贺。1988年夏天,母校林祖赓校长和校友总会

张翼秘书长应校友会的邀请前来纽约出席第七届校友联谊会,受到校友们的热烈欢迎。

校友会积极推动和促进母校的改革和发展。如在推动母校恢复建校初期的校歌和校训,积极推动母校恢复工科,复办机电系等方面,校友会都做了一定的工作。在最近一年设立的萨本栋教育科研基金会的发起人中,也大多出自美洲校友会。如基金会的总裁葛文勋,执委会主席何宜慈和秘书朱一雄都是本会的成员。目前该基金会已募集到近百万美元。

校友会的会刊《美洲校友通讯》发行遍布全球各地,是目前海内外校友组织的唯一的定期刊物,也是最有影响的刊物。校友通讯除在北美印刷发行外,母校校友总会和台湾校友会也代为印刷发行。校友会有许多会员经常来往于东南亚、台湾、香港等地。有些会员本身就在身兼多处。因此,校友会同这些地区的校友组织来往密切。

根据本会立案条规和组织章程规定,董事会是本会的法定机构。董事会由若干董事组成。董事由现任理事长和卸任理事长担任。董事会的职责是确定会员资格标准,解释本会章程,以及本会解散时的财产和债务处理。理事会负责主持本会会务。理事会由经全体会员选举出的若干理事组成。理事长负责召集理事会议,主持日常工作。理事任期两年,可连选连任一届。

美洲校友会教育基金委员会简介

本会教育基金委员会成立于1994年。首任基金会主任葛文勋教授。教育基金会近几年募集的两万多美元,主要用于帮助母校组织国际性学术会议,开展对外学术交流,以及为母校图书馆设立微型计算机室等。此外,一些美洲地区的校友也通过基金会向母校捐款设立奖学金。通过校友会(或基金会)的捐款可获得免税待遇。基金会现任主任晏健。联系电话:541-485-5276。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

网 址: www.xmuaaa.org
电子邮箱: xmuaaa@yahoo.com
电话/传真: (609)-936-1811 (傅志东)
校友会美国联系人、地址: 支票 Payable to XMUAAA
李怀宇 Henlen Li 电话: (858)-549-9818
7481 Sean Taylor Lane, San Diego, CA 92126
校友会加拿大联系人、地址: 支票 Payable to Hui Lin
林晖 Hui (Sunny) Lin 电话: (416)-463-0736
3-99 Mountjoy Ave, Toronto, ON, M4J 1J7
校友通讯投稿:
Dr.Zhidong Fu, 11 S Linden Lane, Plainsboro, NJ 08536
电话/传真: (609)-936-1811 (傅志东)

本期增刊撰稿: 蔡远智、傅志东

编辑: 傅志东

校友捐款名录 12-2001 3-5-2002

黄保欣	\$100	丁俊琪	\$50
李联欢	\$100	方子仪	\$100
叶雨生	\$30	饶林	\$20
赵素薇	\$20	加拿大	
洪启生	\$10	黄锡年	\$20 CAD
陈玉銮	\$40	邓力文	\$50 CAD
陈瑞麟	\$40		
张新雄、洪蕙	\$200		
陶炅 潘伟雯	\$30		
洪艺玲、李庆顺	\$30		
黄峨、郑仲丽	\$40		
苏元章	\$20		
伍林宪、庄晓瑛	\$30		
冯恒、马立红	\$30		
丁鹭鹰	\$40		
姚远	\$60		
谢慎初	\$20		
刘木水	\$20		
陈振仓	\$20		
蔡锦国	\$40		
邹潮逢、蔡彬	\$40		
黄沪生	\$20		
陈少铭	\$40		
李强生	\$20		

编后语

最近这两期校友通讯发行以来，编者先后接到一些热心校友的电话，对编者的工作表示肯定。编者希望校友通讯不仅对年长的一代而且对年轻一代的校友也有较大的吸引力。看来，编者的努力没有白费。最近投稿的年轻一代校友在逐渐增加。这使我们深受鼓舞。

在完成本期编辑工作的時候，編者謹向下列學長表示衷心的謝意：吳厚沂學長、陳梅卿學長、葛文勛學長、庄昭順學長、朱一雄學長、李聯歡學長。正是他們的關心、支持和鼓勵使編者能夠克服困難，把本刊繼續辦下去。

編者還感謝理事會同人們對編者工作的支持，感謝晏健理事提供關於第十一屆聯誼會的消息，感謝李懷宇理事、林暉理事提供捐款名單，感謝陳玉鑾理事、林暉理事分別在美國和加拿大發行本刊。

在編輯過程中，母校薩本棟機電中心的許喬蓁教授協助提供了一些資料，在此一併致謝。

由於李懷宇理事在休產假，本期沒有財務報告。

本刊去年除了出版三期正刊外，還出版了兩期增刊，其中第二期增刊是給新會員的。為便於校友會作為資料保存，本期特作為附錄印發。該增刊的主要文章由編者的老師蔡遠智學長撰寫，編者特此致謝。對編輯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望校友們不吝指正。

傅志東

2002年4月19日於新澤西

美洲校友通訊征稿啟事

美洲校友會為聯絡校友、增進情誼，特編印校友通訊。歡迎海內外校友踴躍投稿。內容以報道母校最新信息，本人或別個校友近況，以及趣聞、往事回憶等為主。凡涉及政治、社會、經濟等方面的言論，或易引起爭議的話題，能免則免。文體不拘，但以簡潔為尚。長篇大論，非本刊所能容納。敬祈各位校友多多支持。

來稿請送電子郵件到本會電子郵箱 newsletter@xmuaaa.org，或寄 11 South Linden Lane, Plainsboro, NJ 08536, USA (電話/傳真 609-936-1811)。來稿請注明作者的通訊地址，電話/傳真號碼，畢業年度和系別。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董事会成员名单(2000—2002)

董事长: 葛文勋 Wen Hsiung Ko	1356 Forest Hills Blvd. Cleveland, OH 44118	Tel: (216)-321-7649 (H) (216)-368-2071 (O) Fax: (216)-368-5326 (O) whk@po.cwru.edu
董 事: 庄昭顺 Chow Soon Chuang Ju	35 Sycamore Place Princeton, NJ 08540	Tel: (609)-430-1887 Fax: (609)-430-1978 chow_soon@hotmail.com
董 事: Lieng-Huang Lee	796 John Glenn Blvd. Webster, NY 14580	Tel/Fax: (585)-872-2915 lhlee@frontiernet.net

厦门大学美洲校友会理事会成员名单(2000—2002)

名誉理事长: 吴厚沂 Hou I Wu	200 Winston Dr. #118 Cliffside Park, NJ 07010	Tel: (201)-886-1379 (H) HouIWu@aol.com
名誉理事长: 庄昭顺 Chow Soon Chuang Ju	35 Sycamore Place Princeton, NJ 08540	Tel: (609)-430-1887 Fax: (609)-430-1978 chow_soon@hotmail.com
理事长: 傅志东 Zhidong Fu	11 South Linden Lane Plainsboro, NJ 08536	Tel/Fax: (609)-936-1811 (H) (732)-309-0540 (O) zhidong_fu@xmuaaa.org
副理事长: 姚敏 Min Yao	P.O. Box 27294 San Francisco, CA 94127	Tel/Fax: (415)-334-4672 (H) 650-506-9428 (O) min_yao@xmuaaa.org
理事(加西会员联系): 骆耀光 Yaoguang Luo	807 West 68th Avenue Vancouver, BC, CANADA V6P 2V	Tel: (604)-222-0231 (H) 604-728-8764 (O)
理事(美西会员联系): 晏 健 Jian Yan	2888 Taylor St. Engene, OR 97405	Tel: 541-485-5276 (H) 541-485-5932 (O) yanjian@down-to-earth.com
理事(美东会员联系): 陈 重 Miles Chong Chen	676 Worcester Street Wellesley, MA 02482	Tel: 781-431-1661 (H) 617-989-1422 (O) milesccchen@hotmail.com
理事(财 务): 李怀宇: Huaiyu (Helen) Li	7481 Sean Taylor Lane San Diego, CA 92126	Tel: (858)-549-9818 (H) (858)-621-4626 (O) Helen-li@joymail.com
理事(因特网络): 李建良 8025 (O)	110 Dartmouth St. Medford, MA 02155	Tel/Fax: (781)-391-0875 (H) (617)-551- jianliang_li@yahoo.com
理事(加东会务及财务助理): 林 晖 Hui (Sunny) Lin	111 Leyton Ave.. Toronto, Ontario CANADA, M1L 3V1	Tel/Fax: 416-686-7906 (H) linsunny@hotmail.com
理事(秘 书): 陈玉莹 Yuluan Chen	2 Winterview Court, Apt C Madison, WI 53704	Tel: (608) 241-5163 (H) (608) 242-2712 x 2274 Fax: (608) 241-5163 (H) (608) 242-2735 (O) yuluanc@yahoo.com

夢中的鳳凰花

每天早上坐班車，都要經過筲箕湖，沿著湖畔郁郁蔥蔥地栽滿了鳳凰樹，很整齊的一排。平日里我都習慣在班車上打個盹的，今天例外，很精神的望著窗外的景色。雖說是清晨，但夏日的陽光已經很耀眼了。無意中發現，已經有三兩株鳳凰樹，迎著明媚的陽光，綻放著火紅鮮艷的花，生氣盎然地點綴在綠油的樹冠中，遠遠望去，猶如千萬祇紅蝴蝶穿梭其中，格外的顯眼艷麗。

我的心砰然一動，記憶猶如流水般涌出，思緒一下子被牽回到古老的廈大校園，回到那個互道珍重臨別依依的場景……因為，每年鳳凰花盛開的季節總在六月，在那個驪歌聲起的季節……校園林蔭道的兩旁，也是栽滿了鳳凰樹。每當臨近畢業生离校時，整排的鳳凰樹都如火如荼地開滿了火紅的花。應該在黃昏，夕陽斜下的時候，站在漫長的林蔭道的盡頭，輕輕踏著滿地火紅的花瓣，讓整個人沐浴在金黃色的陽光中，熏著暖暖的海風，靜靜望著綠意盎然的鳳凰樹隨風輕擺，火紅艷麗的花仿佛沸騰開來，就象無數祇紅蝴蝶狂舞其上，連成一片，又象火海烈焰中的鳳凰涅槃……這時候，校園里的廣播電台總會響起熟悉的音樂，那低沉凝重的話音，那令人傷感的離別情詩……在那一刻，會有一樣東西自生命底處升起、沸騰，心頭一熱，眼眶總會不自覺的濕潤……

整個校園，浸染在離別的愁思之中；鳳凰花，又為離別染上祝福的顏色。到處都是送別的人群，眼里滿是動情的淚，依戀的眼神是那么的複雜，那么的深沉……每年總要

送走幾個朋友，每每看著三兩成群的學長們，依依不捨地道別，走過這條已走了數不清有幾遍的林蔭道，走出曾經是那樣熟悉可親的校園，走向完全陌生的未來，心中總輕輕地籠罩著離別的哀思，淡淡的。直到這麼

一天，輪到自己獨自一人，收拾一切心情，平靜地走過這熟悉的林蔭道，準備向這美麗的校園、向四年匆匆歲月道別的時候，踏著遍地火紅的落英，突然間明白了生命肅穆的意義，那一刻，臉上，是會心的微笑。回想起四年前的初秋九月，也曾帶著天真稚嫩的笑、帶著無限的憧憬和夢想，穿過這陌生的林蔭道，那時，風中漫天飄絮的是鳳凰樹枯黃的落葉……

思念終會象這美麗的花瓣在秋風中凋落，料想又一個初秋九月，還是在漫天飄絮的枯黃的落葉中，又將迎來一張張充滿銳氣的面孔，迎來一顆顆年輕悸動的心，所有的故事又將重復著，在這古老蒼勁的南強校園里……

最后滿懷眷念地望著校門，向南方之強作最後的道別，向過柳依依爛漫的芙蓉湖，氣勢磅礴的上弦校場，古老的校園的每一個角落

啊，曾留下莘莘學子多少深深淺淺的腳印，回蕩著幾多少不更事晨昏的笑語，記載著無數個青春歲月感人的故事，銘刻下多少日日夜夜不眠的記憶啊……而一切的一切，都深深地刻在每一個年輕的生命之中，載不動也帶不走，所有的歡欣或遺憾，

終歸如泥土空氣一樣散化在這古老的郁郁蔥蔥的校園里……

歲月如斯……